

史地小叢書

山西票莊考略

陳其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其田著

史地叢書  
山西票莊考略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引言

山西票莊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佔很重要的地位。從時間上來說，他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地理上看來，山西票莊的勢力範圍，北起莫斯科、庫倫、蒙古；南至雲南、廣東、新嘉坡；東自日本、西達新疆、四川。以山西的祁縣、平遙、太谷三縣的商人爲中心，支配這麼廣大的營業地域，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這種經濟制度很有研究的價值。

我國舊式的經濟制度，重信用，輕組織，資本雖小，營業甚大，一切都是以人爲中心，鮮有業務的保障。經濟的活動建築在家族主義的上頭，山西票莊可說是這種舊式經濟制度的典型。票莊雖有他的獨創價值，巧妙的營業方法，可是不適合於近代的社會，終至於倒閉失敗。我們研究山西票莊，就可以看出舊式經濟制度的弊端及其應該改革的地方。

還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山西票莊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生活貢獻甚大。我們研究山西

票莊可以知道商業與金融的關係，可以明白舊式資本與舊式官僚的結合。票莊營業以匯兌爲主，所以受交通工具的影響。票莊兜攬國庫官款，頗有變態的國家銀行的意味。票莊推行票據制度，開近代銀行業的先河。清末，票莊且曾一度執全國金融界的牛耳。這些功績，不能磨滅。

山西票莊的重要性，已如上述，爲甚麼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見一本山西票莊史呢？這也是因爲我國商業習慣謹守祕密，缺乏記載，山西人經營票莊，更是如此。作者這幾年來，四處搜羅關於山西票莊的材料，所得都是斷簡殘篇，並且大半是輾轉抄襲的。三年前到太原及票莊總號所在地，祁縣、平遙、太谷，實地調查。票莊遺老所能供給的材料，也是一些零碎的傳聞，及片斷的記憶。去年在日本的時候，又極力向各經濟調查所及各專家索取有關票莊的文獻，所得的結果也是很少。現在把這幾年所收藏的材料，略加整理，付印發表，藉以就正於海內外專家。希望這本極不完全的初稿，能够引起碩學鴻儒的注意，不久或有一本比較完滿的山西票莊史出世，以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人們的熱望。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序於北平燕京大學

562.7  
377

2

# 目錄

## 第一章 山西票莊起源的傳說

第一節 山西票莊起於隋末唐初說

第二節 票莊起於明初中葉說

第三節 票莊起於明末清初說

## 第二章 清代山西票莊的沿革

第一節 山西商人與山西票莊的關係

第二節 清代山西票莊的起源

第三節 山西票莊發展概況

目錄

一

一

七

七

一〇

一〇

一一

一一

一

第三章 山西票莊的衰落……………三二八

第一節 票莊衰落的原因……………三八

第二節 票莊失卻改革的機會……………四四

第三節 民國以後山西票莊的一般狀況……………五〇

第四節 各地各號票莊的衰落……………五六

第四章 山西票莊的派別和組織……………六六

第一節 平祁太三幫的票莊……………六六

第二節 四十九家票莊一覽表……………六九

第三節 外省外縣的票莊……………七七

第四節 票莊的組織……………七八

第五節 總號與分號的關係……………八九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九七

第一節 營業地域……………九七

第二節 營業種類……………一一〇

第三節 票莊代匯公款的舉例……………一三六

第四節 營業和獲利的估計……………一四一

第五節 票莊營業的考核……………一四三

第六章 山西票莊對外的關係……………一四八

第一節 票莊與政府官僚……………一四八

第二節 票莊與錢莊……………一五六

第三節 票莊與對外貿易……………一五八

第四節 票莊與其他機關……………一六〇

第七章	結語	一六五
附錄一	論材料	一六七
附錄二	山西票莊調查表	一七六
附錄三	山西資產家一覽表	一九四
附錄四	日昇昌和大德通近年營業統計	一九七



# 插圖目次

圖一	平遙雷履泰故宅	二五
圖二	平遙日昇昌票莊	二九
圖三	祁縣大德通票莊	六二
圖四	會券	一一一
圖五	新式匯票三聯單	一一二
圖六	兌條	一一三
圖七	藉券	一三三
圖八	小票	一三五

# 山西票莊考略

## 第一章 山西票莊起源的傳說

山西票莊的起源，傳說不一。根據各種文獻及口傳所說的，可以分做四種：(一)隋末唐初說，(二)明初中葉說，(三)明末清初說，(四)清朝乾嘉說。這四種傳說都沒有充分的證據，也沒有詳細注明傳說的來源，簡直是無法考究。我們以存疑的態度，一一敘述於后，希望將來能够得着相當的材料，可以估定這幾種傳說的價值。

### 第一節 山西票莊起於隋末唐初說

清末的時候，上海著名的傳教士艾約瑟博士(Dr. Joseph Edkins)替海關外人編著中國



金融財政史料叢書，第三本叫做中國銀行與物價，書未完成身先死，殘稿由其友人，在他去世那一年（一九〇五年）替他發表，內容未經整理，頗見凌亂。關於山西票莊有幾條零碎的記載。第一條以北京的四恆當做山西票莊，這是錯的（參閱第四章第三節）。第二條提到山西票莊起於紀元後六百年，即隋末唐初，說：「山西票莊財富的基礎從很早起，就建築在鹽鐵上頭，這種寶貴的物產，自山西出口，甚為豐富，有二千年的歷史。前幾年在山西發現羅馬的錢幣，大概是羅馬商人在山西買鐵作貨樣所給的。山西商人遊行遠近各地，招攬生意。因為營業發達，他們就成為銀行家。二千年前，氣候較為溫和，中國的絲是山西的一種出品。但鹽鐵的重要性，可以漢朝的鹽鐵論為證……古代的山西商人輸送貨物於鄰省——直隸、山東、河南和陝西。他們從紀元前六百年（周定王七年）起就做這種買賣，納稅或以當時新鑄的錢，或以金銀。但是到紀元後六百年唐朝時候，因山西商人積蓄甚富及用紙盛行，他們就成為銀行家。」

「山西票莊從甲省到乙省匯兌，只收三釐以下的匯費。西曆一二〇〇年（宋寧定慶元六年）北京已經成為首都（應指金都於燕而言）始用煤炭。山西煤炭加增山西商人及銀行家的利潤。」

他們的資金堆積，不但扶助政府，而且利及各地商人。」（註一）

艾氏的書出版後十年，一九一五年，又有一個外國學者瓦格爾 (S. B. Wager) 著中國金融與銀行 (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第四章中國的銀行，對於山西票莊，竭力贊揚，甚至說：「近代匯票和貼現的辦法，是山西票莊首先倡用的。他們教世界上的人類，如何由甲地送錢到乙地，或甲國到乙國，不必搬運現銀。他們採用支票方法——當然不是現代的支票，是一種紙票，使人到外埠去的時候，不必攜帶現銀，只帶一張紙票，到處都有購買力。」（註二）關於山西票莊的起源，瓦氏抄襲艾氏的傳說，但未註明出處。文字幾乎完全相同，不必重譯。（註三）除了附和山西票莊起於西曆六百年之外，瓦氏還說中國古代各省賦稅，或以貨物，或以銀兩，輸送北京（應改為京都），依靠銀行轉運。「山西銀行家，其歷史極有趣味，從西曆九百年（按即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經起手經營這種事業。」（註四）「到十一世紀（宋朝）山西票莊從實際上看來，很像國家銀行了。」（註五）

再過十年，一九二三年，馬寅初先生論吾國銀行業歷史上之色彩，是一篇專門研究山西票莊

的文字，雖未註明出處，內容與瓦格爾的書，頗有雷同。不過馬先生對於山西票莊的起源，刪掉瓦氏師承艾氏所肯定的時期，只籠統的和西洋銀行比較如下：「今之談銀行業者，每謂歐美銀行組織完備，發達迅速，而吾國之銀行業尙屬幼稚，無足述者。殊不知吾國銀行業極盛之時，英、美、德、法諸國尙在草昧時代，幾不知銀行爲何物也。嘗考吾國銀行業發軔於山西，蓋山西出產以鹽鐵爲大宗，絲煤次之，自給之外，餘額悉運銷於外省者，換得之現銀，不可無特殊之機關以任運送保管之責，於是山西票莊興焉。山西幫之成爲銀行家者，固自然之結果，亦環境使然也。」（註六）又說：「山西票莊既遍設分莊於各處，公私匯款，當然由其獨攬，其匯劃之唯一武器，則爲匯票，英語謂之 *order*。此項匯票，隨在可以兌現，幾無所往而不有購買力，票莊匯票之所以可貴在此。當匯票盛行之時，英、美各國尙不知匯票爲何物，若謂匯票係山西票莊所發明亦不爲過。」（註七）

我們在這裏所要研究的，是山西票莊起源的問題。艾氏、瓦氏和馬氏都說票莊的興起是山西商人往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論斷，自經濟立場看來，頗有見地。但是有幾個問題必須討論的。第一，山西商人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往外發展呢？艾氏舉山西發現羅馬錢幣，想像大概是羅馬商人來

山西買鐵。瓦氏把這事當做歷史的證據。據我們看來，欲以此事證明山西商人年代的久遠，理由很不充足。羅馬錢幣不一定是羅馬商人帶來買鐵的，或係後來過路人所遺失。且古代交通甚為不便，從山西帶鐵到羅馬去，似乎不大可能。艾氏其他主張，山西商人從紀元前六世紀起（周朝）輸貨於鄰省，可能性較大。我國古代經濟中心是在黃河流域，山西雖以尚武稱世，但其四圍鄰省都是富庶的地方。紀元前二百四十年代，呂不韋以陽翟大賈做秦相（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河南大賈可以到陝西做官，則山西商人運貨於鄰省，不是不可能的事。這種推測如果有理的話，那麼山西人對外省貿易，最少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第二個問題，山西商人既然有這麼長久的歷史，到了甚麼時候，他們因為營業上的需要，纔兼辦銀行業務呢？艾氏斷定為紀元後第六世紀（隋末唐初），並舉出兩種原因，山西商人經商致富，資金雄厚，及紙幣盛行，二者均係票莊成立的重要條件。瓦氏一面附和艾氏山西票莊起於第六世紀（隋末唐初），一面說「……山西票莊從十世紀起（五代宋初）到一九一一年纔消滅……」（註八）自相矛盾，前後相差四百年，到底唐朝有無山西票莊，是個絕大的疑問。查中國匯票的起源，創始於唐憲宗時。據新唐書食貨志說：「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

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註九）這些商賈及富家，是否爲山西人，史無明文，不易斷定。馬寅初先生想匯票是山西票莊發明的，不是根據唐書，恐是沿用瓦氏的言論。瓦氏對於中國歷史的知識，至爲模糊，不若艾氏遠甚。艾氏述譯飛錢制度頗詳，指爲官辦，並未與山西票莊混爲一談。據我們的意見，以唐朝的飛錢做山西票莊的起源，未免過於穿鑿。第三個問題，山西商人及山西票莊，甚麼時候與政府發生關係？瓦氏謂山西票莊在西曆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卽已代營國庫，由各地輸送金銀貨物入京，到十一世紀（宋代）儼然是國家銀行。唐朝賦稅貢物由諸道輸送中央政府，雖有轉運使的組織，需要商人包運，事甚可能，但是山西票莊經營斯業，苦無證據。至於以山西票莊爲宋代的國家銀行，恐怕是交子和會子制度的錯誤。

唐宋山西票莊的傳說，事極渺茫，不易研討。諸氏所說的，有許多地方是牽強附會，不足憑信。我們特意舉出，留待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家的修正。

## 第二節 票莊起於明朝中葉說

上海銀行週報登載東海先生記山西票號一文，說山西票莊是在明朝中葉興起的。『當時成立未久，勢力猶尙薄弱，營業區域，僅限於北京之少數地方。及至李闖之亂，消滅殆盡。』（註十）日文支那雜誌，山西票莊一文，也有同樣的意見，『山西票莊的創業，雖起於明朝中葉，但是當時的力量很微弱，不甚可觀。』（註十二）這兩篇文章，雖同主張票莊起於明朝中葉，可是沒有舉出甚麼證據，而且兩位作者自己認爲不甚重要，恐怕也是不可靠的傳說罷。

## 第三節 票莊起於明末清初說

還有一種傳說，時代和上面所說的相接，而流播很廣，便是明末清初說。據此說，山西票莊的起源，資本是從李闖得來，顧炎武訂章程，造成票莊三百年的偉大基業。我們姑舉下面幾條來做此說的代表：



(一) 支那經濟全書論山西票莊的起源說：「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氏。清初順治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裏而去。康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爲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註十二)中文譯本，申引其意，改數目字，加上地理的方位，演繹如下：「……其始康姓者，於清初順治年間，闖賊以兵不利敗走，遂以頻年竊取之金銀財貨，悉置於康氏之家，全爲康氏拾得，突成巨富，傳說約有千萬。由是極力經營商業。始於山西省垣，設立票莊，以便交通，頗獲厚利。復以東南之商業頻繁，遂擴張其勢力於東南各大商埠，亦頗獲利。於是山西之豪富效之，遂視此爲專業，遂次推廣。今日清國之各商埠，幾無處不有山西票莊之營業云。」(註十三)

(二) 徐珂的清稗類鈔說：「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爲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稱雄於商界者二百餘年。」(註十四)

(三) 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票號條文與清稗類鈔相同，略改幾個字而已。「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密，相傳爲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故

能稱雄我國商界者二百餘年。」（註十五）

如下：  
（四）上海申報五十年紀念冊張一麐先生五十年來國事叢譚一文也提到山西票莊的起源

「莫打鼓來莫打鑼。

聽我唱個因果歌。

那李闖逼死崇禎帝。

那文武百官一網羅。

那闖將同聲敲夾烙。

霎時間金銀堆積滿巖阿。

衝冠一怒吳三桂。

借清兵驅賊出京都。

賊兵捨不得金銀走。

馬上纍纍「沒奈何」（金銀大塊名）

一路追兵潮湧至。

把金銀向山西境上掩埋過。

賊兵一去不復返。

農夫掘地富翁多。

三百年票莊稱雄久。

不成文法孰磋磨。

相傳是亭林青主兩公筆。

這一樁公案確無訛。」（註十六）

(五)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木村欣一教授的支那政治地理誌，也主張山西票莊起自明末清初。  
「票莊的運命是與清朝相終始。其中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得而知，但是明末清初的時候，天下大亂，山西人在直隸經營頗獲鉅利，乃交結清廷官吏，一手包辦全國國庫，代為運送中央……」又說：  
「清朝興起之後，山西人有姓康的，與新興政府結託，承繼明代的匯兌事業。後來得到族人及同鄉的援助，業務益見廣大……」（註十七）

除了上面所舉的幾種資料之外，其他中日文的書籍雜誌附和山西票莊起於明末清初說，不勝枚舉。單就我們所引的五種材料來說，支那經濟全書最早出版的年代是在明治四十年，即一九〇七年，以後其他日文書籍所記載的，大半是根據這部書而來的。清稗類鈔出版在民國六年，即一九一七年，比支那經濟全書遲十年，書中只提李自成的鉅款，而把數目字取消，只說山西人而不提康氏；恐怕是自支那經濟全書演繹而來。但是顧炎武與票莊的關係，卻是清稗類鈔的創見。

關於明末清初說，我們應當注意的，有三點。李自成的鉅款淪為票莊的資本，山西康氏用李氏的款項，創設票莊，及顧炎武擬訂票莊的規則。李自成攜帶鉅款西行，我們有明史二則為證。周奎傳：

「李自成遁京師，帝遣內侍徐高，密諭奎倡勸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捐助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註十八）又李自成傳：「……勳戚文武諸臣奎、純臣、演、藻、德等，共八百餘人，送宗敏等營中拷掠，責賂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藻、德遇馬世奇家人泣曰：「吾不能爲若主，今求死不得。」賊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大縱淫掠，民不勝毒，縊死相望。徵諸勳戚大臣金，金足輒殺之。……自成自永平奔還京師，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騾車載歸西安。」（註十九）張一麐先生解釋自成挾金遁走，金重馬乏，清兵追逐又急，中途遺金山西很多，載歸西安，恐怕只一小部分而已。到底自成所攬走的巨款，有多少到西安，有多少中途遺棄山西，不得而知。據明季實錄闖賊逆天始末順治元年，四月初，記李自成談話：「又常曰：十個北京不及一個陝西，故所掠金銀盡搬駝西去，其志可知矣。」（註二十）此事在清兵入北京前一個月，金不會送給山西人的。明史李自成傳載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在山海關戰敗，奔還京師，載金餅歸西安，二十九日僭帝號，五月初二日清兵入京師，前後相去十日，金餅儘可從容運過山西。自成走的時候是且走且戰，先到定州，清兵追到，西走，後來中流矢創甚，西踰故關入山西，清

兵東返，自成走平陽。可見打仗是在北京與山西間這一段，山西至西安間因為清兵東返，假如金餅還未運到，尚可平安搬運。清兵攻潼關是在九個月之後，如有遺金山西也可索還，誰敢抗拒悍賊呵。退一步來講，數萬金餅如真遺落山西，一定是四散，不會以八百萬放在康氏家裏，做票莊的資本。

第二個問題，康氏首創票莊，很少根據，較難研究。支那經濟全書盛贊這位姓康的隆運，集山西全省的精華於一家，歷二百年而不衰，大有山西票莊的歷史簡直就是康氏的家乘。（註二十一）可是我們細查近代山西票莊各號資本主的名單及富人表，找不出一個姓康的來。東亞同文會出版的第壹回支那年鑑（明治四十五年，即一九一二）有一張山西資產家一覽表，歷舉三十幾個戶名及資產額，獨不見康氏的名字。清稗類鈔也有一張山西富商表，似乎根據支那年鑑而刪掉二十萬以下的十幾個名字。康氏仍未列入。不過表前小引有這一句話：「山西富室多以經商起家。亢氏號稱數千萬兩，實為最鉅。」（註二十二）平常北方人提到豪富常說，「山東孟，山西亢」或謂「南季北亢」。據說山西這位富戶亢氏係以鹽米致富。這樣看來，支那年鑑的康氏恐怕是亢氏之誤。這位亢氏既以經商發財，自然不必借用李闖的遺金來做票莊的資本。我們猜想亢氏經營商業，間或嘗用

匯兌方法，甚至替人匯款，也是可能。但是有甚麼證據呢？日人論山西票莊的起源，除了支那經濟全書及支那政治地理外，很少宗奉亢氏（或康氏），這兩部書所載的傳聞，恐怕也是無法證明的臆說罷。

第三、顧亭林與山西票莊的關係，是個很有趣，同時也很複雜的問題。據書本記載，有下列三種。清稗類鈔：「……其（指山西票莊）號中規則極嚴密，爲顧炎武所訂。」（註二十三）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票號條：「其號中規則極嚴密，相傳爲顧炎武所訂。」（註二十四）辭源雖未註明出處，似引清稗類鈔而加上「相傳」二字，表示不如清稗那麼肯定了。張一麐先生五十年來國事叢談說：「作者於民國三年，因事與山西票莊相往來。一日問其掌櫃曰，日本人輯支那經濟全書，雖一紙白契，或一張收條，皆不憚煩瑣爲之鈎摹證明。獨徽州當鋪與山西票莊，竟無從得其章程。當鋪姑勿論，試問票莊何以有不傳之祕？掌櫃（亦士而商者忘其名）答余曰，此貴省顧亭林先生所定之不成文法，而以口授不以筆傳者也。先生遊太原，與傅青主先生最友善。是時山西富人多貲財，二先生乃爲酌定票莊制度，以操縱全國金融，不願宣之筆墨以招當世之忌。」（註二十五）是則傅青主與顧亭林同

爲山西票莊的立法人。

我們在山西調查時，也常聽見顧亭林與票莊的關係，可惜沒有得到甚麼證據。遍查亭林先生遺集、日知錄集釋、日知錄之餘、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蔣山傭殘稿（存大阪市立圖書館）等書，未見有關山西票莊的文字。顧氏全集本來是不全的，近人屢有新材料的發現，將來或能於集外文找到相當的證據，也未可知。

明末清初有山西票莊存在，比唐宋時代可能性較大。一則此時離開近代山西票莊甚近。再則我們知道明末清初似有匯票制度。日知錄說鈔云：「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卽如今之會票也。」（註二十六）會票是否就是匯票是個問題。前人論紙幣，往往不能辨別錢銀票與匯票的性質不同，所以把唐朝的飛錢（匯票）、宋朝的便錢（匯票）和宋朝交子會子（鈔錢票）及明朝的寶鈔（錢票）混爲一談。殊不知銀錢票是可以流通市面的貨幣；匯票是甲地對乙地的匯款，只限於寄款人與收款人的授受，有時因爲認票不認人的老例，收匯人轉給第三者，也是有的，不過不能流通市面。日知錄說鈔對於錢票與匯票的區別，也極含糊。「唐

憲宗之飛錢，卽如今之會票也。」這個「會票」若指交子會子一類的錢票，發生兩種困難。第一，明末沒有會子，不能以「會票」卽是會子之票解釋。第二，會子是錢票，不能說就是唐朝的飛錢（匯票）。「會票」若作匯票解釋，不但與上半句飛錢相合，且與清初習用的術語一致。嘉慶初年有「會票借券」的名詞，（註二十七）道光年間許楣的鈔幣論，屢見會票與錢票和銀票，相提並論。可是議者和論者對於錢票與匯票，仍無區別，許楣自己也是如此。他的哥哥許櫬乃分別定義如下：「錢票有輾轉相授，不取錢者。銀票雖存本取息，亦須歲易其票。若會票則交銀於此，取銀於彼，從無空票，不知議者何緣視同孤鈔。」（註二十八）照這種界說，「會票」就是匯票，意至顯明。再者，山西票莊通用的匯票，概寫「會券」（參閱第五章圖樣）。從這幾點看來，日知錄所謂「今之會票」似乎可以證明末清初有匯票制度。

假定明末清初是有匯票制度，顧炎武知道這種辦法，介紹他給山西人，以興票莊，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亭林「久居秦晉」（與李中孚書），查顧先生年譜，自五十歲至六十九歲，這十九年中，前後共到山西九次，每次多則住二三年，少則幾個月。他在山西黎荒納妾，最後卒於山西。遊歷的



地方很多，太原因為傅青主的關係，是常去的。六十三歲時到過票莊的發祥地祁縣，住在戴廷斌家裏，六十五歲也在祁縣過年。（註二十九）這位戴廷斌字楓仲也是明朝遺老。他在祁縣修築丹楓閣，以文會友，招請名士，蓄有革命反清的意思。顧亭林與傅青主常來此地。蘇捷卿詠丹楓閣詩云：「十年稅得名賢駕，百里迎來高士風。」自註係指亭林與傅山。戴家現在沒有後代，產業盡歸何姓。何府尚存傅山所寫的丹楓閣匾額一塊。戴楓仲半可集卷三有丹楓閣記，記夢囈語，未及亭林，更不提到票莊。現刻的半可集僅是楓仲遺文的一部分。記丹楓閣的詳細文字，或者就在焚毀埋沒中。傅青主霜紅龕集雖有與顧亭林及戴楓仲往來的詩文，卻也無參與票莊的踪跡。我們雖然希望能夠找出顧亭林與山西票莊關係的證據，不過恐怕機會很少。倘使事實上，亭林曾訂山西票莊的規則，這種材料，當然不會收入名士的文集裏面，況且事關「不成文法」的祕密，焉可「宣之筆墨，以招當世之忌」。本章所舉這幾種關於山西票莊起源的傳說，祇可當作學理上的假設，不能當作歷史上的事實來看。唐宋時代的山西票莊，也許是飛錢、便錢、交子、會子這些制度的錯誤。明朝的山西票莊，或係與大明寶鈔混為一談。我國匯票制度始於唐朝的飛錢，宋朝也有匯兌叫作便錢。（註三十）明朝有會

票，可見匯兌制度自唐以來，不斷的有人利用，其中不能說沒有山西人，但欲以此作山西票莊的起源，頗覺枘鑿。假使明以前有山西票莊的話，也是另一系統，和清朝中葉以後的山西票莊沒有族譜上的關係。這個理由很顯然，因為清代山西票莊文獻上及實地調查所得的結果，沒有一家追溯他們的始業祖到清代以上的。瓦格爾所說，『山西票莊從十世紀已經存在，一直到一九一一年纔消滅。』這句話絕對是錯誤的。

(註一) J. Edlins, 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p. 24, Shanghai, 1905.

(註二) S. R. Wogel, 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p. 155, Shanghai, 1915.

(註三) 同上 pp. 153—154.

(註四) 同上 p. 153.

(註五) 同上 p. 155.

(註六) 馮寅初演講集第二集，頁一八〇。

(註七) 同上頁一八三。

(註八) Wogel, 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p. 337.

(註九) 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志四，頁五六。

- (註十) 銀行週報第七號及第八號。
- (註十一) 支那大正四年第六卷第七號。
- (註十二) 支那經濟全書第三輯第五編山西票莊，頁五五五—五五六，明治四十年，東京（一九〇七）。
- (註十三) 中國經濟全書第八冊第十八編，頁一〇〇—一〇一，宣統二年（一九一〇）。
- (註十四) 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七冊，頁七〇，民國六年，上海。
- (註十五) 商務印書館辭源下冊，午一九四，民八。
- (註十六) 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報館，民十二。
- (註十七) 木村欣一，支那政治地理誌下卷，頁四九〇，大正四年（一九一五）。
- (註十八) 明史卷三百，頁一。
- (註十九) 明史卷三百九，頁九。
- (註二十) 顧炎武，明季實錄頁二七上，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上海掃葉山房。
- (註二十一) 支那經濟全書同上，頁五五九。
- (註二十二) 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七冊，頁六九。
- (註二十三) 同註十四。
- (註二十四) 同註十五。
- (註二十五) 同註十六。

〔註二十六〕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十一，頁三九，中華書局。

〔註二十七〕文獻叢編第二十四輯，頁七，民二十四，北平故宮博物院。

〔註二十八〕許榘，錢幣論，頁一五下，遜光二十六年。

〔註二十九〕亭林先生年譜見亭林先生遺書彙輯，光緒戊子年（一八八八）上海校經山房。

〔註三十〕宋史。

## 第二章 清代山西票莊的沿革

### 第一節 山西商人與山西票莊的關係

清代山西票莊的興盛及其所以能維持一百多年的歷史，都是山西商人爲背景，所以我們要研究山西票莊，非明白山西商人在清初中國經濟界所佔的地位不可。山西人經營商業，早負盛名，而有歷史上著名的「西商」或「西幫」的尊稱。太原商業專門學校出版的晉商盛衰記論山西人經營商業的特質說：「晉地表裏山河，農田不足以敷贍養。一家之中，兄弟數人，必有出外貿易者，乃能維持其生活。於是南則江漢之流域，以至桂、粵。北則滿州、內外蒙，以至俄之莫司叩。東則京、津、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里雅蘇台等處，幾無不有晉商足跡。……然究其實際，非商人果懷此雄略，不過祇其故風遺俗，無論作何職業，一守夫和平忍耐而已。夫和則人易親，平則公道著，忍耐則不輕

與人忤，而交易易成。加以冒險遠征，輕易別離，重職務之習，尤爲晉人所特富。』(註一) 前者是地理的原因，後者是人民的特質。有這兩種重要的因素，所以自古以來山西商人以長袖善舞著名。到了清初的時候，山西商人的勢力，更加膨脹。(註二) 最著名的是西北商，每年自俄蒙貿易輸入中國的金錢，約達二千餘萬兩。經營東三省的成績，亦甚可觀。國內貿易，則兩江、兩湖、陝、甘、魯、豫等省的商業，有一部分是山西人專利的。(註三) 顧炎武肇域志論清初晉商經營的方法，令人驚奇。(註四)

票莊老手范椿年先生論票莊的產生說：『……聞父老傳言，當滿清初葉，山西商人足跡已遍天下。統稱兩大幫：(一)爲糧船幫，即載運各省貨物於沿江河及海口交易者。(二)爲駱駝幫，即懋遷各種貨品於內外蒙古及俄舊京莫斯科者，艱苦經營，奔波萬里，其堅忍性亦殊可嘉。又值滿清康、雍、乾時代，一百餘年之太平天下，晉商富力日積月纍，乃有餘力以經營金融事業，於是乎有山西票號之產生。』(註五) 寥寥數語，道盡票莊的經濟背景。

商業之外，山西的礦產若鹽、鐵、煤，往外推銷，上而已經說過。十九世紀的時候，山西的鐵很重要。『……故當南方鐵業衰落，山西鐵業遂代之而興。直至十九世紀之中葉，以一隅之地竟足以供給

全國，且其行銷遠及歐洲。從前中國言鐵礦者，必以山西爲首屈一指。……」（註六）清初晉商因經營鐵礦而獲大利可以想見。

具體來說，山西商人對於山西票莊有下列幾種重要的貢獻：（一）供給資本，（二）預備市場，（三）訓練人材，（四）推廣信用，（五）鞏固組織。假如沒有清初的山西商人，恐怕山西票莊不一定會產生的，即能創始，也未必能經過一百多年，佔那麼大的勢力。

## 第二節 清代山西票莊的起源

清初的時候，山西商人既然佈滿全國，因爲業務上的需要，各地商人常有銀錢往來轉運。後來因爲商業發達，轉運現銀不便，纔有票莊的設立。晉商盛衰記論票莊的創始如下：「票莊經營，爲山西極有統系之商業，創始於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有雷君履泰者，平遙縣人，領本縣達蒲村李姓（註七）之資本，在天津開設日昇昌顏料鋪。所販顏料中，有銅綠一種，出四川省，因自往重慶府製造銅綠，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日昇昌顏料鋪之名，遂喧傳於四川、天津各處，尙無所謂票莊也。」

爾時各省買賣貨物，往來皆係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鑰局保送，故保鑰事業，厥時甚盛。精拳術者，亦大有用，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雖有保鑰武士，一遇多人，則寡不敵衆，運轉於是不靈。夫銀錢之收交，關於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盜，梗塞路途，銀錢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將墮，故爲各商所深憂。而才智明敏之雷履泰，出乎其間，乃發明斯業，爲金融界開一新紀元焉。雷君時爲日昇昌號執事，慨運款之不便，憫各商之束手，遂創與匯兌一法。凡往來銀錢，無論大宗小款，皆攬收該鋪，代爲收交。此響彼應，無需現運，祇煩一信之通，出納不爽毫釐。且省路費，免轉運，防劫失，一舉而三得焉。」（註八）

票莊巨子，平遙李宏齡先生序山西票商成敗記云：「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於前清康熙、乾隆時代。」（註九）把票莊的起源提早幾十年了。晚近范椿年先生論山西票莊的起源，略有不同。他說：「先是有平遙縣日昇昌號者，本營顏料業，設分號於北京、天津、瀋陽、四川。東爲達蒲村之李正華。經理雷履泰，久駐北京，爲人誠直，擅長交際，恆出入於王公大臣之門，深得各顯貴之信任。始而委辦以事，繼則信託以款，不數年而日昇昌之營業贏餘，達數十萬。經理雷履泰因販運貨物，無以容納此鉅數款項，於是雷與李商議，由李出資三十萬兩，雷出資二萬兩，於嘉慶二



年創立日昇昌票號。總號雖設於平遙，特以事之起源，在於北平，且北京存款多，責任鉅，故於各分號之招牌上，通加京都二字，以誌起源。俟後各票號通稱京都某某號者，皆仿此也。」（註十）

上面這三種文字所載山西票莊的起源，以康熙乾隆年代爲最早。顧亭林日知錄明說當時有匯票的辦法，即康熙乾隆之間，有山西票莊存在，不是不可能的。很可惜李宏齡先生沒有告訴我們這家首創票莊的字號及創辦者的姓名。既然無線索可尋，只能闕疑，暫待後來考據。

第一點我們所要研究的是日昇昌是否清代票莊的鼻祖。據我們實地調查，詢問票莊遺老，參考山西人關於票莊的著述，異口同聲，都說日昇昌的經理雷履泰首創匯票莊。人證之外，還有物證。山西票莊發達之後，飲水思源，各號連合送給雷氏子孫一個匾額「拔乎其萃」藉以紀念雷氏創業的功績。這個匾，從前高懸平遙雷氏故宅。數年前已被遷移毀壞。可是山西票莊不像木匠崇拜魯班，沒有敬奉雷履泰做業祖。相傳雷家自得這塊匾之後，門第逐漸衰落，因爲一個商人，不堪受人尊崇，與聖賢並列。雷宅舊址猶存平遙，惟大門則已經堵塞（圖一）。話雖近於迷信，但票莊中人，公認雷履泰爲該業創始人，毫無疑議了。

圖一 平遙雷履泰故宅



第二點，雷履泰在甚麼時候創辦票莊呢？這個問題非常的複雜。我們應當認清日昇昌原先是顏料鋪，後改爲票莊。有許多人沒有注意這一點，就把顏料鋪的創始年代和票莊年代，混爲一談。書上明明寫着日昇昌顏料鋪創於某年，他們抄引的時候，即誤做日昇昌票莊的起始年代。晉商盛衰

記只說乾隆嘉慶間，雷履泰領資本，開設日昇昌顏料鋪，至於何時雷履泰「發明」匯兌業，並未說清。范椿年君斷定雷履泰「於嘉慶二年創立日昇昌票號」，卻未溯源日昇昌「本營顏料業」的創始年代。我們在山西調查所得的結果，也很不一致。有人說日昇昌票莊是在乾隆朝開始的，有的說是在咸豐年間，說是嘉慶或道光年間的都有。查乾、嘉、道、咸四朝共有一百二十五年，雷履泰的壽命絕對不會那麼長，隨便可以在四朝之間，任何一年開始創設票莊。因為商人少有正確的時間觀念，且事歷一百多年，沒有信史可稽，欲得準確的年代，自然是不容易的。惟據平遙日昇昌票莊總號的經理說，該號創辦年間是在道光初年。北平日昇昌的經理，更進一步，說該號顏料鋪時代原名日昇長到了道光十一年改爲票莊，始改字號爲日昇昌。清稗類鈔也謂日昇昌在道光初年改爲匯兌業，（註十二）日昇昌經理自己說的話，似較可靠。按此，則范椿年君所謂北京日昇昌票莊在嘉慶二年成立的，恐怕是日昇長顏料鋪的錯誤。其他說日昇昌票莊是在乾隆或康熙年間創始，都可以當做一樣的錯誤解釋。至於日昇長顏料鋪是那一年開辦的，日昇昌經理都說不清，這個問題本來不在本書範圍之內，我們可以不必追究，實在也無法追究。現在試從顏料鋪與票莊的年代關係，略加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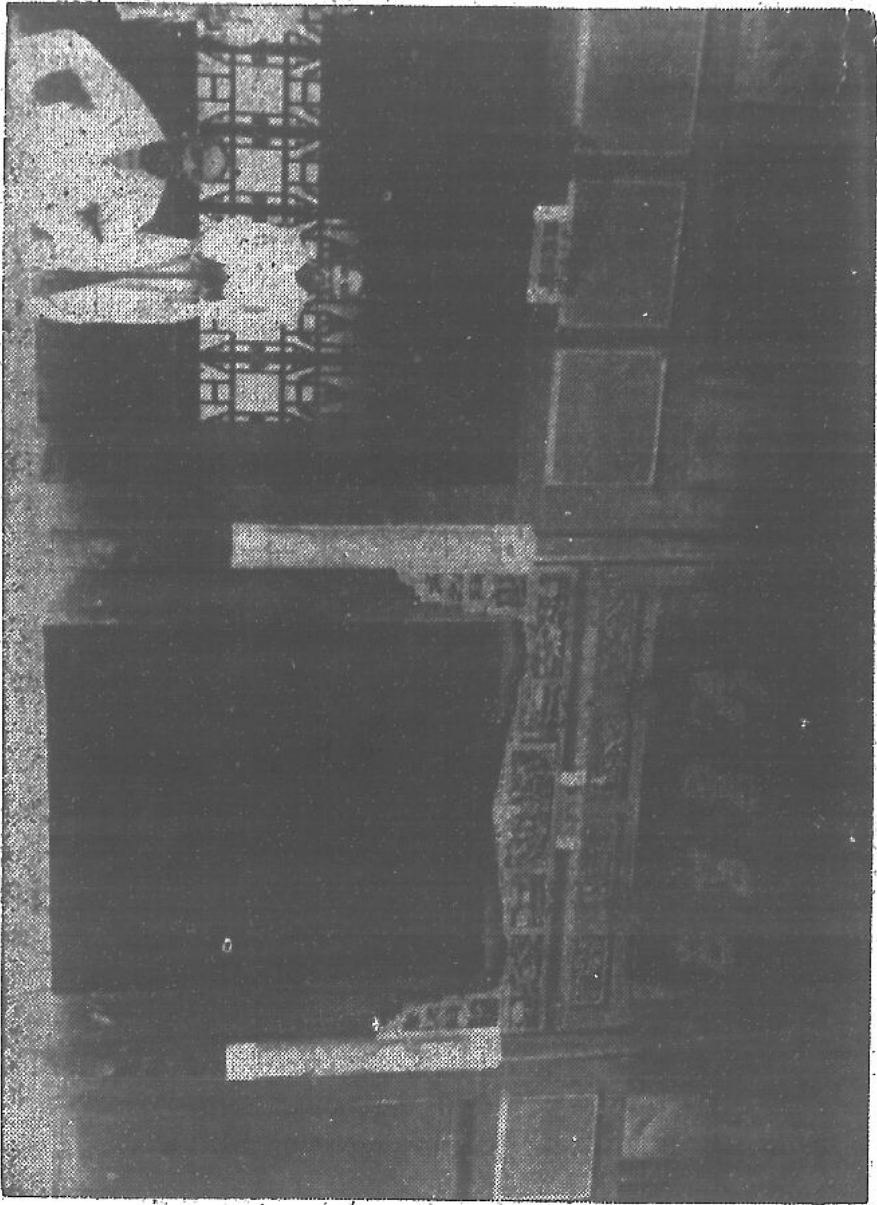
論。假如晉商盛衰記所載日昇昌（日升長）顏料鋪在乾隆嘉慶間開辦是不錯的，假如范椿年君所謂日昇昌票莊在嘉慶二年成立是日升長顏料鋪的錯誤，這兩個年代很相近，可以當做一椿事。我們試看與日昇昌自己所說改為票莊的年間能否聯貫起來。查乾隆六十年是一七九五年，嘉慶元年是一七九六年，嘉慶二年是一七九七年，道光十一年日升長顏料鋪改為日昇昌票莊是在一八三一年。若日升長顏料鋪成立於一七九五年（乾隆末年）至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改為日昇昌票莊，前後相差不過三十六年。雷履泰領資本開日升長顏料鋪的時候，他的年齡假定是四十歲，再過三十幾年創辦票莊，也不過是六七十歲，年歲上不發生問題，時間上接得起來。

第三個問題，山西票莊的發源地是在甚麼地方？書報上所載，及實地調查所得的結果，都說天津是票莊的發祥地。獨北平日昇昌經理堅持異議。據他的意見，雷履泰初辦匯票是從漢口發起，他的證據是日昇昌票莊的秤，原先是用漢口秤做標準，後來纔改用京秤。上面所引范椿年君的論文，也有不同的意見。范君說：「特以事之起源，在於北京……故於各分號之招牌上，通加京都二字，以誌起源。」天津、漢口和北京三說，主張北京的理由比較不充足。天津與北京比較，以天津為票莊發

源地，較合經濟的背景。因北京是政治的中心，天津是商業的中心，票莊經營商款在先，代收官款在後。票莊發達後，北京纔變成業務的中樞。道光十一年北京日昇昌成立，是專營票莊店鋪的起源，而不是匯兌業的發端。至於各省票莊，都加上京都二字，乃是清代各種商業分設各地的共有習慣，不祇限於票莊。從前商號喜用京都二字，同現在商店喜用上海二字一樣，以資號召，未必卽誌起源。漢口頗有可能性，因為顏料從四川來，重慶離天津過遠，直接匯兌，諸多不便。四川商業與漢口發生密切關係，雷氏往來於天津重慶之間，以漢口爲中心，溝通東西貿易，至爲便利。且匯票必須兩地對兌，天津漢口執其兩端，爲山西票莊發源地，頗近情理。平遙日昇昌總號（圖二）不過是財東所在地而已。

第四點我們應當研究的，是山西票莊發起的原因。晉商盛衰記和其他記載及傳說，一致主張因爲清朝中葉盜賊蠶起，運現不便，日昇昌的雷履泰乃倡用匯票以便兩地商人清算，免除運現的麻煩，事極平常，乃商業上應有的辦法。但范椿年君所謂雷履泰因無法容納營業的餘利，乃創設票莊，替人匯兌，理由似不甚充足，因爲不能解釋爲甚麼當時的商人，需要匯兌。

莊東昌界日邊平二圖



山西票莊第二家，繼續日昇昌而起的是平遙蔚泰厚。蔚泰厚本來是布莊，大概與日昇長銅絲鋪同在乾嘉年間創立。蔚泰厚專營匯兌，當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二）以後。晉商盛衰記說：「同時有蔚泰厚者布莊也。其執事爲毛鳳翹君，亦平遙人，慕日昇昌之發達，由布莊招攬匯兌，亦獲厚利，與雷君因招商爭利，互起猜忌，遂成仇敵，致有雷君名子曰鳳翹，毛君名其孫曰履泰之暗鬪，俗所謂同行是冤家，兩雄不並立也。雖曰識淺心褊，然此一段歷史，今人尤樂道之。咸稱雷、毛二君，爲票莊之發源人。沒世名稱，二君亦不朽矣。」（註十三）范椿年云：「票號之繼日昇昌而成立者，在嘉慶之十九年，有蔚泰厚號。資本二十四萬兩，東家侯葵出資二十萬兩，經理毛鳳翹出資四萬兩。查毛君曾爲日昇昌之分號經理，故其號中規則，皆仿日昇昌……」（註十三）范君所說蔚泰厚票莊在嘉慶十九年成立，恐怕是蔚泰厚布莊的錯誤。據北平日昇昌經理的推算，蔚泰厚改爲票莊，應在道光二十年左右。根據上面的討論，關於山西票莊的起源，我們可以分做幾個步驟來說。大概是在道光初年（一八二〇年代）天津日昇長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爲地方不靖，連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帳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昇長所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

日升長顏料鋪爲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北京日升長顏料鋪改爲日昇昌票莊，專營匯兌業。蔚泰厚也是經過同樣的演進，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左右，纔由布莊改爲票莊。這是清代山西票莊創始的情形。

### 第三節 山西票莊發展概況

清代山西票莊的起源，不易考據，已如上述，以後一百多年，發展的歷史，更難敘述。不但沒有信史可稽，而且衆口所稱，又各不相同。現在只能集合各方面零零碎碎的材料，互相對證。恐怕我們所知道的，不及實際情形萬分之一罷。

山西票莊的存在時期，是清朝中葉以後一百年。這一百年中，正是多事之秋，經過鴉片戰爭，洪楊和捻匪的變亂，英法聯軍的打仗，甲午中日戰爭，庚子八國聯軍，及辛亥革命。有幾種特殊的原因，使山西票莊得着意外的發展。（一）地方不靖，運現不便。（二）兵連禍結，各省協餉輸送中央。（三）對外貿易漸盛，各地結帳頻繁。（四）國庫及釐金的收解。（五）各省定額攤派外債。票莊兜攬這幾項特



種營業，獲利甚厚。可惜沒有統計的資料，缺乏歷史的記載，不能細述各時期票莊營業盛衰的詳情，就是欲求得着各時期幾個粗枝大葉的確實趨勢，也不容易。我們既然依據日昇昌的傳說，假定票莊的起源是在道光十一年；按此則道光以前的材料，本來應當取消，現在照樣列入，可以看出所謂道光以前的山西票莊，都是不重要的，其實恐怕是沒有這麼一回事。李宏齡先生山西票商成敗記序裏有一段論票莊的發展說：「……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於前清康熙乾隆時代。每號資本不過數十萬金，而濫觴之水，匯成江河。雖其間不無蹉跌，然上下一心，旋仆旋起。泊乎咸豐初年，籌餉例開，報捐者紛紛，大半歸票商承辦其事，而營業漸次擴張。嗣遭洪氏之變，南七省用兵，籌餉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轉運艱難。朝廷環顧各商，惟票商一業忠實可恃，於是軍餉丁糧，皆歸匯兌。同治以後，基礎愈固，規模愈宏，即邊陲之協款，內地之賑撫，皆資票行，以爲挹注。一紙之信符遙傳，百萬之鉅款立集。及逢庚子內亂，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滯，而票商之執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合霧集，幸賴各埠同心應付裕如。至是之後，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足取信。分莊遍於通國，名譽著於全球。日人猶原陳政所著之清國商況視察書，亦稱票商處事敏捷，金融圓活，詔爲得諸意外。

故數百年來中國商業之盛，莫盛於西幫票商。此中外人士所公認者也。』（註十四）晉商盛衰記所載略同，似出於李序。山西票莊，自乾隆嘉慶之間創始，咸豐初年漸盛，『……是時籌餉例開，報捐者多歸票行承辦，而事業日盛。嗣洪楊起義，南七省用兵籌餉，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轉運艱難，國家以票行可靠，於是軍餉、丁糧、胥歸匯兌。同治以後，規模益宏，即邊陲之協款，內地之賑撫，皆資票行以爲挹注。一紙之信遙傳，百萬之款立集，而國與民感受其益，可謂盛矣。……光緒庚子，清帝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滯，而票商之持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集霧合，幸賴各埠同心，應付裕如。由是而信用益彰，生意尤盛。……說者謂山西票莊，自光緒甲午（一八六四）後，爲增盛時代。自庚子（一九〇〇）至辛亥（一九一一）爲極盛時代，信然。票莊在甲午前，各號真體內充，已具蓬蓬勃勃之氣。雖經甲午、庚子兩次戰爭，而內容不虧。存款者提取自如，毫無停滯。由是信用益著，存款益多。蓋甲午之役，患在關外；庚子之亂，禍僅直魯；肢體雖有損傷，心腹毫無妨礙，所以信用大著。官商士庶，皆知票商之殷實，雖經變亂，亦能保存。凡有積蓄，咸欲存儲票莊，以免遺失。官款則於稅項、軍餉、協款、丁漕、私款，則有官吏宦囊、紳富家藏，無不提負而來，堆存號內，大有揮之不去之勢。……』（註十五）清稗類鈔

說：『山西票號，雖起於明季，乾嘉以後，始漸發達，同光間則為鼎盛時代。』（註十六）范椿年劃分票莊的榮枯為四個時期：『票號自開創至今為時一百餘年。在此百餘年中，其榮枯經過，可分四個時期。（一）嘉道年間為開創發展時期。（二）咸同年間為波折停頓時期。（三）光緒初年至庚子前為復興極盛時期。（四）庚子後至民國初為顛沛衰落時期。』（註十七）范君的四個時期與晉商盛衰記所載的，頗有出入。

我們把實地調查所得的結果也寫出來，一併討論，在祁縣、平遙、太谷和太原訪問票莊遺老不下二十幾人，對於票莊全盛時期的答覆，比較可用的有下列幾條：

甲——光緒年間最盛，最好是在庚子的前後，庚子的時候，清廷借用票莊的銀兩不少。

乙——光緒時代業務最盛，票莊的勢力擴充到莫斯科、神戶、大阪。

丙——光緒的年頭最好，因為市面平靜，商務發達，公私存款頗多，官商匯兌款項也多。

丁——光緒年間頂好，原因有三，公私款項早收遲交，四川鴉片發達，郵政方便。最好還是甲午以後。

戊——票莊全盛時期是在光緒二十年至宣統元年。辛丑賠款，各省協款，均由票莊經理，得利不少。

己——山西票莊最發達的時期是在郵政成立的初年至銀行未設以前。

庚——自光緒二十年至三十年，爲票莊全盛時期，分號遍天下。

申——票莊全盛時期是從光緒十年至三十年。

綜括上面各種意見，我們得着這個結論，山西票莊自道光初年創始，歷咸豐、同治兩朝，約共五十年的慘淡經營，長腳發展，到了光緒年間，享受二三十年的興盛，光緒末年，即行衰落。這種論斷，引起兩點疑問。第一、范椿年君的第二時期，「咸同年間爲波折停頓時間。」到底有沒有范君說：「但於咸同時代，因時局之紛亂，曾停頓將二十年……」晉商盛衰記不但沒有說票莊在咸同時期停頓，倒反稱贊他的繁榮。二說比較，後者較爲可靠。因爲當時不但軍餉、丁糧、報捐、協款、賑撫，都由票莊匯兌，就是新辦的釐金也由他們收解。一般的商業，都受戰爭的影響而衰落，獨票莊因爲特殊的理由而更加活動。范君所謂「波折停頓」的話，恐未足信。第二、光緒年間爲山西票莊全盛時期，似無

異議。可是范君主張庚子以後爲顛沛衰落時期，與衆不同。我們不能表示同意，因爲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之後，票莊代匯各省應納的辛丑賠款，獲利頗厚。庚子離開郵政創立（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纔過四年，這個時候，正是票莊利用郵政，匯兌加速，官民稱便，而郵政自身的信用，尙未發達。天津官銀號和戶部銀行是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前後開辦，庚子後幾年，所以這個時候的國庫和省庫還在票莊手裏。並且庚子的變亂，只有直隸、山東二省稍有損失，其他各省，無甚影響。從這幾點看起來，范君所謂庚子後山西票莊已入顛沛衰落時期，似嫌太早，若改爲光緒末年，比較相宜。

（註一）晉商盛衰記，頁一，山西商業專門學校，民十二，太原。

（註二）晉商盛衰記張序，頁三，謂「當前清初葉爲晉商萌芽時代」與歷史事實不符。或指現存的商舖而言。

（註三）同上第二至第六章。

（註四）顧炎武，肇域志第三十七冊，頁五四。

（註五）范椿年，山西票莊之組織及沿革，中央銀行月報第四卷第一號，民二十四。

（註六）中國經濟年鑑第二章（B），頁一一〇，民二十三，上海商務。

(註七)原註俗呼曰李二梅子卽李二癡子名文質，平遙達蒲村人。俗名李二癡子因其有癡症也。平遙人讀癡字音近梅，故曰李二梅子，范椿年稱爲李正華。

(註八)晉商盛衰記，頁九—一〇。

(註九)山西票商成敗記，序一上民六，平遙。

(註十)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一。

(註十一)清稗類鈔第十七冊，頁七二。

(註十二)晉商盛衰記，頁一〇。

(註十三)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二四。

(註十四)山西票商成敗記，李序，頁一一二。

(註十五)晉商盛衰記，頁一〇—一三。

(註十六)清稗類鈔十七冊，頁七一。

(註十七)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一〇。

### 第三章 山西票莊的衰落

山西票莊的興起，一面因為交通不便，運現麻煩，一面因為國內商業發達，各地商人需要匯款結帳，和各省地方官吏與中央政府，常有款項來往，沒有適當機關可以代辦，所以形成票莊獨佔的局面。票莊專靠舊式的組織，重人的關係，以信用和號召。這種辦法對付當時的環境，可以支持一時，享受繁榮。然而時移境遷，自五口通商以後，國內的社會、經濟、金融、財政和交通的工具，劇烈變動，山西票莊墨守繩法，不能應付新時代的要求，他的失敗是必然的。一般人常謂山西票莊受辛亥革命的打擊，一蹶不振，不久就衰落，這是片面的真理而已。本章分三節討論，先論票莊衰落的各種原因，再說票莊守舊性太重，不能自行改革，以至覆亡，最後略述現存票莊的狀況。

#### 第一節 票莊衰落的原因

清末山西票莊的失敗，有四種原因。第一、交通改革的結果，火車和火輪船，通行各商埠，縮短各地方的距離，商人往來方便。以貨易貨，以現銀結帳，都沒有從前那麼困難。並且銀圓通行，就是大宗款項，也是容易運送結算。官場方面，派委員押現洋往來各地，也是常有的事。從前因為交通不便，匯兌非靠票莊不可。現在因為交通利便，票莊不是絕對需要的。郵政和信局初辦的時候，票莊利用這種敏捷簡便的輸送，頗佔一時的便宜。但是後來郵政和信局，獲得民間信仰，自己辦理匯兌，與票莊競爭生意，反為票莊之害。所以光緒年間，山西票莊雖然因為經營國庫官款而稱全盛，其實這個時期，近代交通工具發達，打破票莊獨佔的局面，已經種下失敗的種子了。

第二種原因，競爭的機關林立。光緒末年，國家銀行，若戶部銀行、交通銀行等，及各省官銀號，相繼成立。從前票莊所做的國庫及官款生意，大半失去。各地民營銀行、錢莊及小銀號，對於存款加利吸收，對於匯兌，則減費兜攬。票莊的生意，剝奪不少。長江一帶的營業，逐漸被錢莊所吸收。外國銀行也慢慢的經營國內匯兌，吸收存款。又因賠款關係，款存寄外國銀行。票莊也受相當的影響。從前公私匯兌及存款，均由山西票莊幾乎專利獨營。現在遇着好幾種的勁敵，資本比較雄厚，組織比較



完善，又有政府、社會或外來的勢力，作爲後盾，票莊無法對抗。閱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京都郝、太、平票幫致山西總號的公函，大有風雨滿樓，大廈將傾的景象。摘錄下面一段，以觀梗概。「乃自甲午庚子以後，不惟倒欠纍纍，卽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見蕭疏。推原其故，固由於市面空虛，亦實以戶部及各省銀行次第成立，奪我權利。而各國銀行復接踵而至，出全力與我競爭。默計同行二十餘家，其生意之減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卽如戶部銀行所到之處，官款卽全歸其匯兌。我行之向做交庫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勢。我行存款至多，不過四釐行息，而銀行則可得五六釐。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於彼處。且彼挾國庫藩庫之力，資財雄厚，有餘，則縮減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減不得也。不足，則一口吸盡，利息頓長，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實司操縱之權，我時時從人之後，其吃虧容有數乎？至於外國銀行漸將及於內地，所有商家貿易，官紳存款，必將盡爲所奪。外人之素習商戰，更非我所能敵。試問我行尙有何事可做乎？此數年來之陳迹，亦以後事勢所必至，非晚等之過慮也。」（註一）李宏齡比較山西票莊與新興銀行的利弊，語頗沈痛。「同治以後，東西洋各銀行，已漸次侵入，奪我利權。迨經庚子之變，中國當道注意財政，大清銀行之設，遂遍於各省。夫

論信用力之強弱，我票商經營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與人爭衡？而銀行一設，未免相形見絀者，其間亦自有故。以存款而言，彼則五六釐，而我四釐也。以運款而言，彼則鈔票，而我匯兌也。而且金庫全歸該行，貸借必有抵押，已難相提並論。而尤足寒心者，一遇倒帳，外洋銀行則憑藉外力，大清銀行則倚仗官權，同屬財產關係，而彼各挾勢力以憑陵。如丁未（一九〇七）營口東盛和之事，銀行收十成而有餘，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尙何公理之可言哉？（註二）光緒末年票莊營業異常衰落。『此時市面與前十年情形已大不同，更無論數十年之前。從前安坐高擡身價，自有人仰攀。此時若不自爲張羅，竟無人過問！今昔之不同如此。』（註三）這樣看來，山西票莊失敗的局面，早已造成，戶部銀行尙未成立之前，營業已經起首變化。

辛亥革命是促成票莊衰落的第三種原因。革命怒潮所至，全國經濟，均受重大打擊，山西票莊損失尤甚。因爲票莊的繁榮是依附清代的官僚而來，一旦官僚消滅，票莊無所憑依，自然不能存在，此理甚明。此外，票莊的「北存南放」營業政策，也是一種致命傷。革命一起，存款提出，放款不得收回。在外貨行放款，因各地擾亂，無法追索。京中王公大臣的放款，因清廷覆亡，很難清理。又因各省紙

幣不兌現，或打折扣，損失甚鉅。一時資金週轉不靈，不久多數票莊相繼倒閉。現在引兩位票莊經理追述往事的談話，略窺當時的情形。甲說：「經辛亥政變，百業凋敝，影響於票莊既重且大。各家之損失奇重，約計皆在百萬以外。東家富有資產者，將虧空補足，並不礙及資本。無甚資產者，遇此奇變，無法應付，所以大多數歇業。」乙說：「辛亥革命是票號的致命傷。事起倉卒，一時措手不及。初起的時候，各號爲維持信用計，欠外者一一付給，以致東家破產的很多。當時如此慷慨，亦無非希望將來營業仍可恢復，以爲辛亥政潮，也不過像太平和庚子的變亂而已。誰能料到失敗至於此極！」

第四種原因是票莊人物和制度自身的腐敗。我們已經提到清末時候，國內社會經濟的種種變動，山西票莊守舊過甚，不但不能應付新的環境，而且內部的崩壞，日甚一日。辛亥革命一來，票莊腐敗的形態，全盤暴露，無可救藥，以至覆滅。晉商盛衰記論票莊的腐敗，語頗中肯，茲錄如下：「……無如保泰持盈，識機知微者，寥寥無幾。龐然自大，坐享其成之票莊，適又遇辛亥革命。武漢一呼，四方響應。各票莊於此，既無事先之準備，亦無處變之膽識。多攜款逃歸，各圖安逸。於是匯兌不能通，外欠不能收，存款不能保，而放款之戶，逼提日急。老板既已逃歸，夥友更應付無策。內兵已盡，外援不來。於

是乃束手待斃，一敗塗地矣。當是時也，各票商資本充裕者，苟能顧全大局，固結團體，酌盈調虛，設法彌縫，一方籌劃應付債權，一方籌劃改進方策，則衆擎易舉，雖不能恢復舊觀，亦何至全軍覆沒。乃各莊當事者，私心自衛，不顧全局。而財東尤茫無所知，一籌莫展。於是無力者，相繼倒閉，有力者亦孤掌難鳴。相率而歸於衰亡之途矣。說者謂不結團體，爲山西票莊失敗所由來。而泥古不變，夜郎自大，財東號掌盡養成一種驕滿頹腐，全無新識與改進勇氣之人物，尤爲失敗之大原因。」（註四）這是山西票莊人物腐敗和制度不良的寫照。以現代金融組織的眼光來分析山西票莊制度，便覺得有幾種錯誤。（一）根本的毛病是中國舊式的組織，重人不重法。財東以全權委托號掌，掌櫃以「不成文法」統治分號，分號與總號之間，相隔千百里，經理是否盡職，不加考問。票莊盛的時候，因人而獲利。及至衰落的時候，卽捲款潛逃，僞造帳目，無法救濟。（二）票莊的經理交結官僚，窮奢極侈，以示闊綽。獨佔營業的時代，可以因此而生利，後來競爭劇烈，票號開消不易減少，反成商業上的一大障礙。（三）票莊經營太重信用，對於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時候，因爲借重官場的勢力，可以追索債務。一遭變亂，官場失勢，欠款不易收回，因爲無抵押，連局部的取償，也不可得。（四）票莊雖分爲三幫，而各

幫沒有具體的組織，像錢業公會，或銀行公會，互相擔保，彼此援助。假如有一個聯合的機關，對於各家的債務共同負責，分期還款，辛亥革命的損失，或者不至於牽動全局的覆亡。

## 第二節 票莊失卻改革的機會

大凡一種經濟制度的成立，因為有幾種客觀條件的要求。後來客觀的條件變遷，這種制度便不能存在。但是如果有聰明才智的領袖，能順潮流，力行改革，以求適應新的環境，也能苟延殘喘，暫時繼續存在。清末時候，山西票莊從各方面看來，已呈腐化的現象。分號經理，也有幾個精明能幹的人物，早已認清新的局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財東及總號的經理，十分頑固，墨守舊法，遂致同歸於盡。我們追述往事，惋惜山西票莊失掉幾次很好的機會。光緒二十九年北洋大臣袁世凱請票莊加入天津官銀號，票莊拒不奉命（註五）。「當光緒三十年間（一九〇四）鹿傳霖爲戶部尚書，奉諭組織大清戶部銀行。鹿曾邀請票號加入股份，並請票號出人組織。（因鹿素與票號往來，故信之深也。）票號北京經理贊成者多數。但票號爲獨裁制，如此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方敢定議。無如票

號之總號經理，大半墨守陳規，只知享現成福，復函來京，不惟不敢入股，卽人位亦不令參加。坐失此種機緣，後悔何及。」（註六）據票莊人說當時鹿傳霖召集票莊領袖集議，沒有結果，再由戶部銀庫郎中張伯訥及瑞某極力聯絡，也是無效。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浙江綢緞商籌辦，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爲大清銀行，也招請票莊協辦，每號各出二人，票莊又不應召。國家銀行成立之後，票莊營業，大受損失。這是山西票莊幾次失去參加國家銀行的好機會。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蔚豐厚的經理李宏齡，鑒於大勢所趨，票莊非改銀行不可，乃與曾遊日本的渠楚南，商定辦法，聯合京都三幫票莊，致函山西總號，請准改設銀行，以免因銀行條例而吃虧。一面徵求各地分號意見。總觀往來函件，十餘處分號全體贊成改組銀行，先後致函總號，響應京都票幫的提議。無奈各總號經理，固持成見，反對組織銀行，李氏的計劃遂告失敗。李宏齡自述此事的經過如下：「宏自幼肄業票莊，目睹時局至此，非改組銀行，無以收權利平等之效。適戊申（一九〇八）春駐京師，與渠學士楚南商訂改組章程，先函達總號，商酌四次，當面陳述者兩次。是歲冬渠學士返里，復親蒞各總號，開陳利害。其時各號之執牛耳者，首推某號某公，聞之大不爲然，於

是一般庸庸，無敢異議。號事之隆替，股東生死之關係也。而各號執事決如此之大計，竟不商之股東。爲之東者，亦甘被欺蒙，視吾言爲無足輕重。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人心如此，尙可爲哉？宏志在必成，戊申（一九〇八）冬，復通函各埠，徵集意見，公信所至，居然異口同聲，函勸總號，謂不及早變計，後將追悔無及。方期衆志可以成城，不料某公閱之，乃憤然曰：銀行之議，係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逕東高閣可也。宏至是如冷水澆背，不得不閉口結舌，而籌辦銀行之議，烟消雲散矣。」（註七）

當時京都票莊所以主張改組銀行，有幾種理由：「……晚等焦灼萬分，徬徨無措，連日會商，自非結成團體，自辦銀行，不足以資抵制，不足以保利權。蓋開辦銀行如押款、擔保等事，票莊所不便爲者，銀行皆照例爲之，倒帳可無慮也。況既爲銀行，如保護等事，票莊所不能享之權利，銀行獨能享之，生意可發達也。兼之資本雄厚，人位衆多，自可多設分莊，卽外洋各埠皆可逐漸分設，挽回利權，難以數計。以我晉商之信用，票號之殷實，不難爲中國第一商業。且權在票號，操縱仍可自如，人皆晉人，生計可保不絕，又何樂而不爲哉？或慮出資後設有虧折，將何以處，不知銀行可定爲有限公司，卽使折

虧殆盡，不過其已出之資不能再認賠累也。平時多積公積，即防虧折。又慮無人可用，不知銀行爲票號公開，每家不過酌撥數人，已足敷用，無庸再事搜羅也。又慮界限不清，生意難做，不知公開銀行，正如我晉之開小號字號，作東另立帳簿，另占地方，獲利之後，按股勻分，絕不慮其混淆也。或問開銀行後，即可保票號不廢乎？不知正以票號不能久存，故立銀行以補救之。縱使票號盡廢，有銀行尙可延一線生機。否則同歸於盡而已……」並附幾條簡單條例如左：

一、每家各出資本銀三五萬兩，作爲有限公司。

一、集股本五百萬，每股一百兩，每月四釐行息……

一、銀行應名爲晉省匯業銀行，悉遵票號做法，略改其不便之處，以合銀行規則。

一、公舉熟習商情，聲望素孚之人，充銀行總理。昨與渠楚南觀察面商，楚南甚爲欣允。

一、銀行成立後，除內地繁盛各處均占分莊外，可漸推及各國商埠，以保本國利權。」（註八）

京都票幫建議改組晉省匯業銀行，山西總號始終不贊成，用種種方法搪塞推諉，往來磋商幾個月，沒有結果。京都票幫致總號最後一封信有這幾句話：「……各老號諸君未悉此時外間各省情形，



並各碼頭爲難之故，將守從前舊規，不肯稍事變通。竊恐我守舊章，人更新法，侵我之利權，日銷月耗，將有不能自立之慮。……」（註九）各總號經理的守舊頑固，不識時務，於此可見。這是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的事情。過年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京都票幫通函各埠山西票莊，由各票幫協商，不約而同，全體贊成改組銀行，可見當時情形的緊迫。漢口、營口、奉天、成都、重慶、廣東、太原、西安、長沙、蘭州、濟南等十一處太平、祁三幫分號前後致函山西總號，報告各地受銀行影響的情形，並促批准京都票幫改組銀行的提議。總號經理，均不爲動，置之不理，籌設銀行的計劃，遂告失敗，這是山西票莊第二次失去改革的機會。

再過三年辛亥革命起義，各處山西票莊所受損失很大，改組銀行的舊事重提。從前總號反對籌設銀行最有力的經理，改變態度了。李宏齡民國元年的信說：『再銀行一事毛雲生到省力表贊成，毫無推諉，實出意料之外，此事前途可喜。惟雲生早能若此，則在平（平遙）組織，權操自我，其利益爲何如。再數年前弟提倡銀行時，若不施阻力，基礎早立矣。何待今日之經始耶！思之令人恨恨，至其前倨後恭，見譏同人猶末事也。』（註十）

據日人記載，「民國二三年間，各票莊陷入混沌的狀態，實際情形無從探悉。去年（一九一四）由各大莊選出代表六人，向北京政府商議善後借款。當時國務總理熊希齡，財政總長周學熙，後來段祺瑞代理總理，周自齊爲財政總長。當局深明山西票莊與一般商業有重大的關係，所以與他們的代表協商票莊的善後政策。但是當時民國政府的財政狀況，也與票莊一樣的困難，無暇兼顧。不得已經過幾個月的商酌，乃決定「商借商還」政府擔保的辦法。及至借款契約成立，將行創設新銀行的時候，不幸歐洲戰爭突發，終至停止進行。」（註十二）查民初的時候，山西票莊向政府請求借款或補助的事情，北京日報記載很詳細，（註十三）各票號合組匯通銀行，由各總號公向奧商華利銀行商訂借款，並由政府擔保。款項內定二百萬磅，期限五十年，利息六釐。這次票莊向外商借款開辦銀行不能成功，有三種原因，票莊內部意見不能一致；熊內閣倒；歐戰事起。這是山西票莊第三次失去改革的機會。

對外借款，既然失敗，民國三年金融界，益形紊亂，各票莊的經理大起恐慌，力謀保存票莊的辦法。太平、祁三幫聯合組織銀行，無法實現，乃由平遙幫單獨進行。經過財政部許可，由部派代表一人

監督。(註十三)當時的支那雜誌述此事的經過如下：「嗣後平遙幫頗重視該幫的倒閉，於是召集各莊的正副經理，蔚泰厚的毛雲生，蔚長厚的閻子樵，蔚豐厚的張子康，新泰厚的侯某，蔚盛長的霍益亭，天成亨的范子生，存義公的文靜山，協成乾的楊志誠，先後上京，陳述意見。毛范二人爲主體，向各方面接洽。茲探得其中消息，上開名單除了存義公及協成乾外，其餘六個票莊，聯合爲四聯號。再就各莊現有的資本裏，抽出若干資金，充作基金，組織一個大銀行。所有各聯號的存款，由各該戶移入銀行，作爲股東。不贊成者，停付利息，存款分期攤還。然此案能否實行，尙未可知。」(註十四)此案始終沒有實現。這是山西票莊第四次失去改革的機會。

山西票莊自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以後，十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銀行的機會，已成弩末，無法振作。下節我們略述最近的情形，可以看出票莊衰落的晚景。

### 第三節 民國以後山西票莊的一般狀況

山西票莊到了民國時代，已經是日暮窮途，奄奄一息了。因辛亥革命的影響，以致破產倒閉的

票莊名單，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得着絕對可靠的材料。據祁縣某票莊經理的口說，在革命時倒閉者，有祁幫的存義公、合盛元、世義信、長慎湧、太谷的志成信、協成乾、大德玉、大德川、平幫的百川通、新泰厚、蔚泰厚、蔚長厚、蔚豐厚、協同信（後改協同慶）、寶豐隆、天成亨和太原的義成謙，共十七家。革命後倒閉者，有祁幫的中興和、平幫的協和信、乾成亨，共三家。辛亥以後幾年倒閉者，有錦生潤一家，大盛川在民國十年倒閉，共二家。這張名單雖然比其他報告較為詳細，但恐怕有錯誤的地方，因為據支那雜誌所載，蔚泰厚、蔚長厚、蔚豐厚、天成亨、存義公等在民國三年還舉代表到京，交涉創設銀行，可見他們不是在辛亥革命時倒閉的。

據日人的報告，辛亥革命票莊倒閉者，只有數家。現在我們引幾節做參考。上海同文書院支那政治地理誌：「革命事變發生以後，各省官款不再由票莊經理，政府方面已失聯絡，而貸出的款項，又不能收回。更因各地不兌現紙幣的損失，致有日昇昌、合盛元、志一堂、協成厚及大德玉的破產。」（註十五）支那雜誌：「辛亥革命對於一般經濟的影響甚大，特別是執中國金融界牛耳而支配大陸全土的山西票莊，其所受影響的利害，恐怕不是一般人想像得到的。例如就上述太谷幫的大德玉

加以觀察，該票莊以張家口做唯一的根據地，營業上與其他票莊受同樣的損失，自不待言。同時該地的東盛和還不免於破產的厄運。再如祁幫的合盛元在日本有分號，由革命影響所受的損失，也是很大。」（註十六）這兩種記載，恐怕是太過簡單，實際上票莊的損失，不祇此數。

辛亥革命，山西票莊所受的損失，雖然無法統計，可是民國初年票莊狼狽的慘狀尚有幾種材料，可以觀察。民國六年李宏齡序山西票商或敗記云：「……至號事空虛者，則並退守而不得，窮蹙之極，計無可施，夥友之逃散無論矣。股東以席豐履厚之身，一旦被債權所逼，或棲流而老於他鄉，或拘押而困於囹圄……景況至此，凡有人心者，見之無不傷心慘目……」（註十七）晉商盛衰記：「票莊現今，較辛亥革命前，有一落千丈之勢，見之者不勝今昔之感焉。光緒已亥，庚子兩年，有友館平遙程氏家，程氏蔚長厚票莊財東也。近票莊之居，接票莊之人，聞票莊之事，悉票莊之情，其赫赫巖巖，肥膩龐大氣象，曾習見之。今隔二十年，而調查所至，見昔之門楣光燦者，今則金壁凋殘矣；昔之居氣養體者，今則意懶神灰矣；招牌雖然高掛，門戶寂寞常關；且有下牌遷徙，鵲巢鳩居者，亦有閉門下鍵，曹部一空者；盛衰頓異，感悼奚如！」（註十八）中外經濟週刊：「及辛亥武漢革命，全國響應，各省票號，毫無

準備放出之款，一時無法取回，有存款者，皆紛紛來提；週轉不靈，其掌櫃多攜款潛逃，或偽造帳目。一家倒閉，牽及各家。是以民國改元，而晉商之票號遂紛紛倒閉，索償者不得不認及號東，此等號東平日養尊處優，不問號事，且無一不有鴉片嗜好，以為可以保家，一旦遭此訟累，昔之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產，變賣家產及貴重物件以償債務。不足，則為階下之囚，受縲紲之辱，其情至可憫。」（註十九）

民國初年山西票莊總號的財東既然如許困窮，各地分號，支持殘局，營業自然也是十分棘手。支那雜誌所載如下：「這樣看來，今日山西票莊因為所受的打擊過大，要恢復昔日的盛況，萬不可能。其窮於善後應付，毫無可疑。茲舉其要點分述於左：

（一）資金的收回 因為現金缺乏的緣故，各省流通貨幣，都變成紙幣。可是中國的紙幣，本來祇在本省通用，若要在外省兌換現金，必受高率的折扣，甚至有不能兌換的。當時湖北、江西等省，匯票紙上寫明一千兩，要兌換現金四五百兩且不可得。原來票莊營業，稱為「北存南放」，在北京一帶吸收資本，在南方放出流動。一旦動亂發生，則資本不能收回，這是票莊倒閉的一種原因。

（二）利息 票莊放出的資金，因為革命的影響，絲毫不能流轉。其中徽倖能將貸款母銀分期

收還者，便算上乘，至於利息的交付是絕對難辦得到的。但是人家在票莊的存款則不然，票莊爲保持信用計，三年之間，對於百萬元之存款，須付給三釐利息，所以每年利息，也得三萬六千兩。各票莊的存款總額，大半有好幾百萬，因爲資金不能流通，而白付利息者很多，有不少的票莊因此倒閉。這是票莊受打擊的一種重要原因。

(三) 經費過大 票莊分號遍設各省，如日昇昌、百川通等，在各省有二十多個以上的分號，其餘各莊也各有十個以上的分號。從來各分號的執事，薪金雖然很小，後望卻是甚多——即可獲得額外的紅利。自革命以後，營業陷入停止的狀態，得利的機會自然是斷絕。審時度勢，店主（經理）對各年應得薪金以外，自然要額外加增，費用因此浩大。且從來票莊，養尊處優，夜郎自大，實際上卻未嘗經歷難局。現在對各債主的索討，又不得不低首下心將就，所以心思離叛者，十居八九。其中幸有忠心勤業者，又因從來一切傳統的關係，經理僅屬名義，不敢深究，所以也無濟於事。如是經費已經那麼膨大，經理又無從下手幫忙。據云平均各號一處年費，需要三千兩，二十處則需六萬兩，連其他雜費計算起來，數量真不小啊。這也是票莊所以受打擊的又一種原因。

票莊受這三種的虧折，所以三年以來，各莊總共虧負達幾千萬兩，營業很難順手，並且各票莊所謂餘利，僅係寫在帳簿上而已。商人平日計較錙銖，死藏現金，有事的時候，更不必說了。票莊的餘利，端在資金的流轉，這三年來資金的收回和吸收，均無辦法，一切都是陷入困難的狀態中。」（註二十）

范椿年先生論民國初年票莊倒閉的景況說：「票號當辛亥時猶存二十六家。迨至民國之初，其環境漸漸不佳。票號曩日所依賴者，或為政府機關，或為滿清官僚。一入民國，舊政府之機關已倒，舊官僚去職，詎堪作靠。加以各省秩序紊亂，紙幣毛折，各商埠之放款既多被人倒去，各官場之存款又須如約籌還，內外交困，應付實難。或有一二有為經理劃策維持，意在另闢途徑，聯合新組，無如請示總號，而總號經理莫名其妙，仍以洪楊之役與庚子之亂相比擬，以為票號雖受一時損失，而不久期間，仍能恢復，殊不知今昔不能相比，遂至愈走愈窮。民國五六年至七八年間，票號二十餘家即相繼倒閉。除多數存款已經陸續還清外，至內部東家掌櫃之存款，及至親好友之信託存款，交愈厚者虧愈深。」（註二十一）



#### 第四節 各地各號票莊的衰落

上面所述的是全國山西票莊衰落的一般狀況，現在更進一步來觀察幾個地方的特殊情形。

(一) 北京——我們知道北京票莊的主要營業是官吏的存款及些貸款，民國初年已官僚已倒，中國及交通銀行辦理匯兌，外國銀行吸收存款。票莊的衰落，日甚一日，民國六七年他們的勢力，反不如爐房。(註二十二)(二) 天津——票莊從前在天津勢力很大，『經光緒之後，南方之山西票號，倒閉淨盡，而天津之票號，尙存十餘家，然營業範圍，均已縮小。又有本地錢莊與新式銀行競爭，故已成強弩之末。民國十三年，經日本平野秀三之騙，又受一打擊。平野爲日本之金丹鴉片販賣家，與山西票莊，往來甚密，各家爭貸款與之。其結果各家共損失八十萬。此後山西票莊之營業，益不堪問矣。現在( 民國十五年)存者，只有四家。』(註二十三)(三) 漢口——革命前此地有票莊三十多家，以經營匯兌爲主體，存款也甚可觀，大半是長期的多。民國七年左右，只剩一半，以後逐漸減少。(註二十四)

(四) 上海——革命後上海票莊的營業，差不多全被銀行及錢莊所奪。又因橡皮風潮，損失不少。不

久票號除倒閉擱淺外，大半已自動清理。劉大鈞先生統計民初上海票莊存在的數目說，一九二二年上海有山西票莊一百三十家，一九一三年一百九十九家，一九一四年十二家。（註二十五）前面兩個數字，駭人聽聞，查山西票莊全盛的時代在上海不過二三十家而已，一百多家一定是錯的，恐怕是連錢莊也算在內。後面一個數字，或者是對的。到民國十六年，只剩大德恆、大德通、三晉元、大盛川等四五家。現在票莊在上海的金融界，沒有重大影響。（註二十六）（五）東三省——東三省的票莊，因為日俄金融勢力的壓迫，政治的關係，以及鈔票的落價，吃虧很大，大半不能立足，相繼倒閉。其他各埠情形大同小異。

然而山西票莊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年頭，竟然有幾家支持得住，或為松柏後凋，或為碩果僅存，其中的原因，不可不研究。支那雜誌記述辛亥革命後，有五家票莊，因為特殊原因，故能獨自存在：「……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大德恆因革命後，喬某增資五十萬元，大德通恰在四年一次結帳的時期，損益的確數，不能知道，然此二莊確能保有巨量的現存資金。辛亥動亂，各地都受其影響，獨甘肅一省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未受多大打擊。從來以該省及陝西為勢力範圍的天成亨及蔚豐厚二

家，與其他不同，不但革命後並未歇業，而且民國以來還能繼續經營匯兌業，可見這二家所受的損失很小，以上四家之外，尚有平遙幫以最殷實著名的蔚泰厚，該莊在革命時候，還能保存百萬的利益。（註二十七）

支那的金融描寫革命後幾家殷實票莊的內容如下：

『甲平遙幫』

（一）日昇昌爲山西票莊的元祖，信用最大，經營也最廣，所以受革命的打擊也最厲害。店主公候擔（？）爲同業十四家代表之一，也是向政府請求保護最出力的一人。

（二）蔚盛長、蔚長厚、蔚泰厚、新豐厚等號都和日昇昌同一個系統。蔚泰厚在革命時，尙擁有百餘萬兩的利益。蔚豐厚在甘肅方面，有大勢力，受革命的影響最甚。店主登王勳（？）爲政商界的開人，思想豐富，手腕靈敏。所以蔚豐厚在一九一五年首先變更組織，規定以三百萬元爲標準，組織股份公司，創立事務所於北京，着手招募股份。

（三）天成亨從來經營方針，最稱穩健，所以革命變亂時候，各同業均陷窘窮的狀態，獨此店能

免受打擊。同業組織追索政府貸款的時候，該店主人被舉爲總代表。店主范天樹（？）係山西實業界的領袖，每有事變發生，輒爲活動的中心人物。因此在實業界建立殊勳，由大總統頒賜五等嘉禾章。

（四）百川通，百川通在長江一帶最有信用，北京支店長王浩廷在京勢力很大，曾任北京商務總會總辦，頗負盛名。

#### 乙、祁縣幫

（一）三晉源，店主係著名富家渠源楨（？）奮鬥結果，成爲巨富，應當立傳讚揚的人物。革命變亂中不但沒有感受摧殘，反有借給省政府三十萬元鉅款的餘裕，該店的基礎，異常鞏固。

（二）大德恆、大德通、大德恆是由大德通分出來的，本來是茶商，至清代咸豐年間，始改營匯兌業。（按大德恆自述係在光緒十三年成立。）這兩家財力豐富，大德恆與三晉源齊名。革命戰後，同業向北京政府借款運動，均未加入，由此可以見出他們的營業方針。

（三）存義公，以資金運用的巧妙著名，駐北京的店主爲馬聚英，係北京商務總會的重要人物。

丙、太谷幫

(一) 協成乾，以規律嚴肅稱著，駐北京的店主楊哲臣，革命風潮的時候，處置得宜，未受大打擊，頗能保持業務的平衡。

(二) 錦生潤，創立年間，比較的晚，但是聯絡十分得手，因此資金的融通不致窮乏。對於同業聯盟請求保護運動，也沒有加入。(註二十八)

上列一共十三家票莊，幾年之間，大半又都倒閉。民國十年以後，票莊更形零落，據晉商盛衰記所載：「現今三幫票莊，皆倒閉矣。平幫之日昇昌、蔚泰昌，方籌抵禦外債之法。蔚豐厚已改為銀號，亦不發達。祁幫之存義公，現在辦理外債，月內即可清楚收市。惟喬氏之大德通，渠氏之三晉源，現尙開門營業，亦僅不欠外債而已，無發生力也。太谷幫家數甚多，久已倒閉。惟曹氏之錦生潤巍然獨存。而去年（民國十一年）東省卷帖之害，賠累甚多，今亦閉門收帳，不復營業矣。總之三幫票莊，零落殆盡。現今雖有富東票號二三家，亦碩果之僅存。而優勝劣敗，終歸天然淘汰之列。噫！昔時何其盛，今日何其衰。前日衣錦食甘，攜資而歸者，今皆坐困愁城，歎衣食之為難，生計之無法矣。嗚呼！將奈之何哉！」

此票莊現時之情況也。」（註二十九）

民國二十四年范椿年先生論現存的票莊說：「票號之衰落，已如上述，但截至今日而山西票號之存在者猶有三家（一）大德通，（二）大德恆，（三）三晉源。此三家票號所以能健存者，一由東家之財力雄厚，二由經理之應付適宜，三由分號之營業之精幹。現在場面雖不見如何發展，而持盈保泰，尙可維持。更有票號一家倒而後起者，爲日昇昌。日昇昌於民五倒閉，所欠外款約二百萬，經理逃避。賴副經理梁懷文君出而與債權周旋，開誠布公，和盤托出。除將東家李姓宣告破產外，後將該號內外財產清理明白，盡其所有交代債權，於是債權人感其誠懇，佩其正直，遂將該號財產仍託梁君經理，票號首創者日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註三十）

現存的票莊，祇有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日昇昌四家。日昇昌民五倒閉，到民國十三年纔由債權團重掛舊招牌，藉以清算舊帳，不做生意，民國二十一年改爲錢莊。這一家只有其名，而無其實，不能算做票莊了。三晉源也改變方針，專做帳莊營業，不大像原來票莊的面目。據去年夏天的調查，三晉源已經不存在了。（註三十一）剩下的只有大德通（圖三）、大德恆兩家。這兩家所以能存在的理

三圖 邢縣大德通票莊



由，除了東家有錢，經理能幹之外，因為年限較淺，與官場的交結比較的鬆，受政治的影響也就較少。

現在的存款，除商家外，多係前清遺老。近日時局不靖，存戶自銀行轉入票莊的不少。內部頗多改革，營業方法，也能適應環境。然而從資本及營業看起來，大德通、大德恆可與銀號和錢莊比擬，不能與新式銀行相提並論。

(註一) 山西票商成敗記，戊申三月二十三日函。

(註二) 山西票商成敗記，李宏齡序，頁二一三。

(註三) 李宏齡同舟忠告，頁二十四，民六太原。

(註四) 晉商盛衰記，頁五十一十六。

(註五) 沈祖憲、吳蘭生、容庵弟子記，卷三，頁十四，民二，晉商盛衰記，頁二。

(註六) 范椿年，山西票莊之組織及沿革，頁九，晉商盛衰記，頁二。

(註七) 山西票商成敗記，李宏齡序，頁三十五。

(註八) 山西票商成敗記，京都戊申三月二十三日。

(註九) 同上，京都戊申臘月二十三日。

(註十) 同舟忠告，李宏齡，信扎壬子年。

(註十一) 支那第六卷九號，山西票莊下，大正四年（一九一五）。



山西票莊考略

- (註十二) 北京日報，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三年一月六日。
- (註十三) 北京日報，民國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 (註十四) 支那六卷九號，山西票莊下。
- (註十五) 木村欣一，支那政治地理誌下卷，頁四九四，(大正四年，一九一五)。
- (註十六) 同註十一。
- (註十七) 山西票商成敗記，李序，頁五一六。
- (註十八) 晉商盛衰記，頁一五。
- (註十九) 中外經濟週刊一百十九號，(民國十四年七月四日)，山西票號盛衰之調查。
- (註二十) 支那六卷九號，山西票莊下。
- (註二十一) 范椿年，山西票莊之組織及沿革，頁十。
- (註二十二) 支那研究叢書第八卷，支那的金融，頁三九，東亞實進社，大正七年。
- (註二十三) 曲殿元，中國之金融與匯兌，頁一四七—一四八，民國十九年，大東。
- (註二十四) 支那的金融，頁八三。
- (註二十五) 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by D. K. Lien p. 45, 1927.
- (註二十六) 楊蔭溥，上海金融組織概要，頁九四—九五，(民國十九年，商務)。
- (註二十七) 支那六卷九號。

(註二十八) 支那的金融，頁二四 三九。

(註二十九) 晉商盛衰記，頁一六一—一七。

(註三十) 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一〇—二。

(註三十一) 陸香國，山西票號之今昔，民族第四卷第三期，民國二十五。

## 第四章 山西票莊的派別和組織

### 第一節 平祁太三幫的票莊

山西票莊大小幾十家，聯成一個系統，並無甚麼嚴密的組織，這也是中國舊式經濟制度的一種反映，純粹以地方色彩及利益關係，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幫。這種「幫」的系統是怎樣定規的？  
支那雜誌說：「祁幫——即以祁縣商人為中心的票莊。太幫——即以太谷縣商人為中心的票莊。平幫——即以平遙縣商人為中心的票莊。」（註一）以某地方同鄉的商人為某幫，的確是我國舊式經濟組織的形態。將這條原則應用於山西票莊的幫上，大體看來未可厚非。不過詳細研究之後，發生兩種困難，「商人」若指財東，即票莊的財東有地主，有官僚，未必都是商人。而且平幫的票莊，有幾家是祁縣的資本，太幫的財東有幾位是榆次人。平常票莊中人對「幫」的解釋是以總號的

所在地爲「幫」的區別；總號設在平遙就是平幫，總號設在祁縣就屬祁幫，總號設在太谷稱爲太幫或谷幫。平、祁、太三幫裏面，平遙幫最早，票莊的先鋒日昇昌和蔚泰厚都是在平遙，其次是祁縣幫，太谷幫最新。平遙幫與其他兩幫比較，不但資格最老，經營的地域較廣大，資本優裕，號規也比較嚴肅，除了這幾點之外，看不出來三幫有甚麼重大的區別。

平、祁、太三幫票莊總共有多少家的確的數字，無法可稽。熟悉票莊情形的人們，大半都是說全盛的時候，有二三十家。支那經濟全書說有三十三家，實際舉例只有二十八個字號，（註二）這個數目算是最多的。范椿年先生共列二十六個名字，（註三）晉商盛衰記計開二十四家，（註四）支那雜誌有二十二家，（註五）第四回支那年鑑有二十家，（註六）其餘的紀載總是在二十家以下。支那年鑑的二十家票莊是從支那雜誌的二十二家除去當時已倒一家及雲南幫一家。其他的日文書報關於山西票莊的名單，總是抄自支那雜誌和支那年鑑，及清稗類鈔（註七）的山西票莊一覽表，也是根據這種刊物而來的。中外經濟週刊（註八）所載的山西票莊二十四個名子是抄晉商盛衰記的。這樣看來山西票莊字號的名子已經是不大容易得着，至於各號的創立年代，資本多少，那就

更無從研討了。

現在我們根據支那經濟全書、支那半月刊、晉商盛衰記、和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這四種比較的有用處的材料，再參考其他出版物及票莊經理的傳說，互相對證，重編票號名單，共得四十九號，可以說是山西票莊一覽表最長的一張，內中有幾個不詳細的，有幾個不大靠得住的，但大體是不錯的。表中各欄，沒有符號者是根據范椿年君的記載。財東和經理兩欄，有括弧號者（）是出自支那半月刊，單引號「」及雙引號『』係來自他處。財東除了少數不詳，及一兩個名字略有不同外，大半是相同的，因為東家的姓氏很容易知道的。經理的姓名有時間性的關係，自然不能一致，支那雜誌所載，大概是光緒年間的人物。資本欄有括弧號的（）是支那經濟全書的數字。該書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出版，比范君的文章早二十八年，可是各號資本數字，除了兩個相同之外，都比范君的數字大。其他中日各種刊物所載票莊的資本，大半是抄支那經濟全書。范氏的數字，大概是創辦時的資本，支那經濟全書的數字，也許就是光緒年間調查時候的資本。我們試舉一個例，日昇昌創辦的資本，據我們調查，平遙總號的副經理說是三十二萬兩，與范君的數字相同，北

平經理說是三十六萬，已經多四萬兩，可是支那經濟全書的數字是五十萬兩。創立年代這一欄，本來應當取消，因為無法稽考。我們在第二章研究日昇昌的創立年代，已經够麻煩了，其他各號的年代，實在無從入手，范君把他所列的二十六家票莊，分爲兩期，有十七家是在道光初年或以前創立的，有九家是在光緒初年後起的。有幾家和日人的記載，頗有出入。查各號票莊創立年代所以紛亂的一大原因，是有不少的票莊原先是做別種生意，看見票莊能獲利，起先兼營，後來就改爲專營，所以票莊的前身很重要，另闢一欄，以明本源。

## 第二節 四十九家票莊一覽表

莊名	幫	財東	經理	資本(兩)	前身	創立年代
(1) 日昇昌	平	李正華	雷履泰 (郭斗南)	三十二萬 (五十萬)	顏料	嘉慶二年 (乾隆) 道光十一年

(8) 協同慶	(7) 蔚長厚	(6) 新泰厚	(5) 蔚盛長	(4) 天成亨	(3) 蔚豐厚	(2) 蔚泰厚
平 遙	平 遙	平 遙	平 遙	平 遙	平 遙	平 遙
平遙米姓 榆次王姓	平遙毛姓 買村侯姓 (大同王常姓)	平遙趙姓 買村侯姓	平遙王姓 買村侯姓	張蘭鎮張姓 買村侯姓	侯村 買村	侯 癸
(雷潤堂)	(紀益齋)	侯王敬	(王作梅)	(周承業)	(王星源)	毛鳳翽
劉清和	范光晉	侯王敬	李夢庚	侯王賓	范凝靜	二十四萬
(四十萬)	(四十萬)	(四十萬)	(四十萬)	(五十萬)	(四十萬)	(四十萬)
	茶葉	綢緞莊	綢緞莊	綢布莊		(顯莊) 即紙店
(成豐)	道光初年	道光初年	道光初年	道光初年	道光初年	嘉慶十九年 [道光二十五年]
光緒初年						乾隆

第四章 山西票莊的派別和組織

(9) 協和信	平 遙	榆次王姓	李清芳	十 萬		光緒初年
(10) 匯源永	平 遙	祁縣渠姓	殷啓祥	十四 萬		光緒初年
(11) 百川通	平 遙	祁縣渠姓	龐凝山 (雷敬亭)	十六 萬		光緒初年 (成豐)
(12) 寶豐隆	平 遙	四川藩台 許涵度 「喬姓」	喬世傑 (楊霞祁)	二十 萬		光緒初年 (光緒二十六)
(13) 大德通	祁 縣	「喬家堡 在中」	(高 臂)	二十四 萬	(茶 葉)	道光初年 (成豐)
(14) 大德恆	祁 縣	「喬家堡 在中」	(四竹園) 趙子威	二十四 萬		道光初年
(15) 三晉源	祁 縣	祁縣渠姓 (渠水翹)	(梁 幾臣)	二十 萬		道光初年 (三十萬)



(22)志成信	(21)元豐玖	(20)長盛川	(19)大盛川	(18)中興和	(17)合盛元	(16)存義公
太谷	祁縣	祁縣	祁縣	祁縣	祁縣	祁縣
太谷 孔具 馬孔 姓姓	祁縣孫姓	祁縣渠姓	東口大盛魁 「張」	祁縣戴姓	祁縣郭姓 王姓	祁縣渠姓 (六七八人合)
(齊某)	王封晉				(賀鳳孫)	(趙棟園)
二十六萬 (四十萬)	十四萬	十六萬 (三十萬)	二十萬	十六萬	二十萬	二十萬 (五十萬)
(綢緞莊)						布莊
道光初年	光緒初年	光緒初年	道光初年 (嘉慶)	道光初年	道光初年 (咸豐)	道光初年 (同治改組)

(29) 裕源永	(28) 天德隆	(27) 大德川	(26) 世義信	(25) 錦生潤	(24) 太德玉	(23) 協成乾
		太谷	太谷	太谷	太谷	太谷
		常姓	太谷楊姓	榆次 (曹姓) 常姓	榆次常姓	太谷 吳姓 張姓
				(張桂南)		(白星五)
(三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二十萬	二十四萬 (四十萬)
					紅茶葉	
			光緒初年	光緒初年 (光緒二十後)	道光初年	道光初年 (成豐)

(36)公昇慶	(35)福成德	(34)大美玉 (太谷)	(33)永泰慶	(32)公合全	(31)恆隆光 (太谷)	(30)協同信
(十萬)	(二十五萬)	(三十萬)	(三十萬)	(十五萬)	(三十萬)	(三十萬)

第四章 山西票莊的派別和組織

(43) 蔚泰永	(42) 蔚豐泰	(41) 長順湧	(40) 恆義隆	(39) 永泰發	(38) 乾盛亨	(37) 長慎湧
祁縣	祁縣	只有大同一處 疑係(37)長慎湧之誤	太谷大同等處	太谷平遙祁縣	分號十餘處	天津祁縣等處

(48)聚興隆	(47)新豐厚	(46)蔚成亨	(45)乾隆長	(44)天盛亨
祁 幫	南 昌 (恐非四幫)	迪 化	上 海 (恐非山西幫)	曲 沃 (疑是天成亨)
(第)聚興和				

表中(2)蔚泰厚(3)蔚豐厚(4)天成亨(5)蔚盛長(6)新泰厚(7)蔚長厚這六家因為

侯姓股佔多數，都推侯姓當家，所以稱爲六聯號。(13)大德通的前身是大德興，有人說是在咸豐年間改爲大德通，有人說是到光緒年間纔改的。大德通和(14)大德恆同一財東，兩家是聯號。(19)大盛川係與大盛魁合營的裕盛魁改組的。(22)志成信卽志一堂。有人說(30)協同信後改(8)協同慶，但我們所見過三四種表，都是兩號並列，而且兩號的資本數目也不相同，所以未加修改。

### 第三節 外省外縣的票莊

平遙、祁縣、太谷三幫以外，外省外縣也有幾家票莊。(一)義善源是安徽合肥李鴻章之姪李經義經營的，資本一百萬兩。(二)源豐潤是浙江寧波某氏所開，資本一百萬兩，未至辛亥卽倒閉。(三)天順祥一說係宣統年間資政院的參政，雲南人李湛陽的資本，由普洱茶鋪改爲票莊。另說外省的天順祥在雲南是叫做同慶豐，係王欣齋創辦的，原先經營鹽茶，後改票莊，李氏不過是號中的一個執事而已。(四)義成謙資本十萬，總號在太原。(五)阜康是浙江幫，創辦人錢塘縣人胡慶餘，曾爲錢行夥友，在北京創設阜康票莊，勢力甚大，不在山西幫之下，光緒初年倒閉。(六)胡通裕票莊也是胡

光墉（慶餘）所開的，同時倒閉（七）恆濟票莊，清時北京的金融行市由四恆錢莊（恆利、恆源、恆義、恆裕）操縱。後來恆濟票莊設立，勢力在四恆之上，四恆每日所開的行市，必得經過恆濟的同意，恆濟是三人合組的。直隸、山東、山西各一人，號中用人三省人數相等。某票莊經理說四川有一家票莊，瀋川源，查瀋川源係銀號，由天成亨的經理承辦，大概也做匯票的生意。還有一位說，榆次有三家票莊，自成信、百川達和大德祥。倘使最後這四家確實是票莊，合上面七家算起來，即外縣外省的票莊共有十一家，若與平、祁、太三幫四十九家合併計算，即前清票莊總數，有字號可考者，共計六十家，真是極一時之盛了！

#### 第四節 票莊的組織

山西票莊既為我國舊式的經濟機關，其組織自然有特別的地方。中外經濟週刊的山西調查員描寫票莊組織，頗能道出票莊制度的精神，特錄如下：「票號內容之組織至為簡單，並無一定規章，全憑人之信實，以取信於官紳。當初辦時，既如上述，均附設於貨號之內。及後營業發達，乃立專莊。

其組織係財東出資，或股份，或獨業，將資本交付於管事（即大掌櫃）一人。而管事於營業上一切事項，如何辦理，財東均不過問。既不預定方針於事前，又不實施監察於事後。此種營業，實為東方特異之點。管事在票莊內有無上之權威。凡用人之標準，事業之進行，各夥友聽命於管事。但權利頗有平等之意義，管事與夥友，均定三年回家一次，紅利亦平均支配。故管事而得其人，則營業無不發達，不得其人，則財東有莫大之危險。如票莊營業失敗，經濟上損失之責任，全由財東負擔，而管事則不負賠償之責。故就票莊財東之責任而論，似乎無限制。而執行業務全部委諸管事，毫不過問。而管事之有少數股款者，又似乎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其毫無股款者，實不過一經理人資格耳。在前清時，晉商素重信用。各票莊管事不聞有侵蝕款項情事。但一至民國改元，此項事件紛紛發生，而財東遂受莫大之累矣。」（註九）

山西票莊的組織情形，大略如此。下面比較詳細的分五項來討論：

- （一）票莊的創立，
- （二）資本組織，
- （三）人員組織，
- （四）利潤分配，
- （五）職員待遇。

（一）票莊的創立 票莊創立時，由東家出資，聘請經理，再由東家與經理出名，邀請中證人三人至五人，書立合同，寫明資本若干兩，以若干兩作一股，幾年合算大帳一次，盈虧按股均分，經理



「頂人力股」若干。（人力股只分盈，不分虧。）內部組織完畢，須向戶部領取部帖。領取部帖時，必得同業者的聯保。這就是票莊爲山西人專利的一種原因；外省人與票莊沒有關係，所以要開票莊，自然困難。戶部調查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及營業的方針。如果認爲合格，即行批准，給與部帖。據支那經濟全書說戶部給予部帖時，票莊須向部納稅。（註十）詢之票莊中人，否認納稅，恐怕是一種手續費，而不是正稅。票號領得部帖之後，即可開業。所以票號的營業招牌，先寫地名，次書部帖商號，因爲非請部帖，不得認爲官許營業，不但不能經營官款，而且有干例禁。有時因爲開設新號請求同業保證的困難，有錢投資的人，常常收買舊股，比較方便。

（二）資本組織 票莊資本招集，或爲合資，或爲獨資，均屬無限責任，兩者比較，合資的票莊佔大多數。一覽表上有十幾家票莊財東只有一個姓名，其實幾位財東合資，只由一人出名，是常有的事情。合資的人數，多則三五家，少則二三家，六七家算是例外。

票莊資本的確數，很難知道詳細。舊式的營業祕密，資本不肯公開，又喜誇大其說。有十萬的，說幾十萬，有二三十萬的，說百萬，以資號召。除了這兩種舊習慣外，還有幾種特殊原因，使票莊的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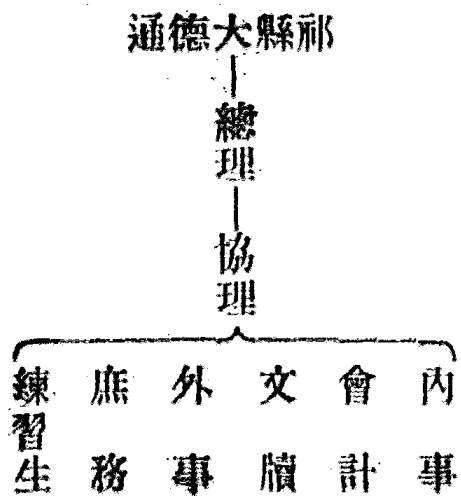
不容易了解。上面已經說過，票莊有的是由顏料商、綢緞莊或茶行改組的，資本的實數有多少，連財東也不知其詳。第二、票莊的資本是與年俱進，隨着營業的興盛而加增的，有時後增的資本比原先的額數，還要多幾倍。第三、票莊的財東，既負無限的責任，即從廣義來說，他個人的財產，都是後備的資本，也無不可。

票號資本，雖然如此複雜，但每家創辦時都有固定的數額。從上面票莊一覽表看來，各家票莊創辦時的資本，大者二三十萬兩，小者十幾萬，據說還有五六萬的。日昇昌創辦時的資本，表上有三十二萬和五十萬兩個數字，但實際調查，平遙經理說是三十二萬，北京經理說三十六萬，大概就是三十幾萬罷，這算是大的票莊。大德恆在表上也有二十四萬和三十萬兩個數字，但據北京的經理說，創辦時纔有十二萬七千兩，民國二十一年改兩爲元，僅有九萬元而已。按此，則表上支那經濟全書所載各家票莊創辦時資本在四五十萬者，均不甚可靠，多半是後來增加的。晉商盛衰記謂每家原本都是十幾萬兩，後來獲利，增加資本，也不過二三十萬、三四十萬而已。（註十二）

除了開辦時固定的資本外，股東的金融財產，無論巨細，都在票莊存儲，或作東家存款，或作

「統事。」(二)者的分別詳後)這種存款無形中，與附本無異。票莊的資本，號稱百萬，大概是連「統事」也算在內。這樣看來，票莊的年代愈久，若是營業獲利，資本則愈雄厚。

(三)人員組織 總號設大掌櫃(即總經理)一人，二掌櫃(即副經理)一人，管內事掌櫃(即總營業)一人，營業(跑街)三四人，司帳四五人，司信三四人，練習生(即學徒)五六人，至一二十人。重要職務，大約如此分配，有幾家多添交際及庶務人員。茲舉二例如左：



本  
 日  
 昌昇  
 總理——協理二人  
 內事三人  
 外事三人  
 文牘二人  
 學徒五六人

票莊組織爲獨裁制。總號總理亦稱「領東」，又號「執事」，統籌全號事務。協理輔佐總理。營業（內事）或在本市或派往外市招攬生意。帳房和信房，各用幾個人，因爲總號的帳目和信札繁多（後詳）。外事管交際。學徒整理屋子，抄寫底稿，念記秤碼。分號的組織，比較簡單，事多的分莊，至多不過十幾人，少者則五六人而已。經理（即老幫）一人，副經理一人（即副幫）兼任營業，營業、帳房、信房各一二人。茲舉現在北平大德恆及清末上海分莊爲例。（註十二）

經理二人  
 會計二人  
 文牘二人  
 出納一人  
 營業六人  
 大德恆

清末上海分號的典型

正掌櫃	一人
副掌櫃	一人
外帳房	二人
內帳房	二人
跑市	二人
跑街	四人
招待	二人
管銀	一人
小夥	二人
司務	八人

今日之北平分號和昔日之上海分號比較，未免相形見絀。上海表中的小夥是徒弟到了出師時期，暫居店員地位，補助業務。司務辦理雜事兼管伙食及酒席。管銀的職司是保管現銀，鑑別銀兩的秤色，地位甚為重要。

(四)利潤分配 票莊組織既然重人，一面收羅人材，一面用分紅制度，籠絡人心，使經理職員

爲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殫心戮力，經營票莊的生意。這種辦法甚善，與近代西洋工業所推行的分潤制度 (Profit sharing) 相似。清代票莊如此發達，分紅制度是個很重要的因素。票莊利潤分配有三種辦法：大帳、小帳和東家存款。大帳包括 (a) 財神股，(b) 銀股，(c) 人力股。(a) 財神股類似公積金，只存帳一次。如今年有財神股一萬兩，到下屆紅帳結算時，就把這一萬兩分了，另外有新的財神股代替舊的。票莊有財神股的較少，有公積金的居多。每屆財神股或公積金應提若干，由號東與總經理臨時議定。前清票莊盛時，每一帳期提存十萬至二十萬。現存票號的公積金有一家只提一萬多而已。這種公積金專爲濟急或擴充營業之用。提用此種款項時，必得經過財東同意。平日此款不用的時候，又像東家的存款。票莊向東家納息。(b) 銀股爲資本家所得，照資本的大小，分爲若干股，平常以一萬兩或八千兩作一股者居多。如某票莊有實繳的資本十萬兩，以一萬兩爲一股，則該莊的銀股應分十股。(c) 人力股卽職員的報酬，俗稱「頂身股」或謂「吃生意」並不繳納資金，以掌櫃及一部分的夥友的勞力，分作若干股。人力股數目多少，各莊不同，大概在二十股上下。

票莊各號的銀股及人力股的總數，沒有一定的標準。每家均在二三十股與五六十股之間。例

如百川通，銀股十股，人股二十股，共分三十股。日昇昌，銀股三十股，人股四十股，共七十股。大德恆、大德通、志成信、協成乾等，各分二十餘股。（註十三）現在大德恆，分三十一股，東家九股，名爲「財神股」。「財神股」用法甚濫，人力股二十二股。人股與銀股同樣分配，並無輕重。初創的時候，銀股多於人股；年久則人力股的總數常常超過銀股的總數。這是票莊獎勵人材的辦法，也是東家所特許的。總號經理「頂人力股」若干，於開辦時列入合同，一股以一分計，多數的經理「吃」一分股，也有一分二三釐的。其餘「頂股」人員，不在合同列名，另有「萬金帳」詳載。各夥友「頂人力股」多寡，由經理看個人的勞績而酌定。通常夥友非有十年以上的勤勞，不得「吃股」而所得的「人力股」只有幾釐；股以釐名，如二釐股、三釐股等。

大帳的結算俗名「合帳」，有一定的時期，以三年或四年一次爲多。屆期由財東與經理協定每股紅利應派若干。光緒年間，票莊全盛的時候，每股紅利最好的可得一二萬兩，也有到兩三萬兩的；中常的每股可分八九千兩；每股五六千兩就算下乘了。

小帳亦名「帳莊」，又稱「統事」，就是財東的特殊儲款。每屆「合帳」的時候，東家按其銀

股的多寡分紅，應得的款項存儲號中，若是列入「統事」，則利息由股東與夥友共分，這種股份的分配由東家指定。一家票莊，不只一個「統事」。大德通有三個「統事」。從前日昇昌的「統事」有二百萬兩之多。此項存款，東夥均不得動用。東家的紅利，若不列入「統事」，則可作為普通存款。存款的利息，概歸東家獨得，夥友不得分肥。

(五)職員待遇 總分號的經理、協理及其他職員「頂人力股者」到了「大帳」結算的時候，按其股釐分紅。據說前清票莊全盛的年頭，以總號經理來論，每屆四年一股紅帳，分一萬六千至二萬兩，則每年平均可得四五千兩。再加上「統事」一股約二千兩，總數每年可得七千兩。如有幾個「統事」，則數目更多。其他職員，假如「吃二釐股」的話，每年也有一千二百兩。並且紅利存在莊上，按例起息。在我國舊式的經濟制度裏，這種酬金不能不說是很大。「頂身股」的人員，每年按其股釐的數目，給與應支的款項名曰「支使銀」或簡稱「應支」。每年「應支」大概每股多則五百兩，少則三四百兩不等，分四季支用。到了三四年後「合帳」分紅時候，無論「應支」多寡，概由各人應得的紅利內扣除。上至總掌櫃，下至各職員，同一待遇。倘若營業很壞，沒有紅利可分，則



「頂身股」者，除每年「應支」由號中出帳外，毫無所得。這種「應支」的辦法，用近代報酬的術語來講，很像「效率工資」制度的「基本率」。

沒有「吃股」的夥友們，則按年給予薪水，自二三十兩至七八十兩，一百兩不等。或一年領一次，或一年分兩季支取。領薪水者，到年底尚有賞金。學徒也有薪水，每年八兩居多。年終賞錢大概有幾兩。學徒的薪水，按其成績逐年增加一次，自二兩、四兩起至十二、四兩止。到了年俸可躉七八十兩時，則有資格「頂身股」一二釐了。

除了酬金之外，總號人員的日用飲食，歸號開支，衣服零用，皆歸自備。分號人員，略加優待，「應支」薪水及往來川資，都歸總號出帳。在外的衣服零用，均由分號給予，但有等級，大概經理每月十兩，協理每月八兩，其他人員約六兩四兩不等。日用飲食也歸各分號開支。此外還有應酬費一項，看分號事務的繁簡，營業的盈虧，由該號經理酌定，核實開支，而總號不限定額。（註十四）

關於分號職員待遇，有一兩則傳聞，頗有趣味，職員初來票莊時，只帶一小包，到號中則製被褥和衣服，到了「下班」（例假回家），則全副帶回去。原先衣服由號供給，後來票莊為縮減費用起

見，只管衣服裏，不管面。當時職員則出花樣，用次等的料做面，用綢緞做裏。到「下班」時，則將裏面翻改。職員「下班」時，依例皆帶回洋燭、郵票、紙烟，以供休假期間之用。還有人說，在外職員購買東西，櫃上代出一半，恐怕不是普遍的辦法罷。

票莊與其他舊式的商業機關一樣，沒有定期休息。但各職員依一定服務的年限及地方的遠近，可得多少假期。總號人員兩三個月可以休息七天。行語：「緊七，慢八，九天說謊話。」意思是說，給十天假只可住七八天，過九天即得撒謊了。太原分號一年休息兩個月。平津及其他各地分號，原先三四年休息半年，後來因為交通便利，改為兩年或兩年半，休息一次。東三省及邊陲遠處，則五年後休息一年，因為路途遙遠，旅費太多，往返不易。不論幾年休息一次，概稱為「班期」。到了休假期時回家，即所謂「下班」。

### 第五節 總號與分號的關係

票莊的業務，大半靠分號在外經營，所以總號與分號的關係十分縝密。分號經理由總號選派

資格較優者擔任，攜帶總號圖章砵碼等各種要件，以資憑信。資本皆存總號，設立分號時，不另發資本，只給川資及開辦費若干。假如甲分號開設之後，營業需款時，即由乙丙丁分號源源接濟，全局統籌，不分畛域。這是山西票莊聯合組織的巧妙處。此中聯絡的原則，「酌盈濟虛，抽疲轉決」八個字。（詳十五）這種制度是中央集權，資本既儲總號，獲利也歸總號計算，以總號為中心，各地分號不過是補助機關而已，立法甚為嚴密。分號可以互相聯絡，以資通融。總號大權在握，分號不易舞弊。

韓芸青君記述分號經理的責任及各分號的聯絡如下：「每日市面平穩時，由普通信分報連號各莊。如遇行情暴漲暴落時，在未通電報前，用加緊專信報告直接關係之各分莊。其無直接關係各莊，則用普通信報告之。自通電報後，則由電報報告之。分號每逢月終須將本月內之營業，詳細造具清摺，報告總號及連號各分莊，並於造具清冊後，附報後三月之「比期」（此三月內，預計後三月之生意俗稱比期）詳述收交之銀，或有餘，或不足，以通消息，而資聯絡，使各分莊作收交上之預備。每遇年終結帳一次，報告總號之總帳，並分報連號各莊，以便核對通年帳目之有無錯誤，俾清手續。至各分號之經理經濟上之籌劃，營業上之運用，全視其才智之優劣。如才優智長，交遊廣闊，則每

至「比期」無論銀勢鬆緊，皆可籌措裕如。例如「比期」存銀一萬兩，忽有電報令交款十萬兩，亦不致拮据難辦。倘才庸智愚，則「比期」銀勢一緊，即張惶失措，無法應付矣。故票號對分號之經理，異常審慎。」（註十六）

分號經理運用資金，有時甚為巧妙。如甲分號有存款時，而乙分號的利息較高，則轉送乙分號，以圖高利，這是常有的事。因為利益清算既然集中於總號，所以各分號可以如此融通。（註十七）

總號與分號業務上的聯絡，有如上述。對於分號人員的行爲，也有嚴緊的節制。票莊雖然沒有成文法則，然而有幾種號規慣例，職員必須遵守。范椿年先生曾提幾條如下：「除遇父母喪葬大事外，不得輕易告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得私寄銀錢及物品，一切舉動辦事，悉承總號命令。尚有特別禁條，（一）不准接眷出外，（二）不准在外娶妻納妾，（三）不准宿娼賭博，（四）不准在外開設商店，（五）不准捐納實職官銜，（六）不准攜帶親故在外謀事。」（註十八）不得做保，也在禁例之中。

不得帶眷一事，據我們所調查，有三種理由：（一）山西普通的商業習慣，皆不帶家眷出外。（閱徽草堂筆記有一段故事，諷刺此事。）（註十九）（二）節省費用，以免侵蝕莊款。（三）預防舞弊，如有捲

款潛逃，家眷在本地，似可作相當的保障。以家眷作擔保的事情，頗引起東西洋人的深切注意。幾年來，外人關於中國商業的著作，往往沒有忘記這一點。姑引三種爲證。一九〇六年美國佑尼干著中國政俗考略云：「凡開銀號者（票莊）皆爲山西人，其號中所用之經手人等，皆樂得山西本省人而用之。苟能於其本鄉本村中，得一誠實可恃之人，則最爲合式矣。比如派一同村人，爲其某某分號之執事，則必以其家眷爲擔保，保其不虧空，不誤事，不犯規。但其所謂擔保者，並非拘禁，不過嚴密防守，慮其移徙遠颺而已。各分號執事，遇發家信，不准封口，但許將信露申，彙寄於主人家中。俟主人過目之後，代爲分送於各家。……三年期滿，執事回至主人之家，開具清帳，報明一切。主人必將其行囊詳細搜檢，卽身上衣服亦須搜查，防其積蓄私財也。搜檢之後，若無私蓄，並查其帳目，有無不合。三年中生意茂盛，則其主人必照規重酬之。然後執事始得脫身返家，其眷屬亦不再煩主人之防守矣。如其不然，或積有私蓄，或帳情不符，或店務敗壞，則其主人必拘禁其執事，其家眷亦照常看守，逼令交出例定之罰款而後釋之，否則其主人，可將執事送官，而下諸獄。」（註二十）

支那經濟全書：「又店員自本店選定派往分店之後，經過三年必令回山西本店一次。由資本主傳詢一切，無差誤者，仍

遣各支店就業。如有劣跡可疑，即拘送地方官追訊。若確有浮支冒濫等弊，有家產者，則沒收其家產。無家產者，即奴其妻子，以爲賠償，決不寬容。其對待之嚴又如此。所以山西票莊營業自清初迄今，其同業未聞有危險之事，未始非僱用人之限制，有以絕其弊端耳。」（註二十二）一九二六年美國駐華商務參贊安立德先生所編的中國工商指南（註二十二）也有同樣的記載。由是觀之，山西票莊自經理以下的職員，除了一二僕役外，清一色的僱用山西人，不但爲本省人謀生計，而且是容易就近監視其家眷，作爲保障，除了家眷之外，還有所謂經理人損失賠償準備積金，即是大帳決算後，總號給與分號經理的花紅，照例存儲於分號，付以一定的利息，藉作賠償損失的積金。這種儲款，非經理出店時，決不發還。

三十年前外人所載分號職員「下班」回家必經的手續，到現在仍奉行不渝。我們親眼看見，自包頭分號職員來祁縣總號時，攜帶兩本小摺子，一本記行李，一本記帳。臨行時，由分號經理檢點行李件數，蓋上戳記，給予路費，即行動身。到山西時，雖經過家門，也不得入，必先來總號，將行李置於外房，將摺子呈上，總號經理即派庶務檢點，如無錯誤，即將兩種摺子登入旅用帳內，手續完畢，職員

即可回家。假期已滿，欲回分號，也得先來總號，不過行李不必經過以上的手續。

山西票莊對於職員管理如此嚴密，對於經理防患如此周至，應當個個都成了好人，制度可以萬年不朽。誰知道物極必返，違背人性的紀律，斷不會持久的。辛亥革命時，經理捲款潛逃，改造帳目，固不必論。革命以前，分號的人員，已經發生許多的問題了。我們讀李宏齡同舟忠告裏面有幾封光緒年間的信札，報告各地分號情形，可見一斑。票莊一般的人才如此：「竊視近年以來，我同行各字號，誠篤任事，耐勞動謹者，固不乏人，而求一識見明通，事理曉暢者，究亦不可多得。」又「弟近日所見各連號情形，大非歷代東君手創規制本意。領事者瞻徇情面，往往各碼頭號事，未能盡知。即有所知，亦未能窮究細問。即問矣，又未能實行辦理。因此日復一日，終恐難以振作。」有的經理，任用私人，生意大減。有的私出借貸十幾萬，利息不入。有職員轉調碼頭，不正經學習。夥友「下班」時帶去衣服甚多，「上班」從新再製。性的問題不得解決，年少膽怯者，因此致疾，甚至有生命之虞。位高膽大者，嫖賭並行。黑幕重重，不勝枚舉。（註二十三）我們在山西調查時，還聽說票莊號規雖然禁止宿娼，可是花酒應酬主顧不在此例。分號高級職員包娼，出帳則寫酬應，這是另一方面的辦法。

(註一) 支那，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七號，山西票莊上。

(註二) 支那經濟全書，第三輯第五編，山西票莊第二章，頁五六二—五六四。

(註三) 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二—三。

(註四) 晉商盛衰記，頁一。

(註五) 山西票莊，支那半月刊，六卷七號。

(註六) 第四回支那年鑑，大正九年（一九二〇）。

(註七) 山西票號，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七冊，頁七二。

(註八) 山西票號盛衰之調查，中外經濟週刊一一九號，民十四、七、四。

(註九) 同上。

(註十) 支那經濟全書（同前），頁五六五。

(註十一) 晉商盛衰記，頁一二。

(註十二) 支那經濟全書（同前），頁五八。

(註十三) 晉商盛衰記，頁二—三。

(註十四) 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四。

(註十五) 同上。

(註十六) 韓芸青，調查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未發表，引載於陸國香，山西票莊之今昔，民族四卷三期（民二十五年三月）。

#### 第四章 山西票莊的派別和組織



山西票莊考略

九六

(註十七) 支那經濟全書 (同前) 頁五八〇。

(註十八) 范橋年 (同前) 頁五。

(註十九) 紀曉嵐 閱微草堂筆記 卷二十三 頁二〇。

(註二十) 佑尼干 中國政俗考略 (光緒三十二年上海廣學會) 頁四三一四四。 (China's Business Methods and Policy by Hon. T. R. Jenigan, Translated by Rev. Young J. Allen, 1906.)

(註二十一) 支那經濟全書 (同前) 頁五八五。

(註二十二) China-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1926 by Julian Arnold, p. 174.

(註二十三) 李宏齡 同舟忠告 散見各信。

##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研究山西票莊的營業，最好的辦法是從帳簿入手。如果能收集幾家，或十幾家的帳簿，愈多愈好，詳細分析各號逐年營業的數字，成績一定很有可觀。統計材料已付闕如，本章只能言其梗概。先來討論營業的勢力範圍，再述普通營業的狀態。

### 第一節 營業地域

票莊中人常說山西票莊遍天下。各號票莊的招牌，則寫「匯通各省。」「分號之多，日昇昌、天成亨、蔚泰厚、存益公、大德通、大德恆、志成信、協成乾爲最，皆三十餘處。俗云日昇昌匯通天上，蓋謂分號之多也。」（註一）日昇昌全盛時營業的地點，據北平該號經理所填的表，有太原、北京、天津、上海、湘潭、漢口、沙市、成都、重慶、長安、三原、汴梁、周口、道口、揚州、清江浦、杭州、蕪湖、南昌、廣州、桂林、梧州、南寧、

香港、常德、長沙等二十六處。平遙該號經理僅開十八處：漢口、北京、重慶、成都、汴梁、三原、上海、杭州、揚州、太原、香港、西安、廣州、桂林、梧州、天津、營口、濟南。後表所列營口和濟南，則未見前表，合共二十八處。連山西本省的分號算起來，則可得三十餘處。日昇昌營業範圍的廣大，於此可見。要是從各方面最遠的地點，來觀察山西票莊的勢力圈，則合盛元東至日本的大阪、神戶，蔚秦厚西達迪化，大盛川北至庫倫，大德恆南至廣東、香港，還有某某票莊經營南洋、新嘉坡和俄國莫斯科。山西票莊營業領域的廣大，為中國商業機關所罕見的事實。支那經濟全書登載一張山西票莊全國分號所在地一覽表，（註三）雖未註明調查年代，應係光緒年間全盛時的狀況。此表所列，票莊總號除外，分號共四百十四家，分佈於二十一行省（十八省加東三省）蒙古及新疆，計八十三個碼頭（票莊分號所在地，行話叫做「碼頭」）星羅棋佈，洋洋大觀。茲錄原表如左：

盛京省	
盛京省城	中興利
合盛元	大德玉
協成乾	存義恆
	大德恆
	大德通
	志成
	信蔚秦厚

北 京			天 津 府				吉 林 府	東 溝	營 口		錦 州 府
協 同 慶	福 盛 德	義 善 源	源 豐 潤	大 盛 川	永 泰 慶	日 昇 昌	存 義 公	合 盛 元	蔚 泰 厚	大 德 玉	大 德 玉
大 盛 川	恆 隆 光	源 豐 潤	三 普 源	協 成 乾	蔚 盛 長	協 同 慶			大 德 通	存 義 公	志 成 信
長 盛 川	大 德 通	裕 源 永	福 成 德	大 德 恆	中 興 和	蔚 泰 厚			中 興 和	志 成 信	
百 川 通	大 德 恆	公 昇 慶	長 慎 湧	志 成 信	新 泰 厚	協 同 信				長 盛 川	
新 泰 厚	大 美 玉	公 合 全		大 德 通	存 義 公	蔚 長 厚				合 盛 元	
永 泰 慶	大 德 玉	合 盛 元		大 德 玉	百 川 通	乾 盛 亨				大 德 恆	
三 晉 源	協 同 信	天 德 隆		大 美 玉	合 盛 元	蔚 豐 厚				協 成 乾	

蘇州府	江蘇省	怡克圖	庫倫	泊頭	興化鎮	張家口			通州	保定府		
						大德通	中興和	福成德			州長盛川	日昇昌
協成乾		恆隆光	恆隆光	長盛川	長慎湧		大德恆	協同慶			義成謙	蔚長厚
蔚長厚				大盛川	大盛川		裕源永	大盛川			中興和	蔚盛長
志成信				存義公	義成謙		恆裕隆	大美玉				蔚豐厚
蔚盛長				裕源永	長成川		長慎湧	大德玉				協成乾
協同慶							恆隆光	長盛川				志一堂
日昇昌							存義公	志成信				日昇昌
蔚泰厚												

附蒙古地方一帶

濟南府	新泰	厚大	德通	天成	亨									
	山東省													
	正陽	大德	通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介休縣	絳州	運城縣	解州	忻州	太谷縣				太原縣		周村	赤峯縣
					乾成亨	大德恆	百川通	大美玉	新泰厚	乾盛亨		
協同慶	志成信	志成信	協同慶	長慎湧	大德恆	恆隆光	新泰厚	大盛川	日昇昌	大德通		
永泰發	蔚泰厚	乾盛亨	志成信	存義公	協同慶	長慎湧	大德玉	義成謙	協同慶	天成亨		
蔚豐厚	協同慶	蔚豐厚	乾盛亨	志成信	日昇昌	蔚豐厚	長盛川	存義公	裕源永			
蔚泰厚	乾盛亨		蔚泰厚	大盛川	福成德	恆義隆	志成信	蔚泰厚	永恆義			
大德亨				大德恆	存義公	大盛川	永泰發	百川通	長慎湧			
乾盛亨					中興和	裕源永	協成乾		志成信			

山西省

歸化城	曲沃縣	祁縣			交城	河口	大同府	汾陽縣	平遙縣		壽陽縣	文水	預蘭鎮
		大德恆	長盛川	協同慶					大盛川	蔚豐厚			
大美玉	協同慶	乾盛亨	大盛川	永泰發	蔚長厚	蔚盛厚	蔚長厚	蔚長厚	蔚長厚	蔚長厚	蔚長厚	蔚長厚	蔚長厚
大德玉	志信成	中興和	新泰厚	裕源永			大盛川	大盛川	大盛川	大盛川	大盛川	大盛川	大盛川
義成謙	乾盛亨	存義公	福成德	蔚豐泰			長盛川	長盛川	長盛川	長盛川	長盛川	長盛川	長盛川
大德恆	蔚泰厚	大德通	蔚泰永	合盛元			長順湧	長順湧	長順湧	長順湧	長順湧	長順湧	長順湧
大盛川	天盛亨		蔚泰永	長慎湧									
恆義隆			三晉源	百川通									
裕源永			日昇昌										



		河南省																			
		開封府		日昇昌		存義公		乾盛亨		大德恆		合盛元		協同慶		新泰厚					
		禹州																			
		周家口		新泰厚		乾盛亨		存義公		協同慶		大德恆		日昇昌		大德通					
		孟縣		大德恆		存義公															
		道口		大德恆																	
		清化		大德恆																	
		懷慶府		大德恆																	
		陝西省																			
		西安府		日昇昌		協同慶		新泰厚		合盛元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百川通		大德通		天成亨		蔚泰厚													
三原縣		新泰厚		百川通		蔚泰厚		蔚豐厚		日昇昌		協同慶		蔚長厚							

															蔚盛長	大德	通天	成亨
	漢中府	協同慶																
甘肅省																		
蘭州府	蔚豐厚	協同慶	天成亨															
寧夏府	協同慶																	
涼州府	蔚豐厚	協同慶	天成亨															
甘州府	協同慶	天成厚																
肅州府	蔚豐厚	天成亨																
附新疆																		
迪化府	蔚豐厚	蔚成亨																
福建省																		
福州府	蔚長厚	新泰厚	蔚泰厚	蔚盛長														
廈門	協同慶	蔚長厚	蔚盛長	新泰厚	蔚泰厚													
浙江省																		

長沙府	湖南省	沙市	漢口				武昌府	江西省	南昌府	杭州府					
			新泰厚	大德恆	三晉源	大盛川(?)					蔚盛長	永泰發	大德恆	三晉源	蔚盛長
			日昇昌	大德通	長盛川	天成亨					乾盛亨	新泰厚	三晉源	蔚盛長	蔚盛長
		蔚豐厚	蔚盛長	中興和		日昇昌	蔚泰厚				蔚長厚	蔚長厚			
		新泰厚	乾盛亨	蔚豐厚		長盛川	大德通				百川通	蔚長厚	新豐厚		
		大德恆	存義公	蔚泰厚		合盛元	蔚豐厚				志成信	蔚長厚	新泰厚		
		協同慶	協同慶	蔚長厚		存義公	協成乾				大德玉	蔚長厚			
		乾盛亨	永泰發	百川通		大盛川	中興和				協同慶	蔚長厚			
		蔚豐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蔚豐厚			

潮州府	廣 州 府	廣 東 省	萬 縣	重 慶 府	成 都 府	四 川 省	常 德 府	湘 潭 縣	蔚泰厚																				
									百川通	日昇昌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蔚豐厚	蔚長厚	蔚盛長

汕	頭	百川通	蔚泰厚					
廣西省								
梧州	府	百川通	昇昌	新泰厚				
桂林	府	日昇昌	新泰厚	百川通				
雲南省								
雲南	府	百川通						
貴州省								
貴陽	府	百川通						
補遺								
豐	鎮	福成	德裕	源永	長慎	湧恆	義隆	
餘	鎮	長盛	川					

(表中有義善源、天順祥、源豐潤等外省票莊，誤為西幫，還有幾個字號，恐怕是錢莊。)

細閱上表，從營業的地點看來，有幾點引起我們的注意。雲南和貴州是百川通獨佔。陝西和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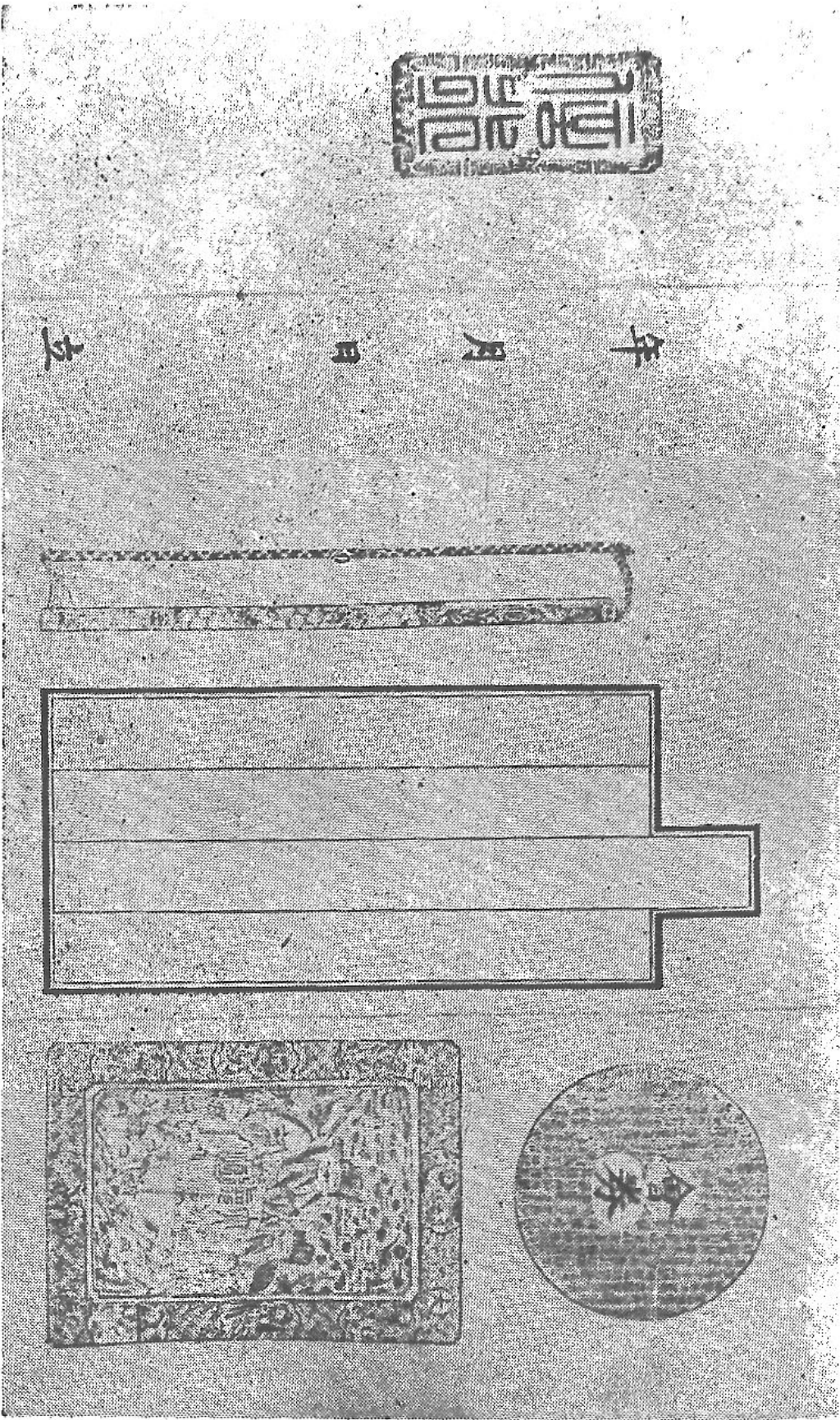
疆差不多是蔚豐厚、協同慶、天成亨三家均分。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和重慶，是票莊營業最繁盛的地方，這幾個地方的票莊分號，自十六家起多至三十一家。廣州只有九家，廈門五家，福州四家，這三個南方的大城的分號，不如歸化、張家口、營口、盛京、西安、沙市、長沙、成都等處之多。可見山西票莊的勢力範圍在北不在南，盛於東北、西北、黃河及長江流域；南部比較的不重要。

據調查所得的材料，關於平、祁、太三幫的勢力範圍有三種說法。甲說：「票莊開始的時候，各幫的營業地點有顯然的區別。平幫的營業，在正西、西北和長江；祁幫在平津和東北；太幫在廣東和長江。後來因為營業發達，有利益的碼頭，各號競設分號，固有的區域，無法維持。這種混合的局面，是從光緒十幾年起的。」乙說：「平幫首創票莊，既屬綢緞業及顏料業，所以勢力範圍，是在長江一帶及正西和西北。祁幫為茶葉莊改的，所以營業多在正北和東北。太幫後起，則向極南，廣東發展。北京、天津為各莊並立的地方。」丙說：「票莊營業的地域，起初平遙幫以正西和西南為主要，兼及各處。祁縣幫則以東北和西北為主要，兼及各處。太谷幫則以兩廣等省為主要，兼及各處。後來各號互相競爭，凡商務重要的地點，大家都要開設分莊，久則沒有區域的分別了。」這三種答案，大同小異，互相

補充，可以大略說明平、祁、太三幫票莊營業地域的分合演進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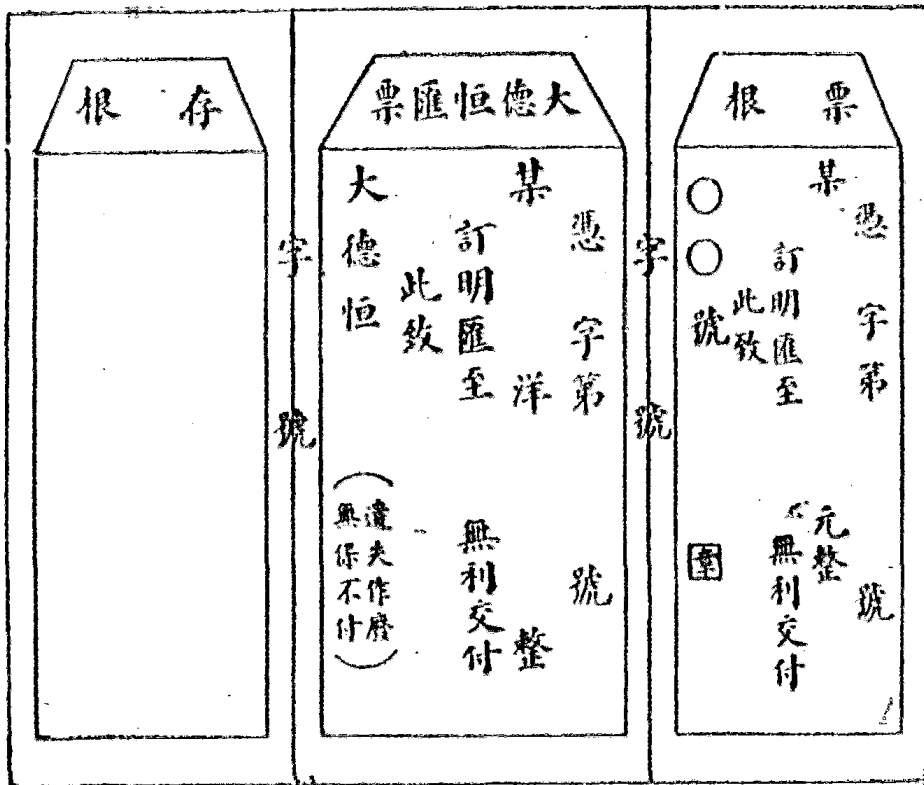
## 第二節 營業種類

甲、匯兌 山西票莊亦稱匯兌莊，顧名思義，即知其營業以匯兌爲主體，存款及放款居於次要地位。山西票莊初起的時候，是利便商人的一種金融組織，後來逐漸改變營業性質，幾乎變成官用的機關。匯兌一項，專做匯解各省市的各項稅收協款，代領代發各軍隊衙署的餉項薪水。匯兌的方法分爲五種：（一）票匯，普通匯款以票匯爲最多數。由票莊開匯票一紙，交給匯款人，匯款人將匯票寄給受票人，受票人可拿票向該分號領款。匯票樣式，舊式用會券（見圖四）現仍合用，內容甚爲簡單。新式的三聯單（見圖五）一聯由票莊寄分號，一聯給匯款人寄給受票人，一聯去號存根。寫匯票時多用記名式，但所記的名字與原匯款人的名字，不一定相同，所以雖是記名，而等於無記名，憑票付款，並不認人。（二）信匯，匯款人（子）將款項交給（甲）票莊（子）寫信給受票人（丑）（甲）寫信給分號或聯號（乙）（丑）持信向（乙）取款，但必有保，並須由（丑）出領款收條付給（乙）（乙）將





單聯三票匯式新(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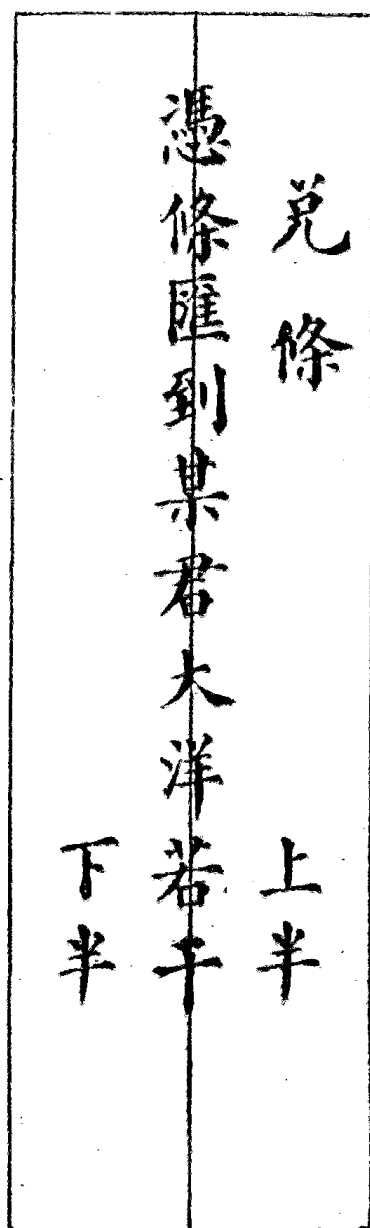
此條由匯票莊寄至  
連號

此條由匯款人寄至  
受匯人

此條去號存根

收條寄回給(甲)(甲)收作存根。信匯匯費比較便宜，匯款人多半是熟識的商號或個人，各以信關照，不至錯誤。(三)兌條(子)匯款給(丑)，將款交給票莊，由票莊寫條一紙(見圖六)自中間撕開，

### 條兌(六圖)



上半付(子)，下半由莊寄給聯號(乙)(子)將上半兌條寄給(丑)(丑)持兌條至(乙)，相對取款，概不用保。(四)電匯，多為緊急需款，匯費較貴，電報常用票莊自編的密碼，日期平色數目，均能以一二字代替，頗為簡捷。(五)旅行會券，舊式匯票，還有一種匯法，很像旅行券，(甲)欲從北京到上海，將一千兩交給北京的票莊，由票莊開付會券，當時說明路上所要經過的某某處票莊。北京的票莊將會券的人名或字號書面通知聯號。(甲)起身到天津提五百兩，即可向該票莊聯號提款，由聯號在會

券上註明提取及下存的數目。(甲)走到濟南再提二百兩，最後到上海又至該聯號提取三百兩，會券即由上海的票莊收回。

匯票兌款的期間，沒有一定，由匯款人隨意定規，有即票和期票的分別。即票，見票就得付款；期票，照票上所寫的見票後多少天兌款。大約以即票爲原則，以期票爲例外。票莊對於遲兌期票，非係確實信用的人，不得受理，因爲乙地遲兌，則甲地也必遲若干日纔交款。且遲期匯票到了乙地，可以當作現款交付貨價，並不貼現損失，即能流通無礙。所以這種匯票，常是限定於各大商賈。此外還有逆匯辦法，即甲地票莊先付款給匯款人，以後向乙地收款，這種匯兌，不是平常辦法，除信用卓著的商家外，概不受理。又從交款的日期而論，先交匯款，爲前期匯票，匯水減去利息。後交匯款，爲後期匯票，匯水加上利息。兩地相交，以到爲期，叫做對交，沒有利息，祇有匯水。

票莊的匯費沒有固定的額數，由顧客與票莊面商而定。匯水的大小，往往因人而異，看與票莊的關係如何。平常計算匯費，則以兩地平色的高下，期口的淡旺，月息的大小，路途的遠近等，爲估定的標準。普通時候，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兩僅需二三兩的匯水，若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每千

兩的匯水達二三十兩，時或高至七八十兩。新疆每千兩匯水達多至百兩。三幫之中，平幫的匯水，往往比祁太兩幫略低。每年各地公私款項往來甚多，匯費便成爲票莊的重要收入。

從前中國各地銀兩平色不統一，至爲複雜。而票號又特立平色，各號不同，自成一個系統，各地分號的秤，都以總號的秤爲標準。票莊收入銀塊時，常常借口成色不足，故意貶抑其價格，有的取巧於秤砣的大小，而減輕其分量。匯款人以所受的損失甚微，多不計較，積少成多，出入頻繁，長年計算起來，票莊所得的利益很大。由銀兩成色的折合所得的利益，有時駕乎匯水之上。因爲平色的計算是票莊方面獨斷，匯水可以商量，票莊既得平色的利益，對於主顧，也樂意減低匯水，藉以籠絡，而匯款人的心理，正復相同，既付平色的差異，對於匯水，都往往欲講價以輕擔負。

銀兩平色既然是票莊重要的業務，票莊人員對於各地平色的差異，非極嫻熟不可。自學徒起卽須背誦平碼。茲錄清末及現行匯兌平碼各一種，以示各地平色的複雜性，並觀三十年前後銀兩變動的大勢。

甲 清末山西票莊匯兌表（註三）

要把通用各地的銀兩比較，是種極難的事體。山西匯兌莊在清代算是辦理各地匯兌的事業，對於各地銀兩之『平』和『成色』素稱諳熟。現在把其比較表列如左：

註 註表係以上海公砵平九八紋銀爲標準。上海公砵平與上海曹平比較，每百兩少二錢六分九八紋銀則等於九一六·三分之二；其和曹平銀之比例爲九二八·九對九三一·五；其二七·五寶之九百三十一兩五錢等於上海九八規銀一千兩；其二七寶九百三十一兩五錢等於上海九八規銀一千兩。

省	名地	名平	名寶	名比	申公砵 一百兩	上海九八規銀 每千兩之相等數
直隸	北京	市平	十足	小	一·五〇	
同	同	同	同	同	二·一〇	
同	天津	二兩庫平	化寶	小	三·一〇	
同	同	同	同	同	一·八二	一〇五四·四〇
同	同	京二兩半	同	小	四·一〇	一〇三〇·五〇
同	同	錢平	同	小	一·八〇	一〇五九·五〇
同	同	糧平	同	小	〇·三〇	一〇六八·五〇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同	同	同	山西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山東	同
潞安州	平陽府	太原	歸化城	同	同	芝罘	周村	同	同	東昌	濟南府	張家口
同	錢	谷公	錢	同	公估	采曹	鎮周	貨	市	錢	濟	東
	平足	平鏡	平足	白	平	平足	錢	平	平	平	錢	錢
	寶銀	寶銀	寶銀	銀	同	銀	平足寶紋銀	同	同	週行寶銀	寶銀	銀
		小										大
		〇·六〇										二·一四
一〇六五·五〇	一〇六六·〇〇	一〇七九·九〇	一〇九二·〇〇	一〇四六·一〇	一〇七二·〇〇	一〇五七·〇〇	一一〇三·〇〇	一〇七六·五〇	一〇九三·五〇	一〇七一·五〇	一〇八〇·〇〇	一〇九八·五〇

同	同	同	同	湖北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河南	同	同
同	漢口	老河口	沙州府	襄陽城	南陽鎮	懷慶府	道口鎮	同	周家村	同	開封府	同	太原府
花平	九八五平	河錢平	沙錢平	樊城平	歸錢平	潞根平	道錢平	口北平	日南平	同	汴錢平	錢平	公平
		老寶	荆沙老銀	老寶銀	足寶銀	寶銀	同	足銀	同	同	足寶銀		鏡寶銀
小	小				大							大	
一·二〇	一·八〇				二·七二							二·一四	
			一〇五〇·〇〇	一〇五〇·五〇	一〇四七·一〇	一〇八四·四〇	一〇八七·〇〇	一〇八〇·〇〇	一〇七八·〇〇		一〇七五·〇〇		一〇七九·九〇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安	同	同	同	江	同	同	同	湖	同	同	同	同
敵安	景德鎮	同	河口鎮	四南昌府	湘	常	湘	南長沙府	同	同	同	同
慶皖	九三八平	錢平	老河平	九三八平	江街市平	德常錢平	潭湘平平	錢平	估平九八六	庫平	洋例平	花平
平二七寶			足銀寶	足紋銀	票	市九紋九銀七	市九紋九銀五	用項銀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小
		〇・〇二				〇・一四	一・八九	一・七二	一・七〇	一・九七	一・七〇	一・二〇
一〇七四・〇〇〇			一〇七一・〇〇〇	一〇七一・〇〇〇	一〇六六・〇〇〇	一〇七五・〇〇〇	一〇五二・五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二七・八五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廣	西	桂林	府	公	砵	平	足		銀			一〇四七·五〇〇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花		銀			一〇一二·〇〇〇
同	梧	州	筏	竹	棹	平		同				一〇八八·五〇〇
廣	西	南	甯	廟		平	花		錢			一〇八八·五〇〇
雲	南	雲	南	市		平	解	綻	銀			一〇五六·〇〇〇
貴	州	貴	陽	府	錢	平	票	色	銀			一〇六五·〇〇〇
同	同	同	同	市	費	平		同				一〇六八·〇〇〇
同	同	同	同	平				同				一〇八六·六〇〇
甘	肅	蘭	州	府	蘭	錢	平	足	銀			一〇五四·〇〇〇
同	涼	州	涼	銀	平	飢	腰	足				一〇五四·〇〇〇
同	甘	州	甘	銀	平	足			銀			一〇六七·五〇〇
四	川	成	都	九	七	川	平	票	銀	大		一〇五三·五〇〇
同	重	慶	渝	川	平			同				一〇五一·五〇〇

新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疆	天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迪	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化	天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府	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州	平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平	足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足	寶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紋	銀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銀	小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一·三〇	〇·五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五五·七〇〇	一〇五八·〇〇〇	一〇七三·五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一〇五六·〇〇〇

乙 大德通現行匯兌平碼

周村 保安街滋厚福內 村錢平大三兩 週行平大三兩

週行足寶銀又有宗卜帳銀每千掉現加水三兩不等利與京同週行錢與濟同

西口 大南街通順店內 城錢平六兩

週行兌七八銀點個兒現銀借貸是扣白銀四標遲一月付利週行錢行頂銀務破

包頭 寓通和長內 包平大以兩

週行現錢借貸利實利不扣隨本到週行錢行頂錢項文

東口 口錢平大以兩

週行足寶銀又有一宗卜帳銀每千換現銀加水一兩不等借貸利扣白銀閏月不算長期利隨本

到短期利遲一標付週行錢與祁同

行兩口錢平足寶銀頂申公法規銀效兩

行兩申公法規銀頂口錢平足寶銀效兩

奉天 小西關十字街南胡同天元堂內

奉天小以兩

週行平小以兩

週行現抗錦寶銀效扣

足銀利與京同出借貸十兩頂行兩須利比計兩即是尾銀

晉省 省大平大以兩 紅封平大以兩 大庫平大以兩 街市平小以兩 週行足寶銀滿加利

寶銀利隨本到標期比谷前五天

祁縣 小東街路北 祁公平小以兩 祁庫平大以兩

週行竟寶銀出借貸利毛銀是扣紋銀以已去色利隨本到四標付利俱遲一標付滿加利銀不扣以已去色利隨本到

汗爾中公砵規銀頂郝公平竟寶銀 文補 劉補

汗爾郝公平竟寶銀頂中公砵規銀 文補 劉補

京都 寓前門外打磨廠 京公砵平小 文補 京市平小 文補 京週行平小 文補 京哺平小

文補 京厘平小 文補

齊民國二年因銀色低次遂將銀色改名公議十足比足紋銀每千高色銀 文補 如遇京地收項即可書公議十足銀前週行足紋銀又有宗松江銀是扣足銀即是鏤銀是若地面週行之松江銀每千比足紋銀次色 文補 之譜實利不扣利隨本到週行錢汗頂郝錢佰文每合京錢數每百 文補 上折除多少按銀盤幾分歸之合問

天津 法界二十五號路天祥市場忠厚里

津公砵平小 兩  
西公砵平小 兩  
津老錢平小 兩

津行平小 兩  
津週行平小 兩  
新錢平小 兩

老津行平小 兩  
新行平小 兩

週行頭白錠二白錠化寶銀成色 兩  
文扣足銀利與京同週行錢 兩  
頂那錢 兩  
文又有宗番紙銀

上海 自來水橋三和里 兩  
申公砵平小 兩

豆規平小 兩  
關漕平小 兩  
週行平小 兩

週行豆規銀 兩  
文扣足銀週行借貸與京式週行洋錢重 兩  
週行錢價 兩

漢口 特別第三區洞庭街 兩  
豫昌公司 兩  
平小 兩  
平小 兩  
漢錢平小 兩  
漢佔平小

喃 洋例平小 兩  
漢漕平小 兩

週行估寶銀下爐足紋銀又一樣洋例銀 兩  
文扣足銀又有宗它紋銀比估寶錢錯一色三估寶銀即算

十足色利與京同週行銀錢價 兩

濟南 館驛街雍和里 兩  
濟平小 兩

週行足寶銀利與京同週行錢行頂祚錢循文

忻縣 忻市平小三兩 週行足寶銀借貸實利不扣以二去色隨本到滿加利隨本到標期比谷

前十天過週行錢與祚同

宗艾 艾平大以兩 艾會平大以兩 週行雜竟寶銀

文水 文公平小一兩 文市平小一兩

太谷 谷公平小一兩 週行竟寶銀借貸利是寶銀此標利再一標前一月付利冬標年終付利滿加

利不扣以二去色

平遙 平市平小一兩 週行無色寶銀借貸利不扣係紋銀以口去色四標付利遲一月付滿加利

不扣利隨本到

行新行平化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10% 千 10% 千

行申公砵規銀頂新行平紀寶銀 10% 千 10% 千

仟兩老錢  
|平化寶銀頂  
|申公砵規銀  
1080文  
千兩

仟兩申公砵規銀  
|老錢平紀寶銀  
81文  
百兩

仟兩新錢  
|平化寶銀頂  
|申公砵規銀  
1080文  
千兩

仟兩申公砵規銀  
|頂新錢平化寶銀  
81文  
百兩

仟兩洋例平洋例銀  
|頂申公砵規銀  
1080文  
千兩

仟兩申公砵規銀  
|頂洋例平洋例銀  
81文  
百兩

仟兩洋例平估寶銀  
|頂公公砵規銀  
1080文  
千兩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洋例平估寶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漢錢平洋例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漢錢平洋例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漢錢平估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申公砵寶銀頂漢錢平估寶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濟平足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濟平足寶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村錢平足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 10 兩  
百 兩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村錢平足寶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城錢平現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城錢平現寶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京公砵足紋銀頂申公砵規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京公砵足紋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京埋平足紋銀頂申公砵規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申公砵規銀頂京埋平足紋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仟兩	京埋平松江銀頂申公砵規銀	10	文	10	文	10	文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山西票莊考略

千兩申公砵規銀頂京壘平松江銀  
文百兩

千兩津公砵化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百兩

千兩申公砵規銀頂津公砵化寶銀  
文百兩

千兩西公砵化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百兩

千兩申公砵規銀頂西公砵化寶銀  
文百兩

千兩京公砵松江銀頂申公砵規銀  
文百兩

千兩申公砵規銀頂京公砵松江銀  
文百兩

仟兩京市平足紋銀頂申公砵規銀 108138  
千兩

仟兩申公砵規銀頂京市平足紋銀 文81一1  
百兩

仟兩京市平松江銀頂申公砵規銀 104042  
千兩

仟兩申公砵規銀頂京市平松江銀 文1081  
百兩

仟兩京市平松江銀頂申公砵規銀 100文18  
千兩

仟兩申公砵規銀頂京市平松江銀 文044  
百兩

仟兩老行平化寶銀頂申公砵規銀 108008  
千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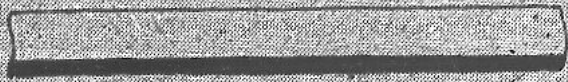
乙、存款放款 山西票莊的匯兌，以公款為主體，其存款亦然，二者有密切的關係。戶部銀行以前，清朝沒有國家銀行，所有公款，在京則存國庫，在省則存藩庫。票莊老板與官僚結交私情，便將公款暫存票莊，不得行息。官署所以願意將公款寄存票莊，一則以其資本充實，沒有危險，再則以其匯兌敏捷，一到解款時，一紙公文，則可辦妥，官吏私人所得的利益，自然是不小。票莊方面得着這種不付利息的大宗公款，源源而來，可以轉借而生厚利，可以調劑市面金融。雙方互利，歷久不替。後因戶部銀行成立及各省官銀號盛行，地方公款不由票莊經理，票莊營業損失甚鉅。

官吏存款，也是一種大宗營業。官僚和貴族的私蓄，多存票莊，存款時，由票莊給憑摺一本，利息按月計算，利息往往微小，較錢莊為低，自二三釐至四釐。平幫存款的利息總不過三釐，其他二幫則普通各給三四釐，有時也給過四釐半的，長期存款，可至八釐為止。存款時期，分活期及定期兩種。活期存款，隨時可以支取。定期存款，以三個月，或一年為期。存款人的存單叫做藉券（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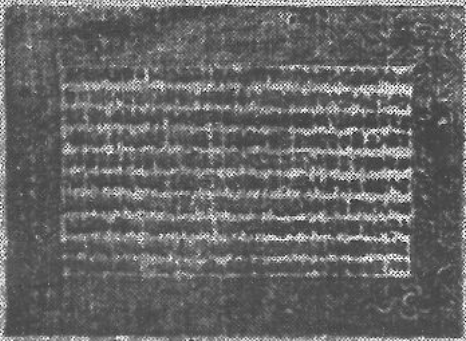
放款的對象以錢莊、官吏及殷實鋪戶為多，小商號及個人向不交易。利息按月計算，自六七釐至一分，期限自三個月至六個月。平幫放款普通五六釐，很少超過七釐，祁太兩幫總在七八釐至一

信 行

年 月 日 友



藉 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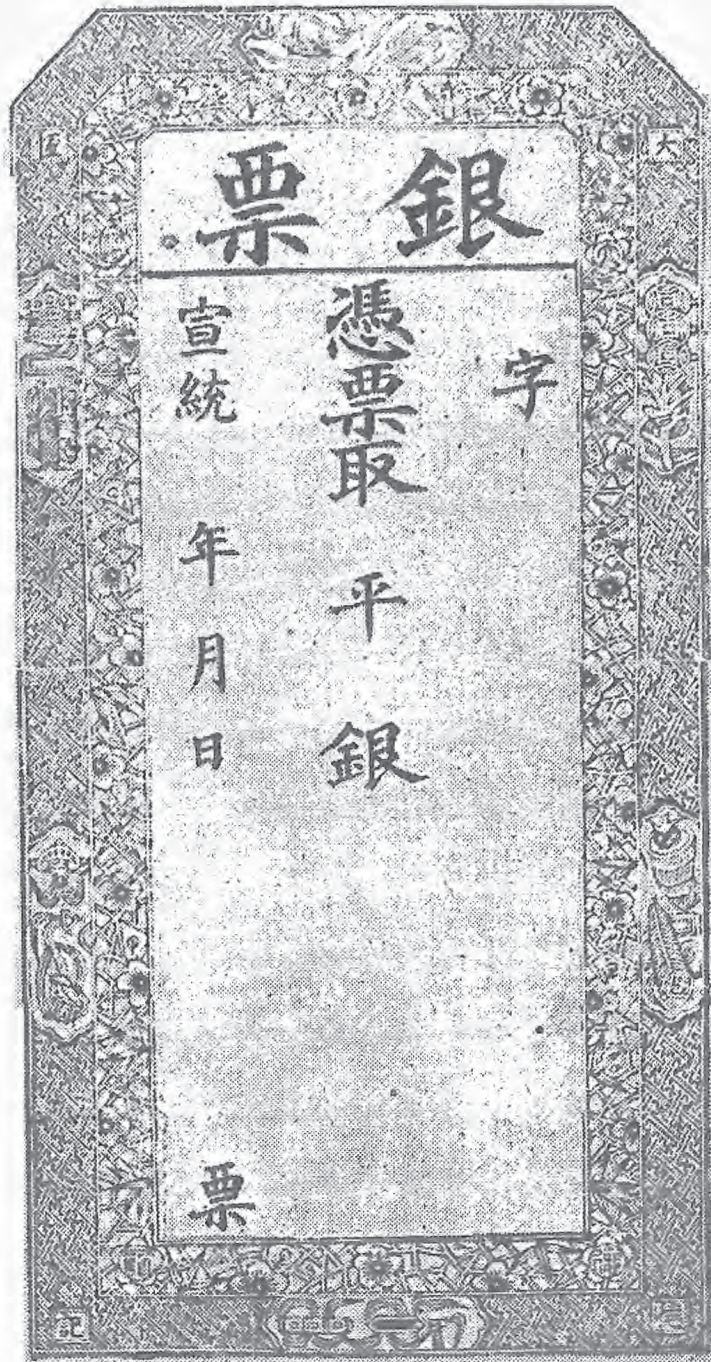
分之間。放款時立定借據，只憑信用，不收抵押。票莊平常放款目的，不圖厚利，但求穩妥與活動，最忌冒險與遲滯。至於官吏放款，因有特殊關係，自然例外通融。

票莊存放款項，與匯兌一樣，沒有一定章程，利息因人而異，由票莊與主顧面商。且各地利息也不一致，在東北地方，月利常在七分上下，北京最少，天津比北京較多。存放的方針，則有所謂「北存南放」政策，吸收北京的存款，在南方放借。

丙、小票及其他營業 票莊發行一種臨時便條，叫做小票，形式比現時鈔票稍大，傍邊有花紋（圖八）憑票付款，並不記名。小票以北京分號發行爲最多，其他各地較少，不過零星小數，隨出隨兌。北京小票自京平足銀十兩起至五十、一百、一千兩爲止。這種小票出入於權貴之門，一經內眷收藏，常有至三五年十數年不來兌現，其信用可知。范椿年先生計算北京票莊每號發行小票流通總額，自一二十萬起至五六十萬不等。（註四）據外人記載，一九一四年春天，山西票莊十四家共發紙票三千五百萬兩。（註五）後者的數字比前者大得多，以范君每家最高的數目六十萬爲標準，用他所舉二十六家合算起來，也不過一千五百萬兩而已，與外人所舉的數字，相差幾倍。然不論如何，山

山西票莊發行一二千萬兩的紙票，已經是很可觀了。

票莊營業除了匯兌及存放款外，有時尙兼營辦貨爲副業。例如漢口日昇昌兼賣銅絲，以示不





忘本，其他票莊遇有款項堆積時，也常買辦貨物，以資調劑而多獲利，這也是山西商人的本色。

### 第三節 票莊代匯公款的舉例

山西票莊甚廢時候起首經營國庫及藩庫，除了傳聞之外，我們還沒有找到實據。但同治初年票莊代解京餉已經盛行，這是毫無疑義的。同治三年（一八六四）謝膺禧京餉宜解實銀疏：「臣見近來各省解部之款，每以道路多警爲詞，率用銀號會票，乃從前未有之事，號商辦理既熟，難保不與庫中吏役丁匠交通舞弊。」（註六）這個時候票莊的勢力已經膨脹，不是京官奏疏所能禁止。但是西北方面，到同治六年（一八六七）票莊尙未健全發達，因爲左宗棠西征的款項，票莊不能代匯。據左宗棠奏稿：「臣所借洋商銀兩，以山西票商無可匯兌，逐批轉運，計九月內，尙難到齊。」（註七）又「而山西解州票商，因晉省河防戒嚴，不敢承諾。」（註八）同治以後公款匯兌，多由票莊承辦，一直到宣統末年。

山西票莊的營業，既然以公款爲中心，則公款數字的研究，至爲重要。每年山西票莊全體所領

存的公款有多少，這種帳目，現在還無法尋找。幸而票莊代匯公款的數字，略有材料可以研究。我們從諭摺彙存（註九）及華制存考（註十）一千三百三十冊所載，逐目各省解款，不論輸送中央，或寄往他省，凡注明由票莊經手者，一一摘錄，自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起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止，共二十一年，每年總數，合計如左：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	二、〇三五、二五五兩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	七、一一六、三五二兩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	二、七七八、四四八兩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	八、六六七、六三四兩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	七、五九二、四一一兩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	七、六〇七、六四二兩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	七、八七六、三六二兩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	五、七〇四、四六一兩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	一〇、三三五、二三五兩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	三、〇〇八、二二七兩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	二、七六七、七三一兩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	二〇、四六八、三六六兩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	一九、二四六、〇二九兩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	一三、六一二、二二三兩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	一〇、六四五、九七五兩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	一二、三四五、九七五兩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	六、三七二、四四六兩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	二、六七六、八六五兩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一、九七五、七五四兩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	六九二、七二五兩

宣統三年（一九一〇）

一、一八六、六一〇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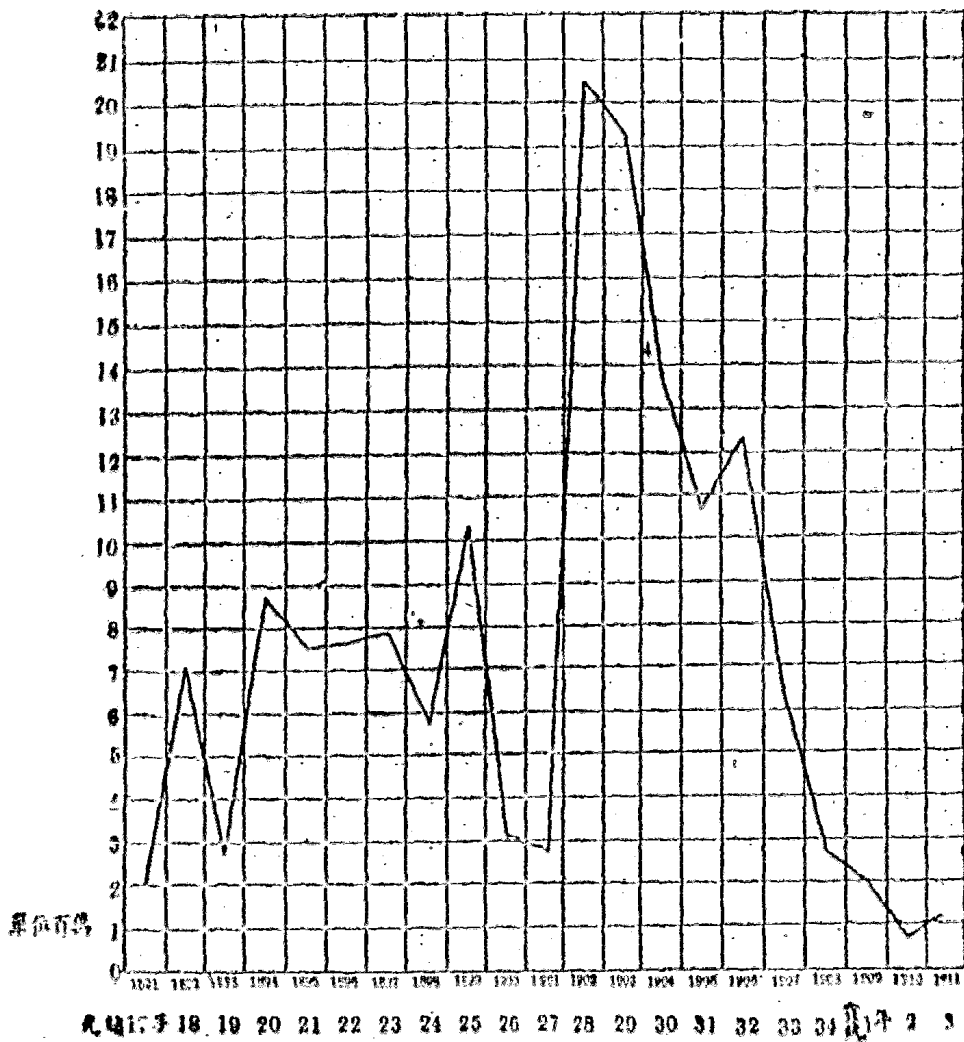
以上二十一年總共

一五四、七一一、六五四兩

{諭摺} {彙存} 和 {華制} {存考} 所存的數字，雖然未必完全，且有少數款項，係與官銀號，或銀行合匯的，但可以看出一個大概的情形。我們第一個印象是這二十一年中，山西票莊所代匯的公款，每年變動很大，沒有一定的規則（參閱統計圖表）。但是光緒二十六、二十七兩年，因為拳匪之亂，是個非常時期，不能代表票莊營業的常態。但話得說回來，倘使沒有辛丑賠款，光緒二十八和二十九年的匯款，一定不會那麼多。三十三年以後的衰落，可以解釋是受戶部銀行的影響。第二個印象是每年公款由票莊代匯的，非常之多，最好的時候，到過二千萬兩，平常也有幾百萬兩。平均每年有七百多萬。

我們要研究這二十一年中，各家票莊每年匯款的比較，無法進行。因為一次匯款，有時由二三家票莊合辦，有時六七家，每家分攤多少，不能分開計算。不但如此，有時山西票莊與外省票莊合匯，有時票莊與錢莊或銀行聯合承匯，那就更難分析了。甚至有時只寫商號，各商號、號商、銀錢號或票

山西票莊考略



號，沒有注明字號。有字號可稽者，計有山西幫、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日昇昌、百川通、志成信、協成乾、協同慶、協和信、蔚豐厚、天成亨、蔚盛長、三晉源、大德通、合盛元、大德恆、乾盛亨等十七家；非山西幫，源豐潤、天順祥、存義公、義善源等四家，合計二十一家。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以後官銀號、錢莊和銀行與票莊競爭承匯公款，逐漸厲害。浙江一省的公款，幾乎盡為裕通銀號及各錢莊所奪。江西的款項，差不多是江西官銀號一手包辦。安徽的銀號，也是重要。通商銀行頗佔勢力，後來大清銀行、交通銀行也加入競爭。招商局、釐捐總局、官錢局，也往往代匯公款。除了這些機關代匯之外，各省直接派委員解餉，還是常有的事情。

#### 第四節 營業和獲利的估計

因為缺乏統計數字，山西票莊的營業和獲利，無法研究。現在就我們所知道的，做一個很籠統的估計。支那經濟全書估計山西票莊三十三家的資本總數為三千三百萬兩，（註十二）譯本改為整數，號稱四千萬兩內外，（註十三）每家資本是以一百萬兩計算。這一百萬兩若做原先的資本論，未

免過多，若做全盛時「統事」與原先資本合算，則相差不遠。各號存款的總數，據晉商盛衰記，多者七八百萬兩，少者二三百萬兩。（註十三）范椿年的數字稍大，多者至千萬，八九百萬，少亦三四百萬。（註十四）我們試以每家平均五百萬為標準，以三十家計算，全體存款總數，則有一萬五千萬兩。各號所發小票總額，試以二千萬兩計算。資本總數估定為三千萬兩。以上山西票莊的資本、存款、紙票三項合計約共二萬萬兩的資產。每年營業總數，據調查說，好的時候，大的票莊，若日昇昌、大德通等每家總在一千萬兩以上，淡的年頭，也有幾百萬兩。根據第三節所引諭摺彙存的數字，票莊代匯公款，最好的年頭，全體共有二千多萬兩，大的幾個票莊，或者可以分得幾百萬兩；小的票莊，恐怕只有幾十萬。壞的年頭，全體僅匯一二百萬，則大的票莊，似可得幾十萬，小的生意就很清淡了。這樣，大的票莊每年匯公款幾百萬，加上存款幾百萬及其他商款等，一年有一千萬以上的營業是不難的。壞的年頭，幾百萬的營業，似也可能。假定十家大的票莊，每年營業自幾百萬至一千多萬；二十家小的，折半計算。全體票莊的營業總數，自幾千萬至幾萬萬。

票莊獲利的估計，比較營業倍覺困難。晉商盛衰記說：「故每至年終獲利，三幫合計，共有五百

萬兩之多』(註十五)范椿年計算『大帳總結，以每股紅利一萬兩至一萬五六千兩者爲最多數，少者亦六七八千兩。查票號銀股人力股每家均在三四十股與五六十股之間，獲利總額須在一百萬兩左右，方得如此開紅。』(註十六)晉商盛衰記也說每股分紅二萬兩。此數係純利，除過各碼頭的應酬、衣食及一切揮霍等費，若並此計算，則各家獲利當不止此。從這兩種記載看來，若每屆大帳結算，純利一百萬兩，以四年均分，則每年二十五萬兩。一百萬兩的資本，三四年間，可得一百萬兩的純利。但據李宏齡的信札，光緒三十年左右，蔚豐厚結帳獲利甚小，僅有六萬八千兩，每年不過一萬七千兩而已，與每年二十五萬的目標相差太遠。天成亨結帳較多七萬，也不過十三萬八千兩，每年三萬四千餘兩。(註十七)可見所謂每屆純利一百萬，不是普遍的現象。而晉商三幫每年五百萬的純利，大半是幾個大票莊所壟斷。這是指好的年頭而言，若是壞的年頭，則每年每家的純利，幾千兩或更少，也是有的。

### 第五節 票莊營業的考核



山西票莊營業的地域如此廣大，每年所做的買賣如此繁多，而其組織又是中央集權，則各地分號與總號的來往帳目及信札，一定是很重要的。查票莊的帳簿多至十幾種：（一）萬金帳，內有東夥開辦時的合同，及股利的分配等。（二）保薦帳，莊內各夥友的保單。（三）路俱帳，登記分號夥友回家行李等帳。（四）規帳，記載票莊營業共同規則，與各地銀兩平色，及票莊一般應守的規則等。（五）底帳，凡營業上的事實，一概記載於底帳，以便稽查。（六）流水帳，借貸匯款雜使以及匯費利息等項，並與各莊來往匯款，不分種類都過流水帳。（七）老帳或總帳，就流水分類記載。（八）匯兌帳。（九）存款帳。（十）放款帳。（十一）現銀錢帳，不論出入何種款項，如動現銀時，概歸現帳。（十二）浮帳，浮存（即活期存款）支出，則不過流水而歸浮帳，不抄老帳以省手續。（十三）各地往來總帳，記載各地分設票莊，往來匯兌的帳目。（十四）本埠往來總帳，記載本埠錢莊及各商家往來帳目。（十五）月清，每月清算的帳目。（十六）年清或年總，每年清算的帳目。上列各種帳目，各號名稱不一。（五）底帳與（十一）銀帳，或者是相同，（七）老帳，似乎是各種總帳的集合名詞。

范椿年先生論票莊舊式帳簿的可靠程度說，「票號帳簿，原屬一種舊式簿記，但其組織之完

備，登記之詳密，亦可稱爲舊複式簿記。總號除本總號應有之營業各帳外，尙有各分號之營業報告，亦分別記帳。每月有月清冊，迨到決算帳期（大概齊十月底者居多），以月清而統造年清，決無絲毫錯誤。以當彼時，各地平碼之繁雜，銀色之差異，而到決算時期，統以本平本色（即本號資本之平色本位）折合入帳，曾無發生錯訛。舊簿記由總帳而轉入分類，亦猶新簿記由分類而轉入總帳，形式雖不同，而其理則一也。」（註十八）

關於票莊清理帳目的時期，在碼頭則以月半或月底計算，但在山西總號所在地，則以標期爲限。查標期係由蒙古包頭定來的。票莊以前，茶商卽有標期。一年分春標、夏標、秋標、冬標四次，每標由商家公議一日爲期。例如民國二十三年（我們調查的時候），祁縣的標期如下，春標三月十二日，夏標六月二十七日，秋標九月十七日，冬標十一月十五日。祁縣的標期，比太谷晚五天，太谷的標期，較太原晚五天，平遙的標期，與祁縣相同。每年如此，商家可在甲地清理債務之後，順便到乙丙各地，連續進行，甚爲方便。總號考核分號的第二種方法是信札往來。

「票號所用信札，分爲正報、復報、附報、敘事四項。正報者，報告本號直接對某分號營業之事項。

復報者，報告本號前次直接對某分號之營業事項。附報者，對其他分號報告本號與某分號間之各種營業事項。敘事者，於報告營業之末尾，再另起稿敘述本處近日市面商務之情狀，及一切其他事務。條分縷析，一目了然，亦堪爲舊商業信札之一種模範也。」（註十九）

營業的考核，有時由總號委派北京總理，視察各碼頭，報告人員的得失，和業務的情形。山西總號的總經理，有時也來北京接洽，但是親身出巡其他各地分號，就很罕見。財東對於票莊的營業，不加過問，惟年終查閱總帳（據說不大懂得），以評功過，三四年大帳結算時，聽取總理報告，一味嘉獎而已。

（註一）晉商盛衰記，頁一。

（註二）支那經濟全書第三輯第五編。

（註三）第一回支那年鑑，東亞同文會，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東京。

（註四）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七。

（註五）Chapters and Documents on Chinese National Banking, by R. O. Hall, p. 5

（註六）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四。

- (註七) 左宗棠奏稿卷二十二,頁五七。
- (註八) 左宗棠奏稿卷二十三,頁一二。
- (註九) 諭摺彙存,自光緒十七年至三十四年。
- (註十) 華制存考,自宣統元年三年。
- (註十一) 支那經濟全書第三輯第五編,頁五六二。
- (註十二) 中國經濟全書第八冊第十八編,頁一〇六。
- (註十三) 晉商盛衰記,頁一三。
- (註十四) 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六。
- (註十五) 晉商盛衰記,頁一二。
- (註十六) 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八。
- (註十七) 李宏齡,同舟忠告,頁五三。
- (註十八) 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頁五。
- (註十九) 同上,頁五一六。

## 第六章 山西票莊對外的關係

山西票莊因爲營業上的需要，與各種政治經濟機關發生密切的關係。本章把關係比較繁雜的，如官吏錢莊和洋商等分別討論，其他機關若銀行、票局、信局等合併爲一節。

### 第一節 票莊與政府官僚

外人稱山西票莊爲中國第一個「國家銀行」(註一)不是說票莊是國營的，乃是指票莊代理國庫而言。無疑的，山西票莊與政府發生很密切的關係，不但代匯公帑，而且代存公款，代收捐稅。然而政府對於票莊，卻無嚴密的管理，除了新開辦時領取部帖外，一切都是很自由的，不加干涉。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開始取締京外票莊，戶部籌餉摺，匯兌號商入資給帖項下說：「惟京外各處富商，分設匯兌票號，毫無交官之款，憑空罔利，坐擁厚資。即以錢鋪而論，查刑部定例不准私設，私自

出票，如違，照律治罪，律有明條。乃近來票莊紛紛任意添設，全無限制。奸商設爲騙局，始則鋪張揚厲，繼則侵蝕關隘，流弊滋多。上年胡光墉所開阜康及胡通裕票號，倒欠公私款項極多，尤爲可惡。嗣後京外匯兌票號，應令請領部帖，以便稽查。如有匯兌票號，由地方官查明實係富商，責令各票號出具連環保結，申請承領部帖，方准匯兌紳民私款。每號每年應令納貼課銀六百兩。各省於前一年八月以前，造具簡明清冊，將商人姓名、籍貫及開設票號在何州縣，互結商人姓名，一併詳細開註，派員赴部請領部票……如無部帖私自開設，卽照私自開設錢鋪論罪。」（註三）「得旨允行。」細觀戶部這張疏，屢提「京外」票號，「毫無交官之款」，「方准匯兌紳民私款」等語，應該是取締京外、外省票號，所舉阜康及胡通裕兩號，均非山西幫。似乎光緒初年有不少的外省票號，經營私款，與山西幫經營公款，分野並立。這類「野雞」票莊，貽害甚大，乃引起戶部的深切注意。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皇帝變法，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名曰「昭信股票」，因爲風氣未開，應募的人很少，乃改爲攤派。凡是票莊，按碼頭的多少，分領公債。不攤領公債的，雖作匯兌業，則不能稱爲票莊。票莊的名稱，到此纔確定。這次澄清了一些不成樣子的小匯兌店。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度支部釐定銀行例則，第十二條「以前各處商設票莊、銀號、錢莊等各項貿易。凡有銀行性質，即宜遵守此項例則。其遵例註冊者，度支部即優加保護。其未註冊者，統限三年，均應一體註冊。儻限滿仍未註冊者，不得再行經理匯兌，存放一切官款。」（註三）這是清末政府「保護」票莊的法令。

票莊對於清末收回路礦運動，有相當貢獻。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山西紳商要求政府向福公司贖礦，款項由票莊代墊。嚴慎修先生述此事的經過如下：「余嘗聞友人言，當晉人購礦於福公司時，約定贖款二百七十五萬兩。其時庫款無餘，所依賴者，全屬票商。交款之日，福公司暗託與有往來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票莊。而票莊當日不動聲色，不爽時刻，純然以彼外國銀行所周轉之票相交付。於此，外商固驚訝不置，而晉商金融界活動之力若何，亦可以觀矣。」（註四）

民國以後票莊已經衰落，和政府沒有甚麼關係。民國二三年間，票莊向政府請願救濟，雖然沒有結果，但袁世凱始終不忘情於票莊。民國四春天，政府頒佈中國銀行用人的條例，（註五）規定容納票莊人員的辦法。這是政府對票莊最後的幫忙。

山西票莊因經營公款而獲大利，調查所及，都說從前票莊對於政府無繳納甚麼稅捐。晚近纔有營業稅，按資本千分之五計算，還有山西省所得稅一種，係以攤派為原則，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們對這種答覆，十分懷疑。支那經濟全書說到山西票莊領取部帖時，須交納稅金。從光緒十年戶部那個疏看來，外省的票莊，每年須納六百兩，豈有山西票莊不必納稅之理？艾約瑟《中國的銀行與物價》謂匯兌莊每年須納一千兩，方准營業，頗近情理。（註六）

瓦格爾氏翻覆討論山西票莊發行紙票與政府頗有關係。政府一面贊助票莊，因而信用大著，分號遍滿全國，所有公款現銀，儘先存寄票莊，一面利用票莊推銷大量紙幣。票莊小心謹慎，不願意徒作政府的工具，乃隨時到處，吸收現銀，藉以維持信用。（註七）馬寅初先生附和其說。（註八）此事自表面上看來，似頗有理，但我們知道，票莊除小票之外，並無其他流通市面的紙幣。小票集中於北京，總數一二千萬兩，多存內眷，似非有計劃的間接代替政府推行紙幣的樣子。且滿清政府，鑑於元明的覆轍，對於紙幣政策，格外小心，似無利用票莊代發紙幣的嫌疑。

麥士尼的華英會通論山西票莊與清代存亡的關係，妙不可言。據說太平天國的時候，政府受



外患及內亂的影響，財政破產，幸得山西票莊的資助，這應該早亡的清朝，賴以延長半世紀。清朝自嘉慶迫害教士教民，應該滅亡，好在准許山西票莊幾種特殊權利，因得苟延殘喘。（註九）提起嘉慶，大概是附會票莊起於嘉慶的傳聞。洪楊之亂，山西票莊資助政府，確有其事，但是沒有麥氏所說的，那麼厲害。據張文襄奏稿說：『自咸豐軍興以來，各省被擾，而晉省驟貧。然三十年來徵兵轉餉，率以晉爲大宗。官斯土者，從非救人，悉索敝賦，以應四方之求，甚至減成兵精，又停兩季，藩司印券，借貸票商，以供協餉。』（註十）山西票莊對政府這樣幫忙，難怪清朝中葉以來公款的收解，盡在票莊手裏。

以上所說的，都是山西票莊與政府機關上的關係。票莊與官僚私下的交結，更多趣聞。現在擇其比較重要者，摘錄幾則，以資研究。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爲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另說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慶親王和粵海關督不止一家票莊招攬。票莊經理有時與督撫往來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趨，雖調任亦與之同行，如大德通的高經理追隨趙爾巽，趙往東省，高

則在東省，趙來北京，高則同來，趙放四川，高就到四川，大德通簡直是趙爾巽的庫房。達官貴人攀結得住，票莊當然獲利不少。可是交官有時也不容易，祁幫打算進入廣東分肥，收解藩庫和運庫的款項，前後運動三次，花錢不少，方克成功。

外省解部款項，樂意由票莊代辦，此中也自有他特殊的理由存在。各省官吏自己直接向北京戶部度支部解款，庫內必有若干挑剔，其中手續繁雜，所提的門包，也往往不恰當。票莊上結尙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所以交款無阻，各省皆恃票莊爲解款的捷徑。票莊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十二月二十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兩三輛轎車，專拉門包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單奉送。票莊結交王公大人，多在相公下處，相公下處的酒席，非常講究，招待殷勤，屋內佈置也甚精緻。因爲妓館爲下級的交際場，高位者不肯涉足，所以結交大官必以相公下處做媒介。

票莊交官的技倆，無微不至。各省士子入都應試，沿途川資，概由票莊匯兌。川資不足，可向票號借款。對於有銜無職的官員，如果有相當希望，靠得住的人，票莊也喜歡墊款，替他運動差事。既放外

官，而無旅費赴任者，也由票莊先墊。寒儒窮官感激票莊濟急，一旦發達，則公私款項必皆存於票莊。清末捐官風氣甚盛，票莊代替生員及富家子弟在京運動捐功名。票莊經理走熟衙府，手續敏捷，因此獲利頗多。

官僚樂意拉攏票莊，自然是圖個人的私利。他們以公款存儲票莊，好做私下的人情。個人的私款，賄賂的橫財，自然是以存入票莊為最相宜。因為票莊與官吏有密切的關係，私人款項，可以代守秘密，如遇查抄處分，決定不敢實告，所以官僚很喜歡利用票莊，朋比為奸。

清代的小說有幾部譏笑山西票莊的勢利，寫得淋漓盡致。我佛山人的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且說這票號生意，專代人家匯劃銀錢，及寄頓銀錢的。凡是這些票號，都是西幫所開。這裏頭的人，最勢利，只要你有二錢銀子，存在他那裏，他見了你時，便老爺咧！大人咧！叫得應天響。你若是欠上他一釐銀子，他向你討起來，你沒得還他，看他那副面目，就是你反叫他老爺大人，他也不理你呢。』往下就寫荷觀察要把自己的兒媳婦，送給制臺做姨太太，向票莊借一萬兩做嫁妝，票莊的掌櫃多祝三如何奉承巴結。（註十一）官場現形記也有一段寫票莊代匯賄賂的款項到京城。（註十二）

我們再從同升忠告舉幾個實例罷，事雖只關蔚豐厚一家，然而可以推想一般的情形。張麟閣放川北道，出京挪借二千兩，票莊不敢寫利。戶部尚書趙次山從前在湖南曾爲票莊追還欠款，後來在京號用銀二千兩，未便立券索利。甘督升吉甫用票莊三千兩銀，未便索兌費及利息，希望他在蘭州照應。蘇州提學使毛實君在蘇向票莊借款未還，後來升做甘肅藩臺，西行時候，又向票莊借巨款，票莊恭維於前，不得冷淡於後。四川舉辦川漢鐵路，余子厚太史做路上總辦，因爲素來與蔚豐厚來往，將各處集捐的銀股，都存票莊，每年收款約在五六百萬左右，利益不少。（註十三）左宗棠征西的時候，因軍餉困難，也曾向蘭州票號借過四萬兩，向陝西票號借二十萬兩。（註十四）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他各票莊與官僚互相利用的情形，大致相同。

山西票莊既然以走官場爲能事，所以北京及各省會的經理，必得用文雅幹練的人，方能勝任。老闆與督撫及各部官員來往，進府走部，必須穿戴頂翎袍褂，因此經理有不少是舉貢生員，有時總號替分號老板捐官，以便行走，並且任意揮霍以博得長官的歡心，希望包攬生意。晉商盛衰記述一段故事如下：「昔有某君，爲某票莊分號老板（按係平遙邱泰基歷任日昇昌四川湖南陝西各分

莊老板，聰明幹練，都雅宜人，到處官坊往來，大有飲醇自醉之風。惟天性豪爽，不吝小費，起居衣食，亦備極講究。忌之者以奢侈說於總號長。號長曰：某之奢，吾豈不知。然每年結利之多，他人皆不伊若。須知伊之奢，非奢也，其意實爲號事計耳。蓋不如此，則交遊不廣，官路不通，而利微矣。如伊之奢，又何害也。請退，勿言。聞者皆謂號長知人而善任。而票莊老板，各號中如此人者，尙多多也。」（註十五）清代票莊老板的奢侈浪費，於此可見一斑。

票莊發展到光緒年間，完全走到官場裏去，失卻原來商業金融機關的性質。利用公款，資本擴大，墊款於先，把持稅收於後，自此捲入腐敗的政治漩渦。當時票莊有一個先覺者渠楚南的父親，他在票莊最盛的時候，將股本全數提出，有人問他爲甚麼這樣子做，他說：「有勝必有敗。」再問，就答應說：「走錯路了！」傳聞如此，姑誌之。

## 第二節 票莊與錢莊

山西票莊與錢莊的關係，純粹是一種商業上的來往。五口通商以後，中國商業發生重大的變

化，因為各地金融紊亂，以兌換銀錢為中心的錢莊，形成重要的機關。起初錢莊的資本薄弱，須向票莊借貸。票莊樂意養育錢莊，藉以容納各地的公款。錢莊依賴票莊作為後盾，可以取得民間信用，便於經營各種事業。瓦格爾謂十九世紀末葉，錢莊得着票莊代為證明信用可靠之後，聲價十倍，即可為所欲為。（註十六）

票莊與錢莊的性質、組織和營業不同，不但並行不背，且可互相利益。錢莊的性質是兌換，票莊是匯兌。錢莊的營業範圍，只限定於本地方，外埠不設分店；票莊的分號徧滿全國。錢莊發達之後，勢力範圍以長江以南為中心，票莊則以黃河流域為大本營，兼及長江一帶。錢莊營業的種類，也與票莊不衝突。票莊代理國庫省庫，錢莊包攬道庫縣庫。票莊的存款以官款為大宗，放款只借給錢莊、官吏及殷實商家。錢莊的存放款，則以一般商人為對象。錢莊做貼現、兌換、買賣金銀、交換票據等等，票莊均未兼及。票莊交結官吏，發行紙幣，錢莊注重社會信用，不發紙幣。這是票莊與錢莊，互相分野，互相銜接的地方。（註十七）票莊集中全力經營各地及各省往來的匯兌，把有關地方性質的營業，逐漸讓與錢莊。在幾個地方，票莊總號或分號，委託鄰近殷實的錢莊為代理處，最重要的是錢莊的資

本經過長久時間，幾乎完全依靠票莊供給。票莊與錢莊的關係，密切如此。後來因為對外貿易發達，錢莊的資本可以從外國銀行轉借。官吏圖謀自己的利益，有時也將公款存放錢莊。票莊供給資本的獨佔局面，由是打破。且錢莊勢力，逐漸擴充於長江及華南一帶，兼營內外商業資金的通融及匯兌，漸漸凌駕票莊之上。

### 第三節 票莊與對外貿易

瓦格爾氏敘述山西票莊與對外貿易的關係頗詳，茲據其書，節譯數節。鴉片戰爭（一八四二）以前，我國對外貿易祇限定於廣州一埠。洋貨必須先運至廣州然後分發各地；華商的出口貨物，也是一樣的集中該埠。山西或湖北的華商，欲買洋貨，須攜帶現銀到廣州，以換取貨物，極為不便。洋商欲購茶絲，必須運現到其出產地，也是十分困難。所以對外貿易，利用山西票莊，經營匯兌，是必然的趨勢。

茲舉一例，說明洋商與票莊的關係。假如東印度公司要在上海賣一百擔生絲，委託廣州行商

代辦，行商付款給本地錢莊，叫他們代送至上海，交付與行商的代理人，以便就近買絲。本地錢莊因為在上海沒有分號，乃轉託在廣州的山西票莊分號，令其將款匯往上海。廣州的山西票莊，即行通知上海的山西票莊，上海的山西票莊得訊之後，即囑上海錢莊交付現款與廣東洋商所指定的駐滬代理人，以便購絲寄回廣州。山西票莊所取的匯費，極為便宜，只有三釐而已。但實際上並沒有現款轉運，否則運費當在二三分以上。其所以能如是者，則用兩方相抵的辦法。當東印度公司在上海買絲時，也在九江賣呢，一面須送銀到上海買絲，一面須在九江售呢取款。乃由山西票莊做個媒介，款項不必自廣州送上海，或自九江送到廣州，因為這三個地方都有山西票莊，如果兩邊的款項數目相等，即可對抵兩清，如不相等，即由上海與九江清算，或留待下次買賣再算。對外貿易的款項，由山西票莊代辦，至為便利。

起初對外貿易的匯兌，純由山西票莊包辦，錢莊尚未加入。後來因為錢莊的勢力膨脹，票莊劃清界限，以本地營業歸與錢莊，票莊專做各區間，或省與省的生意。這種平分辦法，經過五十年而不改，票莊與錢莊，均獲大利。因為對外貿易的進步，本地商人很需要錢莊供給資金及辦理其他事項。



各地款項往來日益繁多，山西票莊更是絕對需要的。二者互相提攜，共營斯業。（註十八）

#### 第四節 票莊與其他機關

除了上述的政府官僚、錢莊和洋商之外，有幾種機關，若鑾局、銀行、信局、郵政等，與山西票莊都有相當的關係，不過沒有那麼複雜就是了。鑾局的起源頗早，清初復盛，因為清朝鑑於宋、元、明各代濫發紙幣，遺害無窮，乃採取鑄錢不印鈔的政策，各地轉運銀錢，非靠鑾局不可，鑾局遂風行一時。有人說山西鑾局（按晉人寫鑾局，概作標；疑係另種組織。）信用卓著，乾隆時候用兵四川，因為運輸困難，山西鑾局乃同政府商量，一面將北京要運到四川的餉款，交與在京商人，一面將四川的商款，交給當地軍隊，由標局仲介，兩地撥兌，不必運現。撥兌既興，匯兌繼起。（註十九）卻不知有何證據。我們知道匯兌早就有了，不是乾隆時代纔承繼鑾局撥兌而起的。票莊發達以後，鑾局受影響甚大，但未完全消滅。據老於票莊營業的人說，票莊兩地清算時候，如有長短，必需運現，則歸鑾局辦理，這種生意恐怕不多罷。

銀行與票莊的關係，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國家銀行及外國銀行吸收國庫和私人存款，影響山西票莊的營業，至深且鉅，票莊的先覺，主張改組銀行失敗，此處不必重提。民初政府令中國銀行安置票莊的人員，結果有一部的人，先後轉入該行服務。以外尚有一般票莊青年經理分散在各地辦理銀號銀行。……光緒三十四年有天成亨之經理賈輔臣、霍克謙氏承辦四川之瀘川源銀號。宣統元年繼有日昇昌之經理王靖夫，及蔚長厚之經理范元茂氏，承辦廣西之廣西銀行。辦理期間，均著成效，無奈政局變幻，影響隨之，瀘川源銀號於民國二年爲川人收回，廣西銀行亦於民國十年爲政局所拖累而收歇。至若民四五年魏某之承辦湖南裕湘銀行，及宋某之承辦福建銀行，均於短期時間即隨政潮以消滅。（註二十）現在的中央銀行，福建漳州分行主任范椿年先生，也是票莊的老經理。此外應該還有幾個人，分散各銀行服務。山西票莊辦理匯兌的經驗，對於近代銀行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貢獻。

爐房、信局、郵政與票莊的關係較爲疏遠。票莊領取大宗公款，一時不能放出去，暫存爐房。各地分號，有時資金週轉不靈，也會向爐房借款。票莊與爐房往來款項，爲期很短，概無利息。信局與票莊

來往甚密，有時也兼營匯兌，款項不足時，則託票莊墊付，兩相合作。郵政創辦於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初辦時候，信用未孚，票莊利用郵政的方便，匯兌增加迅速。光緒末年，郵政取締信局甚嚴，號信專足，被扣留半個月，信局罰款了事。此後票莊信件改由郵局掛號遞寄。郵政辦理匯兌妥善，漸得民間信仰，奪取票莊一部分的營業。

山西票莊以餘資間接經營當舖及印子錢借貸，勢力不小，黃河及長江流域，常有他們的足跡。大有中國的猶太人的意味。

辛亥革命以後，山西票莊倒閉，信局也被郵政排擠不能立足。從前山西票莊一手包辦全國的匯兌業，遂由新式銀行、郵局、錢莊、銀號、匯兌莊、堆棧業、轉運公司等分頭承辦。（註二十二）

從上面這幾節看來，山西票莊與各種政治經濟機關的關係，至為複雜，而最密切的，還是官僚，簡直有相依為命的氣概。難怪革命一起，官僚覆亡，山西票莊也就一敗塗地。

（註一） Chapters and Documents on Chinese National Banking, by R. O. Hall, p. 3.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卷六十七，頁七、一二。

- (註三) 大清新法令第二函第十册，頁七四(上)第六類財政銀行，銀行通行則例，宣統元年，上海商務。
- (註四) 晉商盛衰記書後，頁二。
- (註五) 北京日報，民國四年四月八日，晉商盛衰記，頁五。
- (註六) 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by J. Edkins, p. 2.
- (註七) 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by S. R. Wajel, pp. 155-156.
- (註八) 馬寅初講演集第二册，頁一八〇—一八一。
- (註九) Mesn's Chinese Miscellany, vol. III, 1896, p. 434.
- (註十) 張文襄奏稿卷四，頁五，光緒八年。
- (註十一) 吳沃堯，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卷七，第八十八回—八十九回。
- (註十二)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第四十六回。
- (註十三) 散見於李宏齡，同舟忠告。
- (註十四) 左文襄公全集年譜卷九，頁一四。
- (註十五) 晉商盛衰記，頁一四，又山西太原商業專門學校，商業雜誌，調查山西票莊商務記。
- (註十六) 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by Wajel, pp. 156-157.
- (註十七) 廣畑茂，支那貨幣史錢莊考，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三五。
- (註十八) 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pp. 159-162.

山西票莊考略

一六四

馬寅初講演集，頁一八二—一八二三，又廣畑茂，支那貨幣史錢莊考，頁三〇九—三一〇，馬抄，廣抄，馬。

(註十九) 衛聚賢，山西票莊之起源，中央銀行月刊第四卷第六號，民二十四，六月。

(註二十) 范椿年，山西票莊之組織及沿革，頁九。

(註二十一) 曲殿元，中國之金融與匯兌，頁一二三—一三四，(民國十九年，上海大東。)

## 第七章 結語

我們研究山西票莊的結果，可以了解人本位主義（personalism）在中國舊有的政治經濟組織的作用。財東信任總經理的人格，以全盤的生意委託他，給他絕對自由，而不過問。總經理對於分號經理，也是如此。政府和社會對票莊的信任，是信任他們個人的信用。票莊經理所以能拉攏公款，因為他們與官僚個人的關係。放款不收抵押，概重個人的信用。匯款的匯費，存放款項的利息，都是因人而異。所以山西票莊不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都是尚人，因人而存在，因人而發達，因人而沒落。這種人本主義是山西票莊的一大特色。

道光以後的中國，受着西洋通商的影響，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引起劇烈的變動。惟獨山西票莊處於變動的怒潮之中，中流砥柱，屹然不變。人們常說山西票莊的失敗，是因為墨守繩法，不敢改革。殊不知山西票莊所以能支持一百多年的壽命，也就在守舊不變，不變則根本不至動搖，保

存自己的系統。清末民初，大勢已去，山西票莊幾次提倡改革，而沒有一次實現。這種至死不變，故底守舊的精神，不能不令人驚訝。

山西票莊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也可以自豪了。一種經濟制度經過這麼長的壽命，也應該消滅。以山西票莊那麼守舊的人員，若不滅亡，再讓他們支配民國以後的中國經濟，恐怕就要變做莫大的障礙了。山西票莊的沒落，本不足惜，我們所認為可惜的，是沒有一本山西票莊史，來表彰他們這麼偉大的事業。

## 附錄一 論材料

山西票莊材料的貧乏，達於極點。本書所根據的資料，一部分是從實地調查得來的，參閱附錄二，調查表。關於歷史上的種種傳說，所引用的書，俱見各章附註，此處不必贅述。最奇怪的是山西省志，太原、祁縣、平遙及太谷的地方志，沒有一字提到票莊。近人關於山西票莊的文字，散見於各種雜誌及金融書籍很多，分論於後：

### 甲 中文

(一) 李宏齡，同舟忠告 民六，太原石印本，頁七六。重要的原料，外間很少看見。李氏在蔚豐厚票莊任職五十幾年，民六因為票莊失敗，把他從前給總號報告業務的信札發表。我們希望現存的票莊遺老，能效法李氏公佈各號通訊，以資研究。



(二) 山西票莊成敗記 民六，平遙石印本。也是一本原料，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改組銀行運動，京都三幫及各地分號致山西總號的函牘，賴以保全。李宏齡序，很有價值。末附古陶市隱先生票莊協同慶始末記歌功頌德，內容空泛。

(三) 晉商盛衰記 一名晉人生計研究錄 頁九—一六，民十二太原。太原商業專門學校調查，雖非原料，頗有價值，有一部分的材料，似是取材於(二)李序。

(四) 調查山西票莊商務記 商業雜誌，太原商專，內容與(三)大同小異。

(五) 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 范椿年，中央銀行月報四卷一號，民二十四，上海。范君任票莊經理多年，所見獨到，除了幾點與其他記載或傳聞略有出入外，不失為一篇好材料。希望范君能將票莊的信札公佈，嘉惠士林。

(六) 山西票莊盛衰之調查 中外經濟週刊 一一九號，民十四年七月四日。上半似出自晉商盛衰記。下半係實地調查的。此文流傳甚廣，截到現在，已經有幾篇雷同的論文出來。

(七) 山西票號盛衰之始末 申報，上海，民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標明山西通訊，實在是全

抄(六),一字不改。

(八) 山西票號之盛衰始末記 許崇添, 交通銀行 五卷一號, 交通銀行 民二十三, 上海。全抄  
(六) 或轉抄(七)。

(九) 山西票號之興替史 錢業月報六卷二號, 上海, 民十五年三月, 聲明根據(六)。

(十) 山西票莊在今昔經濟之地位 秦省如, 錢業月報 十五卷七號, 民二十四。

(十一) 記山西票號 東海氏, 上海銀行週報 七八號。

(十二) 票號錢莊在經濟上之勢力消長觀 王奎元, 銀行月刊 三卷三號, 民十二年三月, 北京。

(十三) 清稗類鈔 徐珂, 第十七冊, 頁六九—七二, 山西票號, 民六, 上海商務。

(十四) 中國年鑑 第一回, 頁八—二一八—一四, 山西票號, 民十三, 上海商務。

(十五) 吾國銀行業歷史上之色彩 馬寅初演講集第二集, 頁一八〇—一八三, 民十四, 上海

商務。論山西票莊的起源等, 似抄(二十九)瓦氏的書。

(十六) 中國經濟全書 賀鵬冕譯, 第八冊十八編, 頁九九—一七一, 山西票莊, 與日文略有增

減，宣統二年。

(十七) 山西票莊之今昔 陸國香，民族第四卷第三期，民二十五年三月。有一部分是實地調查的材料。

(十八) 調查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 韓芸青，未發表手抄稿(十七)，引載數則，有一段和晉商相同，也有新的材料，希望韓君發表。

(十九) 論票號前途之危機及其救濟方法 阮鈞，山西商業雜誌，第一年第九號，民八九月(十七)，引載。

(二十) 最近之五十年 上海申報館，民十二張一，五十年來國事叢譚，內有一段記山西票莊的掌故。

(二十一) 山西票號之起源 衛聚賢，中央銀行月報第四卷第六期，民二十四年六月。

(二十二) 上海金融組織概要 楊蔭溥，頁八二—九六，第三章上海之票號。

(二十三) 中國之金融與匯兌 曲殿元，頁一一八—一二二及頁一四七—一四八，論天津票

莊。民十九，上海。

(二十四) 中國政俗考略 佑尼干著。林樂知、任申甫譯，第五章，論中國銀號，頁四二—四四，光緒三十二年，上海。

乙 日文

(二十五) 支那經濟全書 第三輯，第五編，山西票莊，頁五五三—六三一，東亞同文會編，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

(二十六) 支那半月刊 六卷七號，頁一六一—一九九號，頁一六一—一八，山西票莊，大正四年（一九一五）

(二十七) 支那年鑑 第一回，東亞同文會，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內有山西資產家一覽表及山西票莊一覽表。

(二十八) 支那年鑑 第四回，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內有山西票莊一覽表。

(二十九) 支那金融機關 頁四六七—四七一, 票莊,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 東亞同文會。

(三十) 支那研究叢書 第八卷, 支那的金融, 頁三四—三九, 票莊, 大正七年(一九一八), 東亞實進社。

(三十一) 支那經濟通說 頁六〇六—六〇七, 第五節, 票莊,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 東亞經濟研究會。

(三十二) 大支那大系 長野朗, 長永義正, 財政經濟篇, 頁二六八—二七七, 又頁四五三—四五四, 第二節, 票莊,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

(三十三) 支那政治地理誌 下卷, 東亞同文書院, 木村欣一教授, 頁四九〇—四九四, 第九章第五節, 票莊。

(三十四) 支那の金融と通貨 井村薰雄, 頁一六九—一七七,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

(三十五) 支那貨幣史錢莊考 廣畑廣, 頁三〇五—三一三, 第三編第一章, 山西票莊,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

(三十六) 新支那 (雜誌) |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頁一六四, 金融界の霸, 山西票莊, 東亞同文會 (未見)。

(三十七) 山西省票號盛衰の始末 | 滿鐵調查月報第十二卷十二號, |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十二月, 譯自(七) 申報。

(三十八) 樽原陳政, 清國商況視察復命書 | 清末, 東京外務省抄本。

丙 英文

(三十九) S. R. Wigel-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 pp. 153-157, Shanghai, 1915.

(四十) J. Edkins-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p. 24, Shanghai, 1905.

(四十一) J. Edkins-Chinese Currency, p. 8, Shanghai, 1890.

(四十二) F. Otte-Banks and Banking in China,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 I, No. 3, March 1927. pp. 234-235.

(四十一) A Chapter in Chinese Banking History, The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Vol. VII, No. 230, July 18, 1925.

(四十二) 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 Vol. III, No. 51, p. 434, August, 12, 1899.

(四十三) China,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Edited by Julian Arnold, 1926, Washington, pp. 173-174.

(四十四) D. K. Lieu-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 pp. 41-46, 1927.

(四十五) R. O. Hall-Chapters and Documents of Chinese National Banking, pp. 3-7, 19, Shanghai.

(四十六) J. C. Ferguson-Notes on Chinese Banking System in Shanghai,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XVII, p. 55, 1905.

(四十九) The China Year Book, 1914, p. 422.

(五十)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35-36. Premier Issue, p. 1429.

日文材料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四種比較的有用處，(三十)說明革命後各地票莊的情形，也有價值；其餘的，或失之過短，或輾轉抄襲，無甚精彩。英文的書籍，更遜一籌，都是寥寥數語無關緊要。(二十九)瓦格爾這本書，本出於(四十)艾氏的著作，但因艾氏的書，知道的人不多，瓦氏的書流傳甚廣，又有中日幾個學者，或直接或間接師承其說，所以影響頗大。(四十六)劉大鈞的著作，票莊的材料是根據(六)而來的。

山西票莊材料貧乏，於此可見。希望此後，凡熟悉票莊的同志，不論一事一語，盡量發表，或糾正本書的錯誤，或補充本書所未言。如有賜教，請逕函北平燕京大學經濟學系，無任感激。



## 附錄二 山西票莊調查表

### 一 總問

1. 寶號名稱
2. 創辦 年 月
3. 創辦人姓名（東家與管事）
4. 現任總經理姓名
5. 總號設立地點
6. 分號及代辦處共有多少處及設立地點（現在）

分 號	地 點	名 稱	代 辦	處 地	點 名	稱
1.	8.		1.		8.	
2.	9.		2.		9.	
3.	10.		3.		10.	
4.	11.		4.		11.	
5.	12.		5.		12.	
6.	13.		6.		13.	
7.	14.		7.		14.	

7. 貴號在全盛時期分號及代辦有處多少處及設立地點

附錄二 山西票莊匯兌業

分	號	地	點	名	稱	代	辨	處	地	點	名	稱
1.			10.			1.			10.			
2.			11.			2.			11.			
3.			12.			3.			12.			
4.			13.			4.			13.			
5.			14.			5.			14.			
6.			15.			6.			15.			
7.			16.			7.			16.			
8.			17.			8.			17.			
9.			18.			9.			18.			

8.貴號屬於何幫

9.貴號兼營他業否

兼何種營業

## 二 資本

1. 貴號創辦時是獨資或是合資
2. 現在東家有無改變怎樣改變
3. 創辦時資本有多少
4. 全盛時期資本有多少
5. 現在資本有多少
6. 期間資本漲落之情形請略述之（注意庚子辛亥數年間之改變）

## 三 業務

1. 貴號營業全盛時期在於何年
2. 全盛原因何在請舉其要者言之

註：(一) 此問係根據貴號

1.
2.
3.
4.

3.近日營業較以往如何

4.原因何在(與上題相關)請舉其要者言之

1
2.
3.
4.

5.現在業務有幾種

(8)存款

一、往來存款

日利若干

二、定期存款(期分幾種每種利息若干)

(1)

(2)

(3)

(4)

三、存戶取息之手續如何

(b)放款

一、信用放款的手續如何

活期每千元日利多少

每百元日利多少

定期分幾種每種利息若干

(1)

(2)

(3) (4)

二、抵押放款的手續如何

活期每千元日利多少

每百元日利多少

定期分幾種每種利息若干

(1) (2)

(3) (4)

三、抵押品有幾種名稱

(1) (2)

(3) (4)

(c) 匯兌 (注意比較手續之繁簡及優劣)

一、同業對交的手續及匯水

- 二、 遲票的手續及匯水
  - 三、 兌條的手續及匯水
  - 四、 信匯的手續及匯水
  - 五、 匯票的手續及匯水
  - 六、 電匯的手續及匯水
  - 七、 其他匯兌方法
- (d) 其他業務
6. 辛亥革命對於業務有何種影響
  7. 沒有銀行以前票莊之業務與現今有何區別 (注意比現在多何種業務少何種業務)
  8. 有無營業時間                      何時
  9. 有無例假 (如星期日國慶等紀念日)



### 四 組織

1. 貴號有多位股東姓名
2. 股東大會開會的時期（幾年開一次）
3. 股東的責任是不是無限的
4. 總號之職員名稱及位數請順次告之

職 員 名 稱	位 數	掌 管 業 務	

5.分號職員名稱及位數請順次告知

職 員 名 稱	位	數	學 管 業 務

6.分號之職員是否由總號委用或由分號自聘

7.分號有無學徒

8.學徒有無師傅如何認師

9.學徒幾年為滿期

10.學徒有無鋪保及保薦人

11. 職員有無押金
12. 職員有無舞弊之情形若有如何處理
13. 職員陞轉之情形如何及考績之方法
14. 貴號職員是否皆有同鄉或親戚之關係無者有多少

## 五 待遇

1. 大帳多少日子結一次
2. 紅帳多少日子結一次
3. 紅利如何分配
4. 紅利共分多少股
5. 財神股有多少
6. 人力股有多少

7. 人力股如何分配

職 員 名 稱	吃 人 力 股 者 平	除 股 利 以 外 受 薪 者 干

8. 每股可分得多少錢

- (a.) 最好
- (b.) 平常
- (c.) 最壞

9. 職員如何取得吃人力股之資格
10. 股東除本金以外在本號有無特種存款      有多少
11. 特種存款有何功用
12. 特種存款有無利息
13. 職員休息例假多少日
14. 職員休息回家是否自備路費或由號供給
15. 受薪之職員多少日子領一次薪
16. 職員可否隨號攜眷      爲什麼
17. 貴號職員有無吃稿勞之時期      在何時期

## 六 會計

1. 貴號帳簿是否用新式簿記或舊式簿記

2.貴號有幾種帳簿

3.請將帳簿及內容順次告知

帳簿名稱	內容提要(注意帳簿彼此之關連)

4.分號帳簿多少日子結一次呈報總號

5.會計是否獨立

6.東家可否查帳 何時

七 對外之關係

1. 已往同業有無行會組織
2. 現在同業有無行會組織
3. 現在屬於何種商業公會
4. 同業間之代匯手續如何及如何付價
5. 總號向代辦處有無存款 存款有無利息
6. 總號向代辦處共存款若干
7. 代辦處代付匯款超過存款時是否徵收超過部分之利息徵收法如何計算
8. 代辦處可否代理總號存放款項
9. 總號如何酬勞代辦處
10. 代辦處怎樣取得資格
11. 票莊向政府納何種稅款每年納若干
12. 已往向政府納何種稅款每年納若干

注意以下四種時期

(a) 庚子以前

(b) 辛亥以前

(c) 民十七以前

(d) 無營業稅以前

13. 貴號若有大批款項如何保管

八 其他

1. 票莊起於何時

2. 首創人是誰

3. 票莊全盛時期在於何時有多少家

4. 閣下對於渠楚南先生改革票莊之建議有何種意見



- 5.閣下對於票莊之前途有何種意見及建議
- 6.票莊全盛時期金融中心在於何地
- 7.票莊全盛時期每年營業總額約有多少
- 8.票莊全盛時代對於收解政府租稅之手續及一切情形如何
- 9.咸同釐金設立後關於釐金收解匯兌之情形如何
- 10.那太平以外有無他幫之票莊若有請填下表

具	名	字	號	具	名	字	號
1.		1.		6.		6.	
2.		2.		7.		7.	
3.		3.		8.		8.	
4.		4.		9.		9.	
5.		5.		10.		10.	
				11.		11.	

11. 三幫之營業有無各幫之勢力範圍若有怎樣劃分
12. 本幫用人可否借用他幫之人才
13. 外縣之人可否入貴號學徒
14. 請閣下介紹一些關於票莊的出版品（書報雜誌及其他文件）

附錄二 山西資產家一覽表

第一回支那年鑑 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

家名	資產總額	住居地	投資	領域
(1)侯家	七八百萬兩	介休縣賈村	蔚泰厚 蔚豐厚 蔚盛厚 蔚長厚	新泰
(2)曹家	六七百萬兩	太谷縣北洸村	錦生潤 (在奉天之盛元會) 富森峻 義泰長	
(3)喬家	四五百萬兩	祁縣喬家堡	大德通 大德恆 (太厚府)	
(4)渠家	三四百萬兩	同東街	百川通 存義公 (萬德興) 錦源懋	
(5)常家	百數十萬兩	榆次縣車輞府	太谷大德玉 大德川 萬有富	錢鋪
(6)劉家	百萬兩	太平縣	霍州 東生成錢鋪 洪洞 洪成長錢鋪	春生當鋪
(7)侯家	八十萬兩	榆次縣北田村	太谷恆來懋雜貨店 村三萬聚當鋪	榆次錢鋪 恆益 慶北田

(8) 武	家	五十萬兩	太谷縣南席村	太谷	謙履亨布莊 廣源
(9) 王	家	五十萬兩	榆次縣轟店村	榆次	協同慶票莊 恆裕永錢鋪 天順長 雜貨鋪
(10) 孟	家	四十萬兩	太谷縣城	太谷	同源隆彙船鋪 豐泰布莊
(11) 何	家	四十萬兩	祁縣		
(12) 張	家	三十萬兩	太谷縣	太谷	協成乾票號 義通源錢鋪
(13) 楊	家	同	同 小常村	太谷	萬有富
(14) 異	家	同	介休縣		
(15) 郝	家	同	榆次縣王村		
(16) 王	家	二十萬兩	太原縣	太原	德泰隆錢鋪 慶泰堂放帳局 豐泰當鋪
(17) 劉	家	同	代州陽明堡	代州	天德豐 德成當 大德昌 二錢鋪 永興隆雜貨鋪
(18) 米	家	十萬兩	介休縣		
(19) 許	家	同			
(20) 孔	家	同	祁縣城		

附錄三 山西資產家一覽表

山西票莊考略

(21)趙	家同	同	太谷縣	太谷	恆升泰布莊
(22)王	家同	同	太谷縣上莊村	—	
(23)李	家 十萬兩	同	同	—	
(24)毛	家同	同	同	—	
(25)劉	家同	同	同	—	
(26)雷	家同	同	同	—	
(27)溫	家同	同	同	—	
(28)趙	家同	同	同	—	
(29)周	家同	同	代州城	代州恆昌二錢鋪	福合當 興隆盛
(30)張	家 六七萬兩	同	五臺縣東冶鎮	—	
(31)趙	家同	同	同	—	
(32)李	家同	同	同	—	

## 附錄四 日昇昌和大德通近年營業統計

民二十四年六月陸國香先生調查

### 甲 山西平遙縣日昇昌票莊近三年營業統計

年	份存		款(元)		全年匯出(元)	全年匯入(元)
	存	放	存	放		
民國二十一年			三九、一五〇・〇〇	五一、二五〇・〇〇	三六、八七四・一四	四〇、八一五・五二
民國二十二年			一〇四、九三三・〇〇	一〇〇、六八〇・〇〇	一九八、七二二・二七	一九四、五六三・〇九
民國二十三年			一五五、九二六・一六	一一五、四四九・〇〇	二六三、六一八・〇〇	二三九、〇一二・七一

### 乙 山西祁縣大德通票號近五年營業統計(祁縣總號)

年	份存		款(元)		分莊欠款(元)	全年匯出(元)	全年匯入(元)
	存	放	存	放			
民國十九年			一、九四零、六六二・六一	三七、〇六三・〇六	三、四〇三、八四九・六五	一四、八八四・〇〇	三六八、五〇・四三

民國二十年	一、八三三、三六·三六	一四、八二四·二八	二、四四三、四七〇·一六	一七、K〇〇·〇〇	五〇一、四三三·六〇
民國二十一年	一、七六三、八七三·三三	一三、〇五〇·〇〇	一、七一四、四八八·〇三	四、八一八·三〇	五六三、三三〇·三〇
民國二十二年	一、七五五、三三六·四三	三九、一五〇·〇〇	一、七九〇、二〇八·七五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二八三、四七九·八七
民國二十三年	一、三八〇、三六二·一五	五、九八〇·〇〇	一、五四三、五八三·一〇	三三、六七〇·〇〇	一八二、〇九八·一五



0.42  
 鼓書店  
 廿六年六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32116)

史地小叢書  
 山西票莊考略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其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

六五六三上

專



